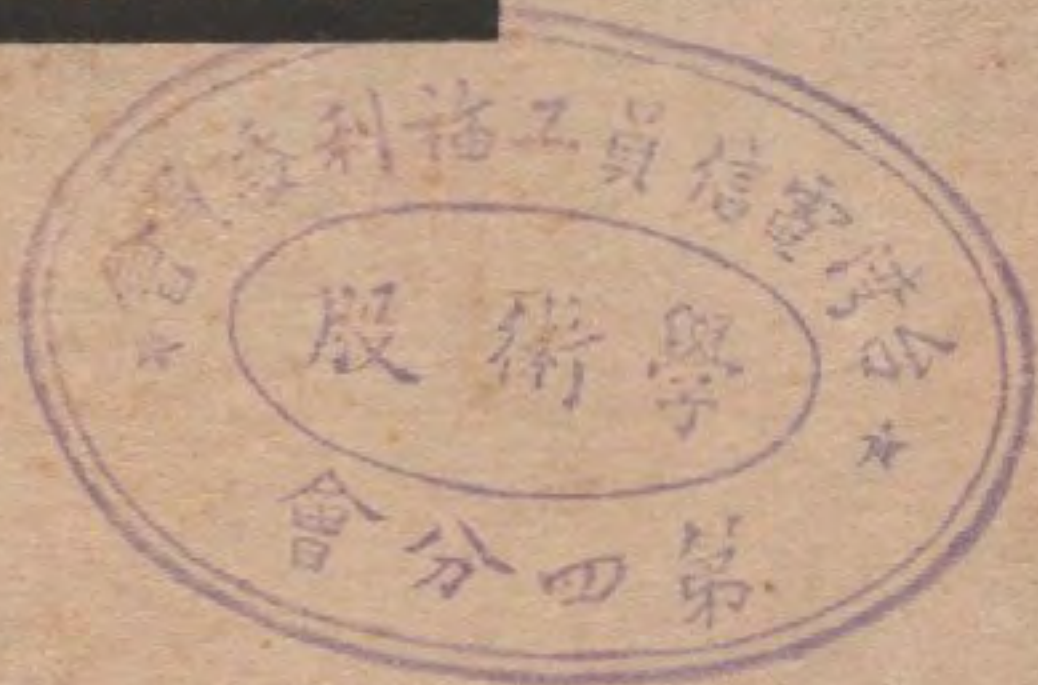


普式
康短
小說
短篇
集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0.911

著者號 7412

登錄號 32484 6-1
14

譯文叢書

普式庚著

普式庚短篇小說集

孟十還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880.57
7376-5
目35

錄

目
錄

1

射擊.....一

風雪.....二一

棺材匠.....四三

站長.....五五

小姐——農家姑娘.....七三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一〇五

鏟形的皇后.....一三一

基爾德沙里.....一七三

後記

國家圖書館



004636706



射擊

我們射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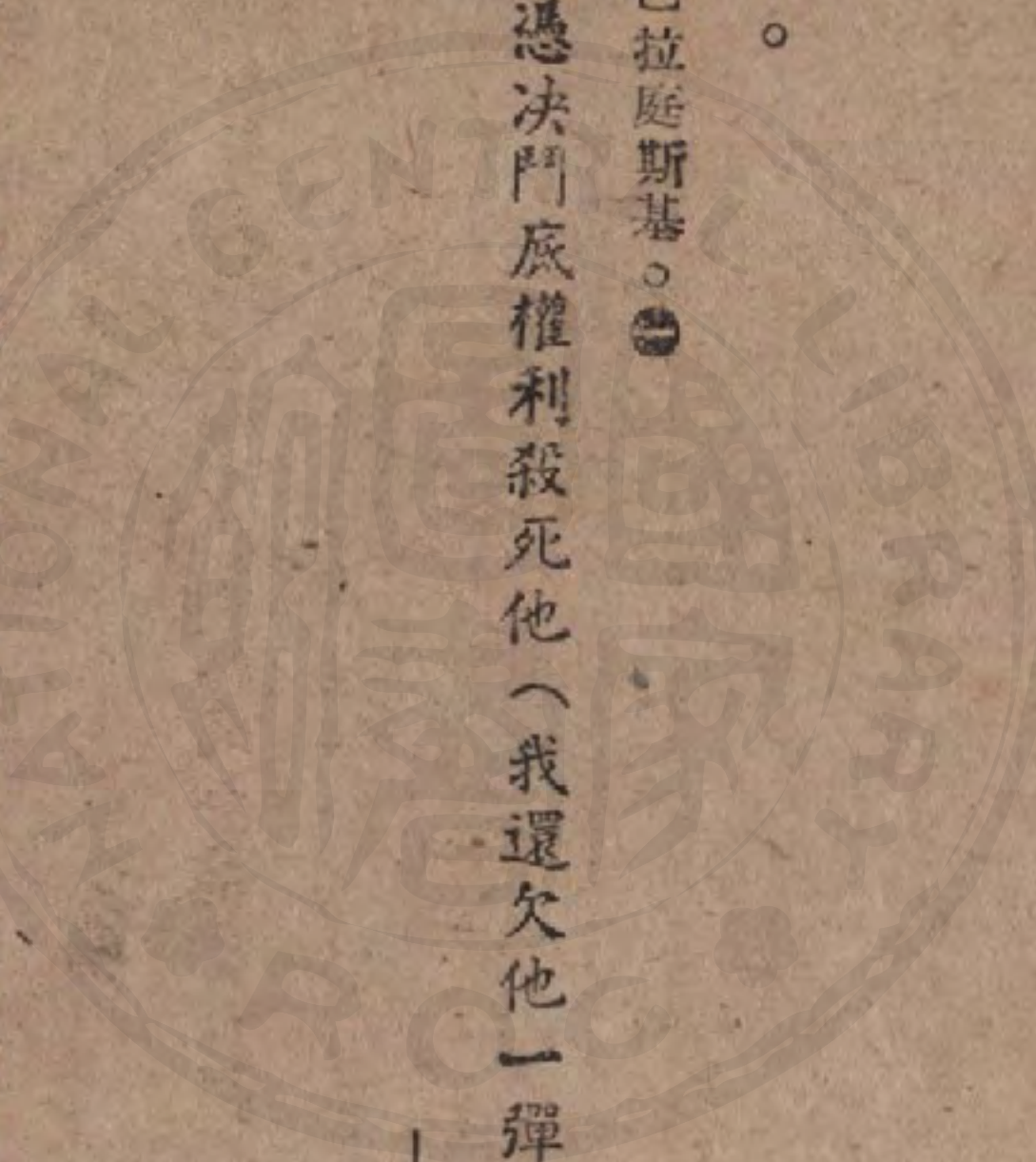
——巴拉庭斯基。

我曾立誓要憑決鬥底權利殺死他（我還欠他一彈）。

——露營的一晚。

一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和紙牌。在×××沒有一所公共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在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



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寡言，粗野的性格和狡猾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祕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引得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着困窘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可是他的餐桌通常總是

- ① E. A. 巴拉庭斯基（一八〇〇——一八四四），卓絕的俄國詩人。這一句詩是從他的詩「跳舞會」中引來。這詩於一八二八年出版，精裝一小冊獻於普式庚，作為友情的紀念。——編者。

- ② 露營的一晚是 A. A. 柏斯吐雪夫——馬爾林斯基（一七九七——一八三七）的作品。這本浪漫主義的小說在十九世紀上半期中曾風行於俄國及國外。柏斯吐雪夫屬於十二月黨人。

——編者。

- ③ 彭司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味酒。——譯者。

射 被我們隊的軍官坐滿了的。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平常只有兩三盆菜，不過香檳酒却像小河似地流着。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況，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擊 把這些事情勉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一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的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索回；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就是用手鎗射擊。他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看起來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蒐集就是他居住的寒儉的小房裏的唯一的奢華。在技術上，他達到怎樣的程度，不敢確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彈子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梨，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搖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渥（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冷然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然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若說他好像有點懼怯——這樣的念頭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有的。有一種人，他底像貌就會排除了別人的這一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渥那裏午餐。照常地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

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很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帳，他就立刻或者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個，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也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糾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那士官，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射

我們沒有懷疑這結局，並且猜測那新同事一定要被打死的。士官走了，說要報復這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麼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我們就一個跟一個放下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的消息。這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了，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標記一個子彈連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過的事情。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驚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會決鬥嗎？」

基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使他在我們年青人底思想上受了嚴重的損傷。年青的人很少能原諒別人對於勇敢的欠缺，他們這些人時常在勇敢這一點上衡量人類品德底高峯而且把這當作對一切可能的罪惡的寬恕理由。雖是這樣，但漸漸地一切也都被忘却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

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于天性有一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超過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他在我底眼裏是個神祕的故事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單同我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粗惡言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種思想，我以為他底尊嚴受了損害，而他並沒有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志去洗淨牠，這樣的一種思想始終沒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甚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在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坦白的談話是斷絕了。

住在首都的粗心的人對許多感覺都不能瞭解——可是鄉村或小城底居民却瞭解得那麼清楚。例如，說郵信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士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人們在這裏互相傳述新聞，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的信件也是由我們團部收轉的，因此他照例也在這屋裏。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他現出頂不耐煩的

射 神情剝去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士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擊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天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

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塊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使我們全體也都變成快樂的了；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沸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

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癡似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火的眼睛和嘴裏吐出的濃煙，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尊重別人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底腦裏我留下了什麼錯誤的印象的話。」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一定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酗醉的狂漢 R××× 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操在我底手裏，而我呢，多半沒有危險；我倒容易把我這種節制用「大量」這個字眼來解釋。可是我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 R×××，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白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別人打了嘴吧，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動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大約是什麼事情把你支開了？」

射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縷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Bonnet de Poilice 的，）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的。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曾在×××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中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喝酒賭勝了介尼斯·達衛道甫做詩稱讚過的著名的布爾曹夫^①。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不是做見證人，就是做實行的人。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看一個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者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的（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曾遇見這樣堂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

● 警帽。——編者。

● D. 達衛道甫（一七八四——一八三九）是一個小有名的詩人，和普式庚相識。A. P. 布

爾曹夫是達衛道甫的同聯隊的士官，以豪飲與暴躁著名。達衛道甫爲他做過兩首詩。

——編者。

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再加上震耳的大名，和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想像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該帶來了怎樣的結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被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顧惜地疎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成功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總超出我底意料而比我底苛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開了玩笑，我越懷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一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甚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吧。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纔天放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我藏着無法形容的焦躁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溫暖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他。他走近了，雙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爲了叫自己有時鎮靜，讓給他第一次射擊；我底敵手却沒有同意。我們議決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

射號。他瞄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着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點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槍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熟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覺刺激了我。「有什麼用處呢？」我想：「我要拿去他底生命，可是他現在對這生命一點也不愛惜！」一個惡意的思想在我底腦裏掠過。我放下手槍。「你，像是，此刻還不當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槍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還給你保留着，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願放槍，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讎。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是一個人（大概是底事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知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

● 這「請」字係報復上句「請你回去吃早飯吧」底「請」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恐譯筆不顯，故註。——譯者。

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知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淡漠的樣子，如同從前他吃着櫻桃等候它那樣！」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柙裏一般。我一動不動地傾聽了他；奇怪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橫着兩隻旅行篋，一隻裝着手槍，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作一次道別，馬就跑去。

二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被家務所累，我還不斷靜靜地迴想我底過去的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孤獨中學習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管理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藏躲。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克梨爾洛夫娜纔能記憶的故事，也都對

射 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於是我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菓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曾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隣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噫呃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來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樣我就縮短了黃昏，拉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錯。

離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次，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我蟄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富貴的隣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情。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個年青而美貌的隣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心急得忍不住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我就跑到×××村去自薦於他們底駕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隣人和頂卑順的僕人。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

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櫥，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邊豎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開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看見他。人底豪富了，我膽怯地、戰戰兢兢地等候着伯爵，彷彿外省的請願人等候着部長底出見似的。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盡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話，是隨便而和藹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儒怯；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美人。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努力幫自己罩上自然的外表，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了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交談起來，把我好像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隣人。這時候我站起身子來回踱着，看看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引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曾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射

「您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我不會失錯的，當然，是使用熟習的手槍。」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槍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槍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從經驗上知道的。我們團裏我算是很好的射擊者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擺弄手槍，我底手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槍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常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習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次。這樁事成爲他底習慣，就像飯前先喝酒一樣。」

聽我興致勃勃地談話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愉快。

「那麼他怎樣射擊呢？」伯爵問我。

「就是這樣，先生：比如，他看見一隻蒼蠅落在牆上……您以為可笑嗎，伯爵夫人？真的，是的……有時候，看見一隻蒼蠅就叫：『庫支柯，●手槍！』庫支柯把實彈的手槍拿給他。他一撥機門，把蒼蠅頂入牆壁裏了。」

「奇怪！」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

「希利渥，先生。」

「希利渥！」伯爵從自己底坐位跳起，叫：「您認識希利渥嗎？」

「怎麼不認識，先生，我們同他是好朋友呀；他在我們團裏就像自己底同事弟兄；但已經五年，關於他，我不曾得到一點消息了。看來，先生，您也許知道他吧？」

「知道，很知道。他沒有對您說一樁極奇特的事件嗎？」

「先生，不是在跳舞會上，他受怎樣一個粗人打了嘴吧的事件嗎？」

「他告訴了您這個粗人底名字嗎？」

『沒有，先生，沒有告訴……呵哈，先生！』我猜測着內容，繼續說：『請原諒；……我不知道……莫非是您嗎？』

『就是我，』伯爵現出特別狼狽的神情回答：『子彈打穿的圖畫就是最末次我們會面底紀念品。』

『啊，我底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爲了上帝，不要說吧；我怕聽呢。』

『不，』伯爵反駁了；『我全部要說；他知道，我怎麼侮辱了他底朋友；也讓他知道，希利渥怎麼報復了我。』

伯爵把椅子挪近我，我懷着活躍的好奇心聽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以前我結了婚。第一個月，The Honey-Moon^①，我來在這地方，在這村莊裏。我把生活底最好的時期和一段最深刻的回憶獻給了這所房子。一次晚間我們一同騎馬出外遊逛；妻底馬發了脾氣，她惶恐了，把韁繩交我牽着就步行回家了。我走到前頭。在院裏我看見一輛旋行的雙輪車；他們告訴我：在我底會客室裏坐着一個人，不說自己底姓名，只簡單地聲明，他有事來會我。我走進這間屋子，在暗處看見一個滿身灰

塵和鬚鬣叢生的入；他站在這裏，靠火爐。我走近他，努力追憶他底輪廓。「你不認識我嗎，伯爵？」他顫聲地說。「希利渥！」我叫，想起了，我承認我底頭髮都豎立了。「這是真的，」他接着說：「射擊保留給我，[●]我特地剛來放我底手槍。你準備好了嗎？」他底手槍從側面的衣袋裏拔出。我量了十二步就站在那裏，牆角那裏，請他快快射擊，趁着妻還沒有回來。他延遲着；他要燈火。把蠟燈拿給他了。我關上門，不許誰走入，又請他射擊，他舉起手槍瞄準了……我覺得一秒鐘……我想到她……可怕的時間過去了，希利渥垂下手。「可惜，」他說：「手槍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啦。我仔細思想，我們這不是決鬥，是屠殺；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武器的人。我們重新幹吧；抽籤，看誰第一次射擊，」我搖頭……表示我不同意……歸結我們還是裝好了槍。捲了兩張紙券；他把它們放進從前被我打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摸着了第一號。「你，伯爵。是魔鬼樣地幸運呀。」他嘲笑地說，那笑容我永遠不會忘記。我不懂，我做了什麼，和怎樣他能強迫我這麼做……但我放了槍，打在了這幅圖畫上。（伯爵用手指着那幅射穿的圖畫；他底臉燃燒了，像一團火；伯爵夫人底臉比自己底手帕還白；我也抑持不住嘆

● 此句影射第十二頁末行「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一句。——譯者。

射 叫了。』

『我放了槍，』伯爵繼續說：『感謝上帝，沒有打中；那時候希利渥……（他在這一分鐘可真嚇人。）希利渥正向我瞄準，突然門開了。瑪沙●叫喊着奔來抱住我底頸。她一來喚起我底全部勇氣。』親愛的，『我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在開玩笑嗎？你怎麼却驚慌起來！去，喝杯水再來我們這里吧，我將給你介紹這老朋友老同事。』瑪沙還不相信，『請您告訴我，我底丈夫說的對嗎？』她轉身向着嚴肅的希利渥：『對嗎，你們兩人是在開玩笑？』——他時時刻刻開玩笑，伯爵夫人，『希利渥答她：』一次他開玩笑打了我嘴吧，一次他開玩笑射穿我底這頂帽子，方纔他又開玩笑沒有打中我；現在我也願意開些玩笑……』他隨着這話就要對我瞄準……當着她底面前！瑪沙朝他跪下了。』站起來，瑪沙，羞恥啊！』我憤怒地叫：』先生，你停止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嗎？你究竟要放槍，還是不呢？』——不囉，』希利渥答：』我滿足了：我看見了你底迷惑，你底孱弱，我強迫了你射擊我。我滿足了。你要記着我。我把你交給你自己底良心吧。』於是他去了，但走到門邊站住，又看一眼被我打穿的圖畫，差不多不用

瞄準地放了一槍便出去了。妻昏倒着；人們不敢挽留他，都用驚悸的眼光望着他；他出到階前，大聲呼喚車夫，不等到我恢復了精神，他就走了。」

伯爵沉默了。這樣，我就知道了從前它底開始那樣感動了我的故事底終局了。這個英雄我再沒有遇見了。人們說，當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①暴動時期，希利渥曾統率希臘敢死軍支隊並且犧牲在石枯涼^②的戰爭裏了。

① 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1783——1828），希臘人；幼年在俄國受教育，以後入俄國陸軍裏服務，一八一七年升少將。這時擬藉俄國底勢力作復興祖國運動，未能成功。一八二〇年頃聯絡多腦河流域民族反土耳其，不久土耳其佔領了不加拉斯多（現羅馬尼亞京城），他逃亡至奧大利，被捕繫獄，一八二七年釋放。一八二八年死。——譯者。

② 鎮名，舊在俄國和羅馬尼亞底交界，歐戰後劃屬羅馬尼亞，位頁面縣境，靠近普魯斯河岸。一八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希臘獨立軍在此處爲土耳其人所戰敗。——譯者。

風
雪

幾匹馬在雪堆上急跑，

蹄開深厚的白雪……

忽然在旁邊

閃出一座孤獨的神廟。

……

倏地周圍起了風暴，

雪片紛紛地飛下；

一隻黑色的烏鴉鼓着兩翼，

盤旋在雪橇上面；



豫言的呻吟宣示着悲哀！

幾匹馬性急地

敏感地望着黑暗的遠方，

豎起鬃毛……

茹靠夫斯基

在我們還能記憶的那個時代，一千八百十一年末尾，有一個善良的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RXX，住在自己底村莊涅納拉道夫裏。他以好客和親切在整個的地方上出了名；人們時常到他那裏去吃，喝，同他底太太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玩五個戈貝克^①一底的波士頓^②，但有些人——乃是爲了要看看他們底女兒，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是一個端莊的，蒼白的十七歲的少女。她被認爲一個富有的未婚妻，許多人都爲

① W·A·茹靠夫斯基（一七八三—一八五二），俄國著名詩人，普式庚的前輩之一，也是他的一個好友。以上的詩句是從宿靠夫斯基的名詩「斯威特那拉」中引來。——編者。

② 「戈貝克」俄國的銅幣名稱，每戈貝克約等中國錢一分。——譯者。

③ 一種骨牌遊戲。——譯者。

風 自己或者爲兒子盤算着她。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是薰陶於一些法蘭西的小說中，自然，着迷了，一個對象被她選上了，是一個貧窮的軍隊的旗手，正當休假，住在自己底村莊裏。誰都明白的，年青的人都燃燒着同樣的熱情，不過她底親愛的父母，察覺了他們雙方的傾向，便連女兒要想到他也不許，而他們接待他也就壞起來，簡直不如對一個退職的陪審員。

我們底情人們就寫信了，每天祕密地在松林裏或者一座古老的小禮拜堂旁邊相會。他們在那裏彼此發了永久的愛情上的誓言，他們悲歎着命運和製造了各種計劃。在這樣的情形下，寫着和談着，他們（這是很自然的）達到了下面的決議：如果我們一個缺少了一個就不能呼吸，而殘酷的父母底意志又妨礙我們底幸福，那麼我們便不能離開它。行事嗎？自然，這種完美的意思先產生在那個年青人底頭腦裏，同時它也特別地適合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羅曼蒂克的幻想。

冬天來了，斷絕了他們底會見，但書信往返得却越加活躍。烏拉及米爾·尾古拉未契在每封信裏都懇求她委身於他，祕密地舉行婚禮，藏匿一些時候，然後跑到父母底膝

前，爲父母者，當然，最後會被英勇的恆心和情人們底不幸所感動，於是——一定對他們說：『孩子們！到我們底懷抱裏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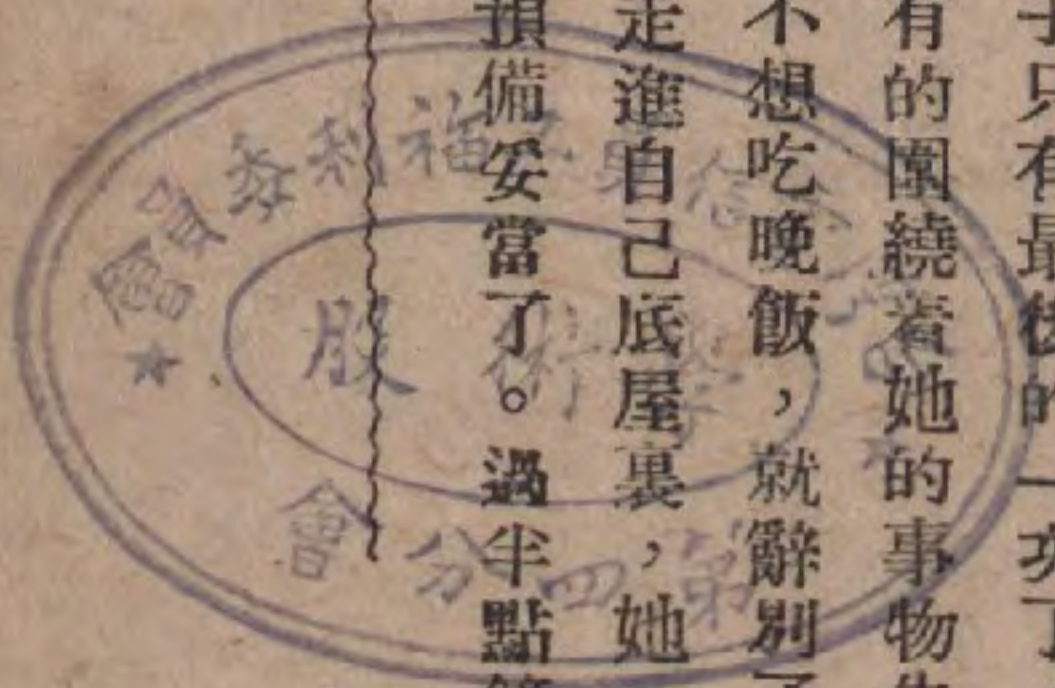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躊躇了許久；很多的逃走的計劃全給拒絕了。最後她同意了：在約定的一天，她不吃晚飯，藉頭痛做遁辭，躲在自己底屋裏。她底女僕是同謀者；她們兩個人應該經過後廊，走進花園，在花園後面會找到一輛預備妥的雪橇，坐它向離涅納拉道夫五威爾特斯^①的小村沙德林諾出發，一直地走進教堂，烏拉及米爾準是已經在那裏等待她們了。

出奔的日子底前夜，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整夜沒有睡覺；她收拾着，包好了襯衣和長衫，寫了兩封長長的信，一封給一個多情善感的姑娘，她底朋友，另一封給自己底父母。她在極令人感動的表示裏同他們告了別，她以痛苦底不能克服的力量寬恕了自己底行爲，在結尾，她認爲當她可以投到她底最親愛的父母底膝前的時候，纔是生活底最大的榮幸的時光。她用漆印封好了兩封信，在那塊圖拉雕刻的印章^②上刻着兩顆燃燒着

① 俄里。——譯者。

② 圖拉(Тула)地方以雕刻金屬物品著名。——編者。

風的心，附着端正的簽字，她在快要天亮之前投到牀上，睡了；可是一些可怕的幻想不住地驚醒她。一會她看見，正當她坐上雪橇，預備去舉行婚禮的一瞬，她底父親攔阻了她，帶着憤怒的迅急把她扯到雪上，擲進了黑暗的，無底的地穴裏；於是她在心中懷着模模糊糊的昏眩急劇地飛下去；一會她看見，烏拉及米爾躺在草上，面色蒼白，混身染着血。他，半死的，用銳利的聲音懇求她趕快和他結婚；別的一些醜惡的、無意義的現象一個跟着一個來到她底面前。最後她起來了，比平日更蒼白，並且是真的頭痛了。父親和母親看出她底不安；他們底慈心的掛慮和不斷的發問：『你怎麼了，瑪莎？』你病了嗎，瑪莎？』撕裂了她底心。她竭力地想安慰他們，要表現出快樂，然而不能。黃昏到了。一種意思——說她在自己底家族中間過的日子只有最後的一次了，這壓迫了她底心。她不像活着的了；她祕密地同所有的人，同所有的圍繞着她的事物告了別。開晚飯了；她底心劇烈地跳擊着。她用顫抖的聲音說明她不想吃晚飯，就辭別了父親和母親。他們吻了她，照例，也祝了福；她差一點哭出來。走進自己底屋裏，她一頭伏在椅子上，流起眼淚了。女僕勸她要安靜和振起精神。一切預備妥當了。過半點鐘瑪



莎就得永遠地拋棄父母的家庭，自己底屋子，靜靜的處女的生活；門外起了風雪，狂風吹着，百葉窗搖震着和敲擊着；一切對於她都顯示威嚇的和悲哀的預兆。很快地在這家裏一切都默靜了，睡熟了。瑪莎圍上披肩，穿上厚暖的家常外套，手裏拿了一隻首飾箱，走到後廊去。女僕抱着兩個包裹跟在她後面。她們走進了花園。風雪沒有平靜；冷風迎面吹來，好像強橫地要阻止這個年青的女犯。她們掙扎地走到花園底盡頭。雪攔已經在路上等待她們。幾匹馬挨着凍，在那個地方站不穩了；烏拉及米爾底車夫迴轉在車轅前面，節制着那幾匹悍馬。他幫助姑娘和她底女僕坐上車，安放了包裹和首飾箱，便抓起繩子，幾匹馬就馳去了。

現在把這位姑娘交給命運底支配和車夫鐵列斯卡底技術去，我們且轉向我們底年青的情人。

烏拉及米爾奔走了整整的一天。在早晨他去到沙德林諾村牧師那裏；費了大勁和他商量好了；隨後又往鄰居的地主們中間去尋找證婚人。第一個被他找上的人是退職的騎兵隊的旗手，四十歲的戴拉文，高興地同意了。這樁偶然的事件，他說使他憶起早先的時代和一些驃騎兵底惡作劇。他請烏拉及米爾留在他那裏吃午飯，並且向他保證；另外的兩個證婚人也不是難的事情。實在，午餐後立刻來了一個測量員，生着鬍鬚和鞋跟上

風着馬刺的斯密特，和地方警長底兒子，一個不久加入輕騎兵的十六歲的少年。他們不僅接受了烏拉及米爾底提議，而且甚至對他立誓準備爲他犧牲生命。烏拉及米爾帶着狂歡擁抱了他們，便走回家去預備了。

已經天黑很久。他派遣了自己底信任的鐵列斯卡趕着自己底三頭馬羣，帶着詳細的機密的命令往涅納拉道夫村去；他吩咐給自己駕上一匹馬拉的小雪橇，也不用車夫，就一個人逕赴沙德林諾村，在那裏過二點鐘，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也應該來到了。他是熟悉那條道路的，全程只需要二十分鐘。

但烏拉及米爾剛出村邊，將到田野，恰巧就刮起風來，竟變成這樣的雪風，使他什麼都不能看清了。在一瞬間把道路封塞了；附近的地方消失在混暗的和黃澄澄的煙霧裏，通過煙霧，飛翔着白色的雪片；天空和大地鎔合了；烏拉及米爾走到田野裏了，想要重新踏上道路，却枉費氣力；那匹馬冒險地前進，屢次地不是衝上雪堆，就是陷進坑裏；雪橇時常地傾覆過去。烏拉及米爾祇努力地不失掉正確的方向。但他覺得，已經過了半點多鐘，而他可還沒有走到沙德林諾的樹林。又過了大約十分鐘——也還是沒有看見樹林。烏拉及米爾是走進被深邃的峽谷遮斷的曠野了。風雪沒有靜下，天空沒有亮光，馬開始疲乏了，而汗珠也雨雹似地從他底身上流下，雖然他是時常地陷在沒腰的雪

裏。

後來他發見他所走的方向不對。烏拉及米爾站住了：開始回想，猜量，隨後斷定他應當往右走。他往右走了。他底馬慢慢地走着。他在道路上已經過了一點多鐘，沙德林諾應該是不遠了。但他走着，走着，田野總沒有個盡頭。全都是雪堆和峽谷；雪糰不斷地翻下去，他不斷地把它抬上來。時間過去了；烏拉及米爾十分地憂急了。

最後在一邊上有什麼東西露出黑影。烏拉及米爾彎到那里。靠近時，他看見一片樹林。感謝上帝，他想，現在可近了。他傍着樹林走去，希望立時找到熟識的道路或者繞過樹林，沙德林諾村馬上會出現在它後面了。他很快地尋得了道路，走進被冬日裸露了的樹木底黑暗中了。風不能夠在這裏狂暴；道路是平坦的；馬回復了精神，烏拉及米爾也心安了。

但他走了又走，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樹林也沒有終點。烏拉及米爾驚懼地察覺他是走進一片生疏的樹林了。絕望佔領了他。他鞭打着馬；那可憐的動物迅速地跑了，但不一會便停住，過了一刻鐘才又一步步地走去，不管不幸的烏拉及米爾怎麼越打越緊。

樹木漸漸地稀疏了，烏拉及米爾出了樹林，仍舊沒有看見沙德林諾村。應該是將近

風 半夜了。眼淚從他底眼睛裏流出；他冒險地向前走。天氣平靜了，雲散開了；在他底面前躺着一片鋪着白色的波紋的地氈的平原。夜是很清朗的。他望見不遠裏有一個由四五所宅院組成的小村莊。烏拉及米爾奔向它去了。在頭一座草房前邊他從雪攔裏跳出，跑到窗戶底下，就敲擊起來。過了幾分鐘，木頭的窗板升起了，一個老人伸出自己底灰白的大鬚子。

「幹什麼呀？」

「沙德林諾還遠嗎？」

「是那沙德林諾還有多遠嗎？」

「是的，是的！還遠嗎？」

「不太遠：還有十威爾斯特。」

聽了這樣的回答，烏拉及米爾抓抓自己底頭髮，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彷彿一個被宣告將死的人。

「你從哪里來的呢？」老人接着說。烏拉及米爾沒有心思回答這問題。

「老人，」他說：「你能夠借給我一匹馬拉到沙德林諾嗎？」

「我們怎麼會有馬呀？」農人回答。

「那麼即使一個領路人我也不能帶去嗎？我給錢，隨便他要多少。」
「等一等，」老人說，放下窗板：「我來叫出我底兒子；他可以送你。」
烏拉及米爾站在那里等候着。沒有過半分鐘，他又開始敲擊了。窗板升起來，大鬍子出現了。

「幹什麼呀？」

「你底兒子怎麼的了。」

「立刻就出來，他穿靴子呢。莫非你冷嗎？進來暖暖吧。」

「謝謝，請快些打發出你底兒子吧。」

門呀地響了；一個青年拿着一條棍子走出來，他走在前面一會指引着，一會搜尋着積滿了雪堆的道路。

「幾點鐘了？」烏拉及米爾問他。

「已經快要天亮啦。」年青的農夫回答。

烏拉及米爾一句話不說了。

當他們走到沙德林諾，已經是鷄叫之後，大天亮了，教堂關着門。烏拉及米爾拿錢給了嚮導者，就進院裏去找牧師。院裏沒有他底三頭馬槽。怎樣的消息在等待他呀！

但我們再轉向那善良的涅納拉道夫村的地主們，我們看看在他們那裏出了什麼事情。完全沒有事情。

老人們一醒，就走進客廳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戴着寢帽，穿着粗布的短襖。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穿着加棉的睡衣。薩莫瓦爾^①端上來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吩咐女僕去探問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底健康如何和她睡得怎樣。女僕回來，說，姑娘睡得不好，但她此刻輕鬆些了，並且她馬上就到客廳來。真的，門開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走來向父親和母親問安了。

「你底頭怎樣了，瑪莎？」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問。

「好些了，爸爸，」瑪莎回答。

「瑪莎你一定昨天烤壞了，」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說。

「或許是吧，媽媽，」瑪莎回答。

白日平安地度過，但到夜間，瑪莎病了。他們派人進城去請醫生。他在傍晚纔到

① 一種擺在桌上的燒茶的水壺，式如中國之火鍋。——譯者。

來，正遇病人在昏迷中，劇烈的熱病發作了，這個可憐的病人在墳墓邊上足足停留了兩個星期。

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出走的情形。她把在前夜所寫的信都燒了；她底使女無論對誰也沒有說什麼，惟恐主人發怒。牧師，退職的小官，生鬍子的測量員和年幼的輕騎兵全是謹慎的，不多嘴的。車夫鐵列斯卡甚至在酩酊時也永遠沒有吐出一句額外的話。在這樣的情態下那件祕密居然被半打以上的同謀者封藏住了。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自己在不斷的嚙語裏，倒說出了自己底祕密。不過她底話同一切是這樣地不相關聯，那位未曾離開她底牀邊的母親，僅僅能夠從那些話裏明白她的女兒是死心地愛上了烏拉及米爾·尼古拉未契，當然，愛情也就是她底病源。她同自己的丈夫，又同幾個鄰人商議了，最後，所有的人一致地決定是：顯然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只有這樣的命運，人是不能夠逃出天命的，貧窮並非一樁罪過，人不是同財富生活，而是同人生活，和這一類的话。當我們從本身找不出可以寬恕自己的方法的時候，俗諺在這種場合便產生了非常的效用。

這期間姑娘慢慢地復原了。在葛甫黎拉·葛甫黎洛夫契底家裏有好久不看見烏拉及米爾了。他害怕尋常的接待。他們派人到他那裏通知給他一件意外的幸福：答應了婚

風事。但這叫涅納拉道夫的地主們怎樣地吃驚呀：當那回報他們底申請的答覆是他們祇得到他底一封半瘋狂的信的時候！他告訴他們，他底腳永遠不會踏進他們底家了，他懇求忘掉不幸的人，爲了這，剩下「死」是唯一的希望。過了幾天他們知道烏拉及米爾到軍隊裏去了。這是在一千八百十二年。

他們許久不敢把這個告訴大病初愈的瑪莎。她也總不想起烏拉及米爾了。幾個月後，從在鮑洛廷^①的戰爭裏盡了忠勇而受重傷的人名單內發見了他底名字，瑪莎暈倒了，人們担心着：她底熱病又要反復吧。然而，感謝上帝，熱病沒有什麼結果。

第二件苦難來折磨她了：葛甫黎拉·葛甫黎洛未契死了，把全部的財產遺給她——繼承人。但遺產不能安慰她；她要誠實地分受可憐的普拉斯叩夫雅。彼得洛夫娜底痛苦，立誓永遠不與她分離。她們兩個人放棄了涅納拉道夫，那悲哀的回憶底地方，移住在XXX領地上。

在那裏一些求婚者又包圍了這個可愛的和有錢的姑娘；但她對任何人也沒有給一些微小的希望。母親時常地勸她爲自己選擇一個異性；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則搖搖頭，

沉思了。烏拉及米爾已經不生存了；他死在莫斯科，正當法蘭西人進犯底前夕。他底紀念物對於瑪莎成了神聖的東西；至少她保存起凡是可以使她想到他的一切：一些他曾經讀過的書，他底許多的畫片冊子，和他爲她而作的幾首詩。鄰居們知道了這種種，都驚異她底恆心，並且懷着好奇心等待着一個英雄出來終於把那處女的阿爾特米斯^①底悲苦貞即戰勝。

在這時期戰爭是光榮地結束了。我們底聯隊從邊境上開回。人民跑去歡迎他們。音樂奏着凱旋的歌曲：Vive Henri-Quatre^② 苟亢特^③ 中的瓦爾茲舞曲和短歌。軍官們，去出征的時候大半是些少年，到回來時，都長成凶糾糾的壯年，佩着十字勳章。兵士們相互間快樂地談着話，在語言裏時常地攪進幾個德國的和法國的字眼。不能忘却時代呀！光榮和狂歡底時代呀！俄羅斯的心在祖國的名字跟前是何等激烈地跳躍呀！會見底眼淚是怎樣的甜蜜呀！我們怎樣同心一致地將國家的光榮和對壯士的熱愛聯在一起！

① 據希臘神話 Artemis 是月神，象徵年青女性。——編者。

② 『亨利第四萬歲。』——譯者。

③ Niccolò Tartini 的歌劇苟亢特 (Toronde) 一八一四年在巴黎大受歡迎。——編者。

風 對於是凱旋歸來的壯士，這是怎樣的時辰呀！

婦女們，俄國婦女們那時候是無可比擬地高貴的。她們底通常的冷淡消失了。她們

雪 底歡狂是真正地醉了，當迎接着戰勝者們的時候，她們喊：烏拉！^①

同時她們把頭巾擲到空中……^②

那時的軍官們之中誰不承認他領受了俄國婦女底最好的、最寶貴的報酬！……

當這個燦爛的時代，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同母親住在×××省裏，沒有看見兩個都市怎麼慶祝軍隊底凱旋。但在縣市和鄉村裏的一般的歡樂，也許更甚些。要是一個軍官在這些地方上出現，他便會得着熱烈的歡迎，而那班穿燕尾服的情人就顯得大為失色了。

我們已經說過：不怕她底冷淡，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仍然照舊地被追求者們包圍住。但所有的人都得退讓了，當在她底莊園裏來了一個受傷的驃騎兵大佐布爾敏的時

① 萬歲！——譯者。

② 從 A·S·格利波耶多夫的名劇「聰明誤」中引來。——編者。

候，摹倣當時的姑娘們底說法，他是在鈕扣上掛着喬治勳章和具有動人的蒼白。他大約有二十六歲。他請假回到自己底莊地，這莊地恰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居住的村子附近。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很高興看見他。她底慣常的沈鬱在他底面前居然活潑起來。不能說是她向他獻媚；但詩人若看見她底舉動，會說：

SE AMOR NON E, CHE DUNCHE?!

實在，布爾敏是一個很可愛的年青人。他尤其稟有那種叫婦女喜歡的才智：沒有一切的狡術而自自然然地帶着談諧的，禮儀和懇懇底才智。他底對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的舉止是單純而隨便的；可是，縱使她沒有說出或者做出什麼，他底心靈和視線却總是那麼固執地追隨着她。他顯示着柔靜和謙遜的性質，但流言說他某個時候曾是可怕的胡調者，這也沒有損害他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底意見上的地位，她（猶如所有的一般年青的婦女）帶着滿足寬恕了那些表現着傲慢和一個略帶熱狂的性情的狡詐。

● 倘使這不是愛（的表示），那麼這又能夠是什麼？——譯者。

這是意大利名詩人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 的詩句。——編者。

風

雪

然而超過一切的……（超過他底溫柔，超過愉快的談話，超過動人的蒼白，超過網着綁帶的手），年青的驃騎兵底沉默超過一切地挑動了她底好奇心和想像。她不能不承認這個：她是很喜歡他；當然，便是他，靠自己底聰明和經驗，也已經能夠觀察出她是看重他的；但由於怎樣的原因到此刻她還沒有看見他跪在自己底腳前，還沒有聽見他底自白呢？什麼阻礙着他？是那種同真誠的愛情不可分離的羞怯嗎，還是傲慢或者狡猾的玩弄女性的男子底把戲嗎？這對於她是一個謎。好好地想了一下，她斷定羞怯是這上面的唯一的原因，於是她決定用很大的深切注意來試着煽動他，並且，等着機會，甚至用溫柔來鼓舞他。她準備了最意外的結局，不能忍耐地等待着羅曼蒂克的說明底時間。無論屬於哪種性質的祕密，總是擾亂女性的心。她底戰略得到了有望的效果：至少，布爾敏墮入了這樣的沉思，他底一雙烏黑的眼睛冒着這樣的火焰停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身上，那個決定的時辰表明已經近了。鄰人們談論着婚禮，彷彿這事情已經完成了，善良的普拉斯耶夫雅·彼得洛夫娜更快樂了：她底女兒終於給自己找到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

37

一次，老太太一個人坐在客廳裏，擺着「問題界」正在這時候布爾敏走進屋來，他立刻問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

「她在花園裏，」老太太回答：「您去找她吧，我在這裏候着你們。」
布爾敏去了，老太太畫了十字，心想：「或許事情今天會有個結果嘍！」

布爾敏在水池邊上的柳樹底下尋到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她手裏拿着一本書，穿着一件白色的長衫，成了小說底道地的女英雄。在一些最初的問題之後，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故意地斷了應該接下去的談話，使相互的騷亂增強到這樣的狀態，祇有憑意思外的和決心的自白，纔能從這裏解放出來。就是這樣地來了：布爾敏感覺到自己底形勢之急迫，他申述了，說他打早便在尋找一個向她剖露自己底心的機會，並且要求她細心地聽他。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合上書，埋下眼睛，表示同意了。

「我愛您，」布爾敏道：「我深切地愛您……」（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紅了臉，把頭傾斜得更低些）。我舉動得很不謹慎。我完全獻身於溫情的習慣——每天地看見和聽見你的習慣中了……（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記起了聖蒲列兒^①底第一封信）。現在自己抵抗我底命運已經遲了；關於您的回憶，您底美麗的，無可倫比的姿態今後將成爲我

① 以骨牌擺成陣式，再用一定的方法檢開，以下吉兇福禍，也可說是一種算卦法。——譯者。

風底生活底苦痛或慰藉；但還有一個艱重的責任留給我去執行，向你揭發一樁可怕的祕密和在我們中間放置一道難以侵犯的障礙……」

雪 「它◎永遠地存在着，」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簡捷地截斷了：「我無論何時，不能做您底妻……」

「我知道，」他輕輕地回答她：「我知道，有個時期您愛過別人；但是死和悲傷底三年……：善良的，親愛的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啊！不要竭力地剝奪我底最後的安慰吧：料想，您或者願意造成我底幸福，如果……：」

「請靜着吧，看上帝底面上，請靜着吧。您碎了我底心了。」
「是的，我知道，我感覺到，您本來也許會是我底，但——我是一個最不幸的造物……我已經結婚了！」

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驚訝地看了他一眼。

◎ 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的書信體的小說，「尤利或新愛綠華思」中的男主人公。——編者。

◎ 指祕密。——譯者。

「我結婚了，」布爾敏繼續着：「我結婚已經四年了，而且我不知道——誰是我底妻，她在哪裏，以及什麼時候能夠同她再見面哩！」

「您說什麼？」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道：「這是多麼奇怪呀！您講一講，我隨後告訴……但您講，修一點好吧。」

「在一千八百二十年初頭，」布爾敏說：「我趕往衛爾納去，那里駐着我們底聯隊。一次，走到一處驛站，是很遲的晚間了，我吩咐快快地套馬，但突然起了可怕的風雪，站長和車夫們勸我等一下。我聽了他們，然而一種難解釋的不安佔領着我；似乎，有人推促着我。這時候風雪還沒有靜止；我不能忍耐了，命令重新套上馬，就在大風雪中走了。車夫想出花樣沿着河走，這樣我們可以縮短三威爾斯特的道路。河岸被封埋了；車夫趕過了那個我們該由那裏走上正路的地點，因此，我們跑進莫明其妙的方向了。暴風雪沒有平靜；我望見一點火光，就命令朝那里走。我們到了一處村莊；在木建的教堂裏有燈火。教堂開着門；柵牆後面停有幾輛雪橇；人們在門口行走着。「這裏來！這裏來！」幾個聲音喊。我吩咐車夫趕過去。「請問，您在哪裏就攔啦？」一個人對我說：「新婦昏眩了；牧師不知道怎麼辦纔好，我們都想要回去了。快點進來吧。」我一聲不響地跳出雪濺，進了微弱地燃着兩三支蠟燭的教堂。姑娘坐在教堂底黑暗的牆

風 角裏的橈子上；另一個女子擦摩着她底太陽穴。「感謝上帝，」那個女子說：「您究竟來了。您差一點兒把姑娘害死喲。」年老的牧師走到我底面前，問道：「您命令開始嗎？」

雪 「開始吧，開始吧，神父，」我糊裡糊塗地回答。他們扶起姑娘。我覺得她倒也不壞……

不可理解的，不可饒恕的輕薄……我靠近她立在案前；牧師着急了；三個男子和一個女僕攙着新婦，大家祇爲她匆忙。牧師給我們舉行婚禮了。「接吻，」牧師告訴我們。我底妻向我轉過自己底蒼白的臉。我正要吻她……她叫了：「啊，不是他！不是他！」於是她無知覺地跌倒了。證婚人們用受驚的眼睛注視着我。我轉回身，毫無阻礙地走出教堂，鑽進車箱，喊了一聲：「走！」

「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喊：「您不知道您底可憐的妻怎樣了嗎？」

「我不知道，」布爾敏回答：「我不知道我在那裏行了婚禮的那處村莊叫什麼名稱；我不記得從哪一站走去的了。在那時候我很少想到我的有罪的惡作劇的嚴重性，一離開教堂，我就睡了，第二天早晨醒來，已經是在第二站了。那時候跟隨我的僕人，在行軍中死了，所以我沒有希望找尋那個我曾經這樣殘忍地嘲弄過的女人了，同時她現在也這樣殘忍地報復着我呢。」

「我底上帝，我底上帝！」瑪麗亞。葛甫黎洛夫娜說，捉住了他底手：「那麼就是

您了！您竟不認識我嗎？」

布爾敏蒼白了……他一下子跪到她底脚前……



棺材匠

衰老着的宇宙底白髮——棺材，
我們不是每天看見嗎？

——結爾沙文。●

棺材匠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底一些最後的家產已經堆在葬儀車上，兩匹瘦馬是第四次從巴斯滿納亞拉往尼基特斯基，棺材匠把自己底整個的家遷到那里了。他關閉了鋪子，在大門貼上一張出賣或出租房子的廣告，就步行走向新居了。走近那所很早便誘惑

(題解) 這里所寫的棺材匠，是小規模的壽器手工業者，他除了出賣和定製或修理棺材，還兼辦葬儀的事務。——譯者。

了他底想像、終於被他用一筆相當的款子買下來的黃色的小房子，年老的棺材匠驚異地感覺到他底心裏並不快樂。他跨進陌生的門檻，在自己底新的住宅裏發見了混亂，於是嘆息起舊的小屋，在那裏經過了十八年，一切都是安置得極有秩序的；他開始責罵自己底兩個女兒和女僕，說她們遲慢，並且親自來幫助她們。很快地佈置好了；聖像匣，食具櫃，桌子，長椅和牀放進被他指定的後屋底角隅裏；在廚房裏和客廳裏陳放了主人底製作物：各種顏色和各種尺碼的棺材，還有裝着喪帽、喪事用的外套和炬火的櫃子。在大門上懸了一塊招牌，上面畫着一個肥胖的、手裏握着顛倒的炬火的愛神，^①並且標着這樣的字句：『此處出售兼裝製普通的與油飾的棺材，並出租與修理舊的棺材。』姑娘們到自己底屋子去了，阿德里安巡視了一遍自己底新居，便坐到窗前，吩咐預備上薩莫瓦爾。

① G. R. 結爾沙文（一七四三——一八一六），有名的俄國詩人，這詩句是從他的詩「飛泉」

中引來的。——編者。

② 這愛神手裏拿的火炬乃是死的象徵。——編者。

高明的讀者知道莎士比亞和瓦特耳·斯葛特●兩人把握墳坑者表現爲快樂的、滑稽的人物，爲了用這種相反來更有力地刺激我們底想像。但是爲了真實的尊敬，我們不能夠模倣他們底先例，並且不得不承認我們底棺材匠底性格完全適合着他底陰鬱的職業。

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常常是鬱悶的和多思的。他祇在碰見自己底女兒們不做工作、在窗戶上閑看着過路人、而要叱責她們的時候，或者要在那些有着需用自己底出品的不幸（有時候却是高興）的人們面前抬高價錢的時候，纔解放了靜默。這樣，阿德里安，坐在窗前，喝着第七杯茶，依照自己底習慣，又沉沒在悲傷的思慮裏了。他想起一星期以前，在城門旁邊，給一個退伍的團長出殯時遇着的傾盆的大雨。許多喪事用的外套因此縮窄了，許多帽子彎曲了。他預想着一些不可避免的花消，因爲他底辦喪事用的舊有的儲藏已經到了可憐的狀態了。他希望從年老的女商人特留赫娜身上取回損失，她已經一年來就逗留在死亡邊境上了。但特留赫娜病倒在拉賚古列了，所以普洛合洛夫害怕着她底後人們，不願自己底允許，懶得經這麼遠派人來找他，就同附近的經紀人講妥了價

● 見莎士比亞著哈孟雷特第五幕第一場和斯葛特著 *The Bride of Lammermoor* 第二十四

章。——譯者。

錢。

這些默思被三下緊連的敲門聲突然地截斷了。「誰在那里？」棺材匠問。門開了，一個人——頭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德國工人，——走進屋來，帶着快樂的神情靠近了棺材匠。「請原諒，親愛的鄰人，」他用那種俄羅斯的土音說，現在我們聽到這樣的言語是不能夠不大笑的：「請原諒，我攪擾了您……我希望快一點同您認識。我是一個靴匠。我底名字叫郭特里勃。蘇里次，我住的地方離您僅隔一條街，就在正面朝您底窗戶的那所小房子裏。明天我要慶賀我底銀婚^①，我誠懇地來請您和您底女兒們到我家裏去午餐。」邀請是被親切地接受了。棺材匠請靴匠坐下喝杯茶，並且感謝着郭特里勃。蘇里次底爽快的性格，他們很快地便親暱地對談起來了。「你底生意怎樣？」阿德里安問。「唉——哈——哈，」蘇里次回答：「那可不一定。我不能夠抱怨。當然，我底貨物不像您底貨物：活人沒有靴子還可以行走，但死人沒有棺材就不能夠安身。」「實在的道理，」阿德里安說，「不錯，如果活人沒有錢買靴子，你不要生氣，他還可以光着脚行走；但是最窮的死人就是不出一個錢，也會給自己弄得一具棺材。」他們底談話在

棺 這樣的形式中又繼續了一些時候；最後靴匠站起同棺材匠告辭了，又把自己底邀請重復
材 了一次。

匠 到第二天，正正十二點鐘，棺材匠和他底女兒們從新買的房子底耳門走出來，向鄰
人家里去了。我在這地方拋開現代的小說家們底習慣，不描寫阿德里安。普洛台洛夫底
俄羅斯式的外套，阿枯黎娜和達利雅底歐洲式的服裝。然而，我想，這並不是多餘的
話，假如說出兩個姑娘戴了黃色的帽子，穿着紅色的靴子，她們祇在遇到莊嚴的場境纔
這樣打扮。

靴匠底狹窄的屋子坐滿了賓客，大部分是德國工人和他們底太太們以及助手們。俄
羅斯的官員，只有一個巡察，就是芬蘭人約爾果，他底職位雖然卑微，却能夠獲得主人
底特別的優待。他在這個職位上忠實而公正地服務了二十五年，猶如泡郭列爾斯基底騾
馬夫^①。一千八百十二年的火災，毀了最初的首都，同時也消滅了他底可憐的瞭望所。

① A. 泡郭列爾斯基（一七八七——一八二六）俄國小說家。他的一篇題作「勒浮爾陶屋（古
莫斯科之市區）的女販子」的作品得着普式庚的讚賞。普式庚在這裡提起的「騾馬夫」
便是這作品裏的人物。——編者。

但當驅走敵人之後，馬上在原先的地方出現了一座新的、用希臘式的白色圓柱支着的灰色的瞭望所，於是約爾果又『持着月斧，穿着灰布胸甲』在它們周圍逡巡起來了。那些住在尼基特斯基城門附近的德國人，大部分都認識他：他們中間的一些人有時候甚至在約爾果那裏從星期日晚上玩到星期一。阿德里安立刻同他認識了，就像同那或早或晚總會在他身上有所需要的人認識一樣，當賓客們入席的時候，他們就坐在一處了。蘇里次老爺和蘇里次太太與他們底女兒，十七歲的羅貞，陪着所有的賓客們一起吃飯，招待着，同時幫忙着女廚子做事。啤酒噴湧着。約爾果有四個人的食量；阿德里安也不肯讓過他；他底女兒們却學着禮儀；談話在德國人們的舌頭上漸漸地變得越加喧噪了。突然主人請求大家注意，開了一隻漆封的瓶子，用俄羅斯話高聲地說：『祝我底善良的露易芝健康！』半香檳酒冒沫了。主人溫柔地吻了自己底四十歲的伴侶底鮮豔的臉，賓客們也爲善良的露易芝底健康喧嚷地喝乾了酒杯。『祝我底親愛的賓客們健康！』主人說

● 從A. E. 伊斯梅羅夫（一七七九——一八三一）的詩中引來。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巡察們都

穿着厚的灰布做成的衣服，手裏拿着一柄月斧。——編者。

● 冒牌的或不良的香檳酒。——譯者。

棺道，開了第二隻瓶子——賓客們謝了他，又乾了自己底酒杯。隨後就開始彼此互祝健康了；單獨地爲每一個客人底健康乾杯了，爲莫斯科和整整的一打德國的小城市底健康乾杯了，爲所有各種的勞動團體和又特別地爲每個勞動團體底健康乾杯了，爲師匠們和夥計們底健康乾杯了。阿德里安熱心地喝着酒，快樂到那種地步——竟自己作了怎樣的一次滑稽的乾杯祝詞。忽然，賓客們中間，有一個肥胖的麵包匠，舉起酒杯，喊道：『祝我們爲他們工作着的人們，*Unserer Kundsleute* 健康！』這提議，像一切的提議一樣，被歡快地、一致地接受了。賓客們開始互相敬禮，成衣匠向靴匠敬禮，靴匠向成衣匠敬禮，麵包匠向他們兩人敬禮，全體又向麵包匠敬禮，這樣繼續下去。約爾果在這些相互的敬禮中間，轉向自己底隣人，叫道：『怎樣？喝吧，爹爹，祝你底死人們健康！』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可是棺材匠認爲自己受了侮辱，皺起眉頭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個；賓客們繼續着喝酒。當他們從桌子旁邊立起的時候，已經敲過晚禱鐘了。

賓客們很晚纔散去。大部分都喝醉了。肥胖的麵包匠和那個臉孔好似紅色山羊皮的

書面的裝璜，駕着約爾果底胳膊，把他送回他底瞭望所。這次他們應了一句俄國俗語：『債務償還一身輕。』棺材匠酩酊而忿怒地回到了家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大聲地推究着：『我底職業哪一點不比別的職業高貴？難道棺材匠是劊子手底弟兄嗎？那些異教徒笑什麼？難道棺材匠是聖祭節的變戲法的小丑嗎？我會想請他們到新居來，用上等的酒宴款待他們，這樣可是不請了！我要請我爲他們工作着的那些人：信仰正教的死人們。』『你怎麼了，爹爹？』女僕說，她這時候正給他脫靴子：『你亂說些什麼？畫十字吧！請死人們到新居來！多麼可怕呀！』『真的，我要請他們，』阿德里安繼續說：『就在明天。賞光。我底恩人們，明天晚間在我底家裏舉行宴會，我用上帝賜給我的一切款待你們。』隨着這些話，棺材匠躺上牀去，很快地就打起呼來。

門外還是黑暗的，人們便把阿德里安叫醒了。女商人特留赫娜在這一夜裏死了，她底管家特地派一個人騎馬跑來把這消息通知阿德里安。棺材匠因此給了他一個葛利文尼克^①的酒資，他急忙地穿上衣服，雇了馬車，就向拉資古列去了。在死者底門前已經站着一個警察，商人們來回地躡着，彷彿一些烏鴉，嗅着死人的肉體。死者躺在桌子上，

① 一種小銀幣底名稱，約中國錢一角餘。——譯者。

棺 黃得像蠟，但還沒有腐爛變形。親屬們，隣人們和僕人們擠聚在她底周圍。所有的窗
材 戶都開了；蠟燭燃燒着；牧師們讀着祈禱。阿德里安走到特留赫娜底姪兒面前，這是一
匠 個穿着時髦的禮服的年青的商人，他向他說，棺材，蠟燭，棺衣和其他的喪事的用品立
刻送給他，全都是整整齊齊的。繼承人漫不在意地謝了他，說他不來講論價錢，一切聽
憑他底良心。棺材匠，按照自己底習慣，發誓了，說他不拿一個額外的錢，同管家交換
了一次會意的眼光，就走去忙着做事了。他整天從拉資古列跑到尼基特斯基城門，又轉
回來；傍晚一切都布置妥當了，他辭退了自己底馬車，步行回家了。是有月亮的夜。棺
材匠高高興興地走到尼基特斯基城門。在「超昇」教堂旁邊，我們底熟人約爾果呼問着
他底名字，等到一認出是棺材匠，就向他道了夜安。已經晚了。棺材匠走近了自己底房
舍，但他突然看見一個人走到他底門前，拉開耳門，隱進裏面了。「這是什麼意思？」
阿德里安想：「什麼人又需要着我呢？該不是一個賊來偷我吧？不是情人來找我底蠢孩
子嗎？總是這一類的事情！」棺材匠已經想喊叫朋友約爾果來幫助自己了。在這一瞬又
有一個人也走近了耳門，正預備進去，但看見跑來的主人，就站住了，脫下了三角的帽
子。阿德里安覺得好像認識他底臉孔，但他急遽中沒有來得及仔細地辨認他。「您是到
我這裏來的吧，」喘息着的阿德里安說：「請進，請賞光。」「不要客氣，爹爹，」那

個人曖昧地回答，「您自己先走吧；給客人引路！」阿德里安沒有時間講禮節。耳門是開着的，他走上樓梯，那個人跟在他後面。阿德里安似乎聽見在他底屋子裏有些人行走着。「這是什麼魔鬼！」他想，趕緊地走進去……這時他底兩腿彎曲了。屋子裏擠滿了死人們。月亮穿過窗戶，照着他們底黃色的和青色的臉，場陷的嘴，污濁的、半閉的眼睛和隆起的鼻子：阿德里安帶着恐怖認出他們是被他底勞力所葬埋了的人們，在賓客裏，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那個在大雨滂沱的時候埋葬了的團長。他們全體，婦人們和男人們，帶着行禮和寒暄圍住了棺材匠，除了一個不久之前一個錢不花地被葬埋了的窮漢，他心裏抱歉並且害羞自己底襤褸，沒有走過來，卑怯地站在屋角裏。別的人全都穿戴得很合體：婦女們底頭上是頭飾和緞帶，有官銜的男人們穿着禮服，但都生着沒有剃過的鬚鬚，商人們穿着節日的外套。「你看見嗎，普洛合洛夫，」團長以整個的光榮的團體底名義說：「我們全體來赴你底邀請了；留在家裏的祇是那些已經沒有力量，完全頹壞了的人，和那些沒有皮膚，祇剩下骨頭的人；但這裏有一個人忍耐不住——他是那樣地想到你這裏……」在這時候，一具小小的骷髏從人羣裏擠出，走近了阿德里安。他底頭蓋對棺材匠親切地露齒微笑着。淺綠的和紅的布片與破舊的麻布掛在他底身上，猶如掛在竿子上，他底一雙腿骨插在寬大的長靴裏，好像石臼裏的兩支搗杖。「你不認

棺 識我了，普洛合洛夫，」骷髏說：「你記得退伍的近衛隊軍曹彼得·彼得洛未奇·庫里爾
材 金嗎，就是那個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你把自己底第一口棺材賣給了他！——而且還是
匠 拿松木的充橡木的？」隨着這話，死人向他張開了骨骸的擁抱；但阿德里安振起氣力，
喊了一聲，推開了他。彼得·彼得洛未奇動搖了，跌倒了，完全破碎了。死人們中間起
了忿怒的不平；全體都來保護自己底伙伴底尊嚴，他們帶着責罵和威嚇圍上阿德里安，
可憐的主人被他們底喊聲震聳了，簡直要窒息了，自己也便跌在退伍的近衛隊軍曹底骸
骨上，失了知覺。

太陽已經早就照耀着棺材匠躺着的牀了。最後他睜開眼睛，看見女僕在自己面前吹
着薩莫瓦爾。阿德里安帶着驚疑想起一切昨晚發生的事件。特留赫娜，團長和軍曹庫里
爾金模糊地顯現在他底記憶裏。他靜默地等待着女僕開始同他談話和告訴他夜間的奇事
底結局。

「你怎麼睡得這樣久呀，阿德里安。普洛合洛夫爹爹，」阿克西尼雅說，遞給他一
件寢衣：「隔壁的成衣匠來看過你了，還有本地的巡察也跑來告訴過，今天是區警官底
命名日，但你睡得正好，我們不願意叫醒你。」

「可有人從過世的特留赫娜家裏到我這兒來的？」

「過世的？莫非她死了嗎！」

「這樣糊塗！你昨天沒有幫忙我料理她底葬事嗎？」

「你怎麼了，爹爹，你不是瘋了嗎，你底昨天的酒力還沒有過去嗎？昨天有怎樣的葬事？你整天在德國人家裏吃酒，醉了回來，倒在牀上，一直睡到此刻，已經敲過午禱鐘了。」

「真這樣嗎！」棺材匠快樂的說。

「的的確確這樣，」女僕回答。

「呸，如果這樣，趕快給我一杯茶，去把女兒們叫來。」

（一八三〇年）

站長

十四等官，

驛站的獨裁者。

——瓦結姆斯基親王。①

誰沒有呪詛過站長們，誰同他們沒有爭吵過呢？誰在憤怒的時辰沒有從他們要出那本宿命的簿子，爲着在上面寫下他們自己對於種種留難，粗忽和無禮的，無益的怨訴呢？誰沒有認爲他們是人類底惡徒，類似舊日的皂隸②，或者，至少，等於穆洛木③的

① 彼得·安得來維奇·瓦結姆斯基（一七九二—一八七八），著名的詩人和批評家，與普式庚相熟。——編者。

② 這班人以奸猾和敲詐著名。——編者。

③ 穆洛木樹林久爲強盜隱匿之所。——編者。

強盜呢？不過，我們也要公平一點，我們努力地走進他們底境遇看看，那麼，也許我們就會格外寬大地評判他們了。站長是什麼呢？第十四級的真正的受難者，祇能用自己底官級防禦踢打，連這個也不能保定（只好求證於我底讀者們底良心了）。像瓦結姆斯基親王滑稽地稱爲獨裁者的這人，他底任務是怎樣的呢？不是一個道地的苦工嗎？不論白天，不論夜裏，總不得休息。旅客把在煩悶的旅行時光累積起的一切的怨恨，都報復在站長身上。惡劣的天氣，泥濘的道路，執拗的車夫，馬匹不使勁，——全是站長底罪過。一走進他底寒倉的小舍，旅客對待他，就像待仇敵了；如果他能夠很快地打發走那個不講理的旅客，還好；可是如果正遇着沒有馬匹呢？……天啊，是怎樣的辱罵，怎樣的威嚇散佈在他底頭上呀！在下雨和降雪的時候他也必須在門前奔跑；在刮大風，在聖誕節時期的嚴寒天氣中他也得走出來，呆在外屋裏，祇爲躲開激怒的寄宿者底叫喊和推觸，休息一會兒。一位將軍來了；戰慄的站長把最後兩輛三套馬的馬車讓給他，連那一輛急使車①在內。將軍走了，也不對他說一聲謝謝。過五分鐘——鈴聲！……急使②把

① 爲政府的辦公事的官吏預備的專車。——譯者。

② 爲公事出差的政府官吏。——譯者。

站 自己底旅行證給他擲在桌子上了！……我們若將這一切好好地研究一下，在我們底心裏，代替憤怒，就會充滿着真誠的憐憫。還有幾句話：在不斷的二十年來，我由各方的路向遊歷了俄羅斯；我幾乎知道所有的官道；我認識了幾種郵車車夫；很少我不認識他底面孔，或者我同他沒有處過事情的站長；我希望把我底道路的觀察底珍奇彙集在不久期間發表；現在我祇要說，一般的意見，乃是在最虛妄的見解上，表現了站長階級。這些那樣地被人譏謗的站長，他們大概都是善良的、生性勤勉的、接近社會生活的、淡於榮譽要求和不太崇拜金錢的人。從他們底談話（過路的老爺們不應該蔑視它）裏可以獲得許多經驗和學識。至於我呢，我承認，我寧肯不聽怎樣的一個辦理官廳事務的六等官底演說，而願意來聽取他們底談話。

這就可以很容易猜出，在站長們底階級中，我是有幾個朋友的。的確，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底回憶我覺得很寶貴。一些事情在某時期會使我們接近過，關於這一位，現在我想同親愛的讀者們談談。

一千八百十六年五月，我正順着那條現在已經廢棄的大道走過×××縣。我底官級很小，只能乘短途郵車和付兩匹馬的租金。因此站長們對我就不大講禮，而且我常常得用爭鬥纔能得到在我認為按理是我應得的東西。也許因為年青和急躁，當那個站長把給

我預備的馬匹讓給一個高級官吏底馬車的時候，我便抱怨起他底卑賤和懦弱。同樣，在縣長的宴席上，那精練的奴隸把菜盤依着次序送到我面前，有很久我也不能夠習慣。如今這兩樁在我看來都是有道理的事情。實際，如果取消普通的規則：『官級尊敬官級』，換上別的习惯，例如：『智慧尊敬智慧』，我們將會成個什麼樣子呢？將會發生一些怎樣的爭吵呀！僕人們該從什麼人起始遞上食品呢？但我要轉到我底故事了。

是一個炎熱的日子。在離×××站三威爾斯特[●]的地力，落下幾滴雨，過一分鐘，淋淋的大雨把我澆得全身濕透的了。到了站前，頭一件事情是趕快換衣服，第二件——給自己要一杯茶。『哎，杜娘！』站長喊：『預備上薩莫瓦爾，再去拿點乳酪來。』應着這話從劃壁後邊走出來一個十四歲的姑娘，立刻跑到堂屋去了。她底美麗打動了我。『這是你底女兒吧？』我問站長。『女兒呀，』他帶着很自重的神氣回答：『她是那樣聰明，那樣敏捷，一切都像死去的母親。』於是他動手登記我底旅行證，我便瀏覽那些裝飾着他底簡陋的、但很清潔的居室的圖畫。圖畫上畫着浪子底故事：第一張上——一個戴寢帽、穿寢衣的可敬的老人，打發走一個不穩靜的少年，老人匆忙地爲他祝福，同

● 俄里名稱，見前註。——譯者。

站時交給他一隻錢袋。第二張上——用顯明的線條表現出那個年青人底放蕩的行爲：他坐在桌子後面，被虛僞的朋友們和無恥的女人們圍繞着。再遠些的一張，是穿着破衣服，戴着三角帽的把錢浪費光了的年青人，牧着一羣豬，並且同牠們分吃着食料；他底臉上表現出深憂和悔恨。最後畫着他回到父親那里；還是戴着那頂寢帽、穿着那件寢衣的善良的老人跑來迎接他：浪子跪了下來；遠景是廚子正殺一頭肥牛，長兄向僕人問着這樣的快樂底原因。在每幅圖畫下邊我讀到了恰合畫意的德國詩句。這一切直到今天還保存在我底記憶裏，同樣，那插着鳳仙花的瓶子和掛着斑花幔帳的牀以及其他物件，這時候仍舊像圍繞着我一樣。現在，我還看得見那個主人，一個五十歲的、活潑而勇敢的人，和他底長長的、用退色的緞帶懸着三個獎章的綠色的禮服。

我還沒有拿錢打發走我底年老的車夫，杜娘就抱着薩莫瓦爾回來了。小妖精從第二眼便看出她在我身上所產生的印象；她埋着那一雙大大的碧藍的眼睛；我開始同她談話；她毫無任何的畏怯，回答了我，彷彿一個見過世面的姑娘。我請她底父親喝一杯啤酒，我給杜娘一杯茶，隨後我們三個人就談起來，好像我們是認識了很久的一般。

馬匹早預備好了，但我一點不願意同站長和他底女兒分離。最後我同他們告別了；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送我上車。在外屋裏，我站下了，求她允許我吻她；杜娘同意了……我可以計算出許多次的接吻，

自從那時候，自從我做了這件事情；

但沒有一次留給我這樣長久，這樣愉快的回憶。

過了幾年，一些事情把我又引到那條大路上，走過那同一個地方。我想起年老的站長底女兒，並且暗暗地快樂起來，因為我又要看見她了。『但是，』我想：『年老的站長，也許已經被撤換了；杜娘一定已經出嫁了。』關於這個或那個底死亡的思想也在我底頭腦裏閃爍過，我懷着憂愁的預感走近了×××站。馬停在站舍門前了。走進屋裏，我立刻認出那些畫着浪子底故事的圖畫；桌子和牀還放在原先的地方，可是窗戶上已經沒有花，周圍的一切顯出了頹廢和忽略。站長在皮氈下面睡着；我底到來驚醒了他：他抬起身來……這人，的確，是西門·威廉；但他是怎樣地衰老了啊！在他準備登記旅行證的當兒，我注視着他底白髮，很久未剃的臉上的深的皺紋，彎曲的脊背，——我非常地驚愕三四年的時光竟會把一個勇敢的壯漢變成一個孱弱的老頭子。『你認識我嗎？』

站 我問他：「同你，我們是老相識。」「可能的事情，」他抑鬱地回答，「這里是大路；

長 許多的旅客經過我這里。」「你底杜娘好嗎？」我繼續問着。老頭子皺眉了。「上帝知道她，」他回答。「那麼，顯然，她出嫁了？」我說。老頭子假裝沒有聽見我底問題，繼續低聲地讀着我底旅行證。我停止了自己底問題，吩咐預備上茶壺。好奇心開始攪擾我，我只好希望着朋司^①能夠解放我的老相識底舌頭。

我沒有錯誤：老頭子沒有拒絕敬給他的杯子。我看出糖酒澄清了他底陰鬱。他在第一二杯上就想說話了；是憶起呢，或者只是表面上那樣做呢，總之，似乎他想起我了，於是我從他聽到一篇故事，這故事當時強烈地佔有了、感動了我。

「那麼，您知道我底杜娘嗎？」他開始了：「誰又不知道她呢？呵哈，杜娘！她是一個怎樣的姑娘呀！從前，走過這里的人，全都稱讚她。沒有一個人說她不好。太太們贈給她東西，有的——手帕，有的——耳環。過路的老爺們特地停下來，彷彿爲吃午餐，或者晚餐，但其實，祇爲了要多看她幾眼。從前，不論那是怎樣的一位性質暴躁的老爺，一看見她就氣消了，同我和藹地談起話來。您相信嗎，先生：急使們，專員們會

同她談半個鐘頭。家庭由她管理，打掃囉，準備囉，一切她都做得妥妥當當的。而我呢，老混蛋，還不賞識她，有時候，還不高興她，難道我是已經不愛我底杜娘嗎，我是不愛自己底孩子嗎？難道她在我身邊過的生活並不好嗎？然而不然，沒有法子由不幸中得救；命定了的，就不能夠避免。」

說到這里，他開始將自己底苦痛詳細地敘述給我。三年以前，一次，冬日的晚上，當站長正往新薄子上畫格綫、他底女兒在劃壁後面縫自己的衣衫的時候，一輛三套馬車到了，一個戴着且爾克斯式●帽子、穿着軍人外套、蒙着斗蓬的旅客走進屋來，要馬。所有的馬都出差了。聽到這個消息，旅客便揚起了聲音和皮鞭，但習慣於這樣的場景的杜娘，從劃壁後邊跑出，慇懃地問那旅客：給他『做點什麼東西吃吃不好嗎？』杜娘底出現產生了它底照例的効力。旅客底憤怒過去了；他答應等候馬匹，並且要了晚餐。摘下溼溼的、長毛的帽子，解去斗蓬，脫了外套，旅客現出一個年青的、生着黑鬍子的健壯的輕騎兵。他在站長旁邊坐下了，開始同他和他底女兒快樂地談起話來。晚餐開過了。這時候有幾匹馬回來了，站長去命令不用喂，立刻把牠們套在旅客底車上；但轉回

站身時，他發見那個年青人幾乎失掉知覺地躺在長凳上；他底情形很壞，頭部疼痛，上路是不可能了……怎麼辦呢？站長把自己底牀讓給了他，並且決定如果病者再不減輕，第二天早晨便派人到S××去請醫生。

到第二天輕騎兵顯得更壞了。他底僕人騎馬進城去請醫生。杜娘用浸了醋的手巾蓋上他底頭，一面拿起自己底縫物坐在他底牀邊。病者當站長在面前的時候只呻吟着，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話，不過却喝了兩杯咖啡，而且呻吟着吩咐給自己預備午餐，杜娘沒有離開過他。他不住地要喝，杜娘就遞給他一盃她預備好的檸檬水。病者潤一下嘴唇，又送回盃子，每次都用自己底無力的手握握杜妞斯卡^①底手，作為感謝底表示。醫生在午餐前到來了。他摸了病者底脈搏，同他講了幾句德國話，隨後用俄語說明他祇需要安靜，兩天之後他便可以繼續上路。輕騎兵給了他二十五盧布做出診費，並且留他午餐；醫生答應了；兩個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吃完飯，喝乾一瓶酒，纔彼此很滿意地分開了。

又過了一天，輕騎兵完全復原了。他是非常地快樂，不斷地一會同杜娘逗趣，一會同站長逗趣；吹嘯着歌曲，同旅客們談話，把他們底旅行證記在站簿上，他是那樣獲得

了善良的站長底愛慕，到第三天早晨站長竟不忍同自己底可愛的客人分離了。這一天是星期日：杜娘預備去做午禱。人們把馬車給輕騎兵駕好了。他同站長告別過後，豪爽地付了膳宿費；又同杜娘告別，一面自請送她到座落在村邊的教堂，杜娘疑惑地立着：『你又害怕什麼呢？』父親對她說：『貴人不是狼，不會噬你；坐車到教堂去吧。』杜娘上了車，靠輕騎兵坐下，僕人跳上馭者台，車夫吹嘯了一聲，馬就跑起了。

可憐的站長不明白，他自己怎麼能夠允許自己底杜娘隨輕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昏迷，當時他底理性究竟怎麼的了。半點鐘還不到，他底心便開始煩惱了，煩惱了，不安將他攪到那樣的程度：使他無可忍耐，自己也去做午禱了。走到教堂前面，他看見人已經散了，但杜娘沒有在圍牆裏，也沒有在門口上。他急忙走進教堂：神父從祭壇出來了；執事正熄滅着蠟燭；兩個老婆婆還在角落裏祈禱；但教堂裏沒有杜娘。可憐的父親鼓起勇氣，決定去問執事她來午禱過沒有。執事回答她不會來過。站長半生半死地走回家去。留給他的只有一個希望：杜娘，由於少年底輕率，也許異想天開地乘車走到下一站，那里住着她底教母。他在苦惱的情緒中等候着他叫她坐去的那輛馬車底歸來。車夫沒有回來。最後，傍晚他才一個人醉醺醺地來了，帶着致命的消息：『杜娘跟着輕騎兵從那一站向前面進發了。』

站 老頭子担負不起自己底不幸，他立時倒在昨夜年青的騙子睡過的那張床上了。現在

站長想着一切的情形，他猜到輕騎兵底病乃是假裝的。可憐的人害着可怕的熱病；人們長把他送到S×××去，找了另一個人暫時代理他底職位。又是那個來看過輕騎兵的醫生來診治他了。他告訴站長，那個年青人完全健康，並且那時候他還猜測到他底惡意的企圖，但是他沒有做聲，他害怕他底皮鞭。德國人說的是真實話呢，或者他祇是想誇耀那種遠見呢，但他底話一點不會安慰可憐的病人。病體剛剛一復原，站長就向S×××地方的局長請了兩個月假，沒有一句話對任何人說及自己底計劃，便步行去尋找自己底女兒了。從旅行證上他知道敏斯基騎兵大尉曾由斯摩林斯克往彼得堡去。那個載送他的車夫說杜娘哭了一路，雖然她出走像是由於本意。『或許，』站長想：『我會把我底迷途的羔羊領回家來吧。』他懷着這種意念走到彼得堡，停在了伊支馬婁夫斯基軍團的駐地，一個自己底老同事，退伍的下士官底家裏，同時開始了自己底尋訪。不久他就探得了敏斯基騎兵大尉確在彼得堡，住在戒姆托飯店裏。站長決定去會他了。

在一個很早的清晨他走進了他底外屋，請求稟報貴人，說有一個老兵請求謁見他。

一個護兵正在擦那雙上着木槓的皮靴，「回答老爺還在睡覺，十一點以前什麼人都不接見。站長退去了，到指定的時間又回轉來。敏斯基親自出來接見他，穿着寢衣，戴着紅色的小軟帽，『什麼事情，弟兄，你需要什麼？』他問他。老頭子底心沸騰了，淚水在眼睛裏閃爍着，他僅僅用顫抖的聲音說：『貴人！……請發點上帝那樣的慈悲吧！……』敏斯基迅速地看了他一眼，臉紅了，捉起他底手，帶他走進內房，隨手關上了門，『貴人！』老頭子繼續說：『倒出的水，是收不回盆來的了；至少，您應該把我底可憐的杜娘交還我。你也拿她享樂得夠了；不要再無益的毀壞她吧。』『怎麼好呢，你不能够挽回這件事情，』年青人在極度的慌亂中說：『我在你面前是罪人，也願意向你懇求饒恕，但你別想我能夠離開杜娘；她將很幸福，我對你說實話。你爲什麼要她呢？她愛我；她已經不習慣自己底以前的環境了。無論你，無論她——你們都不能夠忘記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隨後，他將什麼東西塞進了他底衣袖，他開了門，於是站長，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樣，到了街上了。

他呆呆地立了許久，最後看見自己底袖口裏有一個紙捲；他取出它，展開了，是幾張揉軟的五十盧布的鈔票。淚水重又在他底眼睛裏閃爍着——憤怒的淚水！他將紙幣搓成一個小團，擲在地上，用靴跟使勁踏了一下，走了……走了幾步，他停下了，想着：

站 又轉回來……可是鈔票已經不在了。一個穿得很好的年青人，看見了他，便跑向一輛馬車，匆忙地坐上去，喊道：『走！……』站長沒有追趕他。他決定回家，回到自己的長驛站，但他還想先看看自己底可憐的杜娘，即使一次也好。因此，過了兩天，他又回到敏斯基那里；但護兵聲色俱厲地告訴他，老爺不接見任何人，挺起胸脯把他從外屋擠出去，迎着他底鼻子關了門。站長立着，立着，終於走了。

就在這一天，晚間，他在『一切苦難逃避所』教堂聽完了謝主讚美歌，正沿着黎特那雅大街走去。忽然一輛華麗的馬車馳過他的面前，站長認出是敏斯基，馬車緊靠一座三層的樓房門口停下來，輕騎兵便跳上台階了。一個僥倖的計策閃現在站長的腦裏。他轉過身，同車夫並了肩：『弟兄，這馬是誰底？』他問：『不是敏斯基底嗎？』『不錯，是的，』車夫回答：『你問這幹什麼？』『這樣一回事：你底老爺吩咐我給他底杜娘送一封信，我忘記他底那位杜娘住在那里了。』『就在這裏，二層樓上。弟兄，你同你底信都晚了；現在他本人已經在她那里了。』『不要緊，』站長帶着難理解的內心的騷動回答：『謝謝你的指示，不過我仍還要去辦我的事情。』說着，他走上樓梯了。

門是關着的；他拉了叫鈴。對於他是艱難的幾秒鐘的等待過去了。門鎖響了；門開了。

「阿甫多既雅·西門諾夫娜住在這裡嗎？」他問。

「是這裡，」一個年青的女僕回答：「你找她有什麼事情？」

站長沒有回答，走進了客廳。

「不可以，不可以！」女僕在後面喊：「阿甫多既雅·西門諾夫娜那里有客！」

但站長沒有聽她，一直往前走了。頭兩間屋子裏是黑暗的，第三間裏有燈火。他走到開着的門邊就站下了。在裝飾華美的屋子裏，敏斯基沉思地坐着，穿着極富麗的時裝的杜娘，坐在他底安樂椅底靠手上，好像一個坐在自己底英國馬鞍上的女騎士。她溫柔地看着敏斯基，拿他底烏黑的髮髮纏繞着自己底白嫩的手指。可憐的站長！他從來不曾看見他底女兒有這樣的美麗；他不能不覺得她實在可愛了。

「誰在那里？」她問，沒有抬起頭。

他還是靜默着。沒有聽到回答，杜娘便抬起頭來……她叫了一聲，跌在地氈上面了。受驚的敏斯基跳來扶她，但一眼看到站在門邊的年老的站長就放下杜娘，走向他去，氣得發抖了。

「你要幹什麼？」他對他說，咬着牙齒：「你爲什麼好像一個強盜，到處暗暗地跟着我呢？你是想殺害我嗎？滾出去！」於是，用有力的手抓住老頭子的衣領，把他一下推

站 到樓梯上了。

老頭子回到自己底住處了。他的朋友勸他起訴；但站長想一會，搖一搖手，決定讓長步。兩天後，他從彼得堡回自己底驛站，重又幹起自己的職務了。

『你看，已經三年了，』他結束道：『我離開杜娘，獨自住着，而且連關於她的消息，也一點沒有。活着呢，死了呢，只有上帝知道啊。一切都有遭遇的可能。被過路的流氓誘騙了的，她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收養了一時，隨後就拋棄了。在彼得堡，她們，年青的傻子們，多着呢，今天穿着緞子和天鵝絨，而明天，你看吧，便同坐酒店的窮漢一起跑上大街了。有時候想想，杜娘，也許墮落在那里，就不由得不感覺罪過，倒希望她是死了。』

這就是我底朋友、年老的站長底故事，這故事，被眼淚中斷了許多次，他用自己底衣襟敏捷地拭去那些眼淚，彷彿德米特列夫●底美妙的歌曲裏的熱誠的結連感奇。那些眼淚，一部分是被他在自己底敘述期間、喝了五杯的朋司引出來的；但無論如何，它們是有力地觸動了我底心。同他離別後，我很久地不能夠忘記年老的站長，我很久地思念

着可憐的杜娘……

還是最近，我經過×××小鎮時，我想起我底朋友；我聽說他所管理的驛站已經撤消了。對於我底問題，『老站長活着嗎？』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我決定要訪問那熟識的地方，便雇了出租的馬匹，往N村去了。

這正在秋季。灰色的雲層遮蔽着天空；涼風由割光的田地吹過，從迎面的樹上帶來一些紅、黃的葉子。日落時我到了村裏，在站舍停下了。一個肥胖的婆子來到外屋（可憐的杜娘從前在這兒吻過我）裏，回答我底問題，她說老站長死去一年多了，一個啤酒師傅，遷到他底房子裏了，她呢，是啤酒師傅底太太。我痛惜起我底徒勞的旅行和白費了的七個盧布。

『他因為什麼死的？』我問啤酒師傅底太太。

『喝酒喝死了，爹爹，』她回答。

『他葬在哪里了？』

『在附近，緊挨他底死去的太太。』

『可以領我到他底墓地去嗎？』

站 「怎麼不可以？喂，萬卡！你同小貓歪纏得夠了。送這位老爺到墓地去，把站長底

墳告訴他。」

長 應着這話，一個棕色皮膚、一隻眼睛、衣服襤褸的孩子跑向我來，立刻引我到附近

去了。

「你認識死者嗎？」我在路上問他。

「怎麼不認識！他還教過我做笛子哩。從前他（願他在天上平安！）從酒店出來，我們總跟住他：「伯伯，伯伯，給一個胡桃！」他就把胡桃分給我們。從前，所有的人

都同他糾纏。」

「旅客們還記得他嗎？」

「可是現在旅客少了；偶然有一個陪審官到來，但他不管那些死人。不過，在夏天來過一位太太，她問起老站長。並且到他底墳上去過。」

「怎樣的太太？」我懷着好奇心問。

「一位漂亮的太太，」孩子回答：「她坐一輛六匹馬的四輪車，帶着三個小少爺，一個保姆，和一隻黑色的小狗，當人們告訴她老站長死了，她哭了，對孩子們說：「你們安靜地坐着吧，我到墓地去。」我說我願意領她去。但太太說：「我自己認識路。」

並且給了我一個五戈貝的銀幣……一位那樣善良的太太！」

我們走到了墓地，是一塊毫無遮欄，插了許多木十字架，沒有一棵樹蔭蔽着的禿裸的地方。我有生以來不曾看見這樣的淒慘的墓地。

「這就是老站長底墳，」孩子跳到一堆砂土上，告訴我，那堆砂土上插着一個嵌着銅製的聖像的黑十字架。

「那位太太到這里來過嗎？」我問。

「來過，」萬卡回答：「我遠遠地望見她。她在這里躺下了，躺了許久。後來太太走到村裏，把牧師叫來，給了他一些錢，就走了，我呢，她給了一個五分錢的銀幣……一位真好的太太！」

我也給了孩子五分錢，而且已經不痛惜這次旅行，和被的花掉的七個盧布了。

小 姐 —— 農 家 姑 娘

親愛的，你底一切都是很整齊的。

—— 布 格 達 諾 未 奇 。

伊萬·彼得洛未奇·別列斯托夫底產業坐落在一處離我們很遠的縣裏。當自己底年青時代，他曾在近衛隊裏服務，到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開頭纔退了職，回到自己底莊子裏，從這時候他就沒有離開過那裏了。他是和一個貧苦的貴族女子結過婚的，她在臨產的時候死了，那時候，正趕上他滯留在戰場上。家務的管理很快地就安慰了他。他按照

● 從詩人 J. F. Baedjanowitsch (1743——1803) 的詩「靈魂」中引來。這詩在當時很受人讚美。—— 編者。

自己底計劃建築了一座房子，開設了一所呢絨工廠，他整理着收入。並且認為自己在鄰近一帶地方是一個最聰明的人，在這一點上，那些帶着家眷和狗到他家裏來做客的隣人，的確也無可反駁。他在工作的日子穿着一件綿布的短上衣，到節日就換上一件自家縫製的絨外套，他自己把化費寫入簿記，而且什麼都不閱讀，除了上議院公報^①。大家都喜歡他，雖然覺得他有些驕傲。一個離他很近的隣人，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穆爾木斯基，同他可合不來。這是一個道地的俄羅斯的紳士。他在莫斯科把自己底財產浪費了大半，而且在這時候做了鰥夫；他回到自己底最後的一處莊園上，在那裏繼續地荒唐着，不過已經改了新的形式了。他培植着一片英國式的花園，在那上面幾乎消費了所有的剩餘的積蓄。他的馬夫們都穿着英國式的跑馬服裝。在他底女兒身邊有一個婦人——英國女人。他按照英國的方法耕種自己底田地；

但俄羅斯的五穀不能夠照別人的耕種方法生長，^②

① 一種刊布政府法令的週報。——編者。

② 這是喜劇作家 A. A. 夏考斯奎（一七七七——一八四六）的諷刺詩的句子。——編者。

並且不怕竭力地減縮消費，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底積蓄却沒有增加；他並且在村裏找到了挪借新債的方法；從這一切他還認為自己是一個並不愚蠢的人，因為在自己底縣裏的地主們中間他是第一個打算把產業典押到「保護人會」裏的人，這在那時候顯得是特別複雜和勇敢的讓渡。

但也有着責罵他的人，而在這些人裏面別列斯托夫攻擊他最厲害。輕視革新是他底性格底顯著的特點。他不能夠冷靜地看到自己底隣人底英吉利狂，時常地尋找機會去批評他。回答客人對於他底家務的處理的稱讚——「是的——哈！」他帶着狡狴的微笑說：「我可不是像隣人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那樣。我們處處都要被英國式的毀壞了的！雖然我們還是照俄國式的吃飯。」由於鄰人們的熱心，這一類的笑話，都充分地、清晰地傳到了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底耳朵。英吉利狂者，他氣極了，就把自己底妄言者叫做熊和村夫。就像我們的新聞記者一樣，連一點批評也難忍受。

當別列斯托夫底兒子回到他底村裏的時候，這兩個地主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他在×××大學裏受過教育，並且曾希望到軍隊裏服務；但父親不同意，這個年青人，覺得自己對於文官的職務是完全沒有能力的。他們彼此不肯讓步，於是年青的阿列克謝現在就作為一個紳士居留在家裏，讓鬍子自由在地長起來。

其實，阿列克謝是一個很好的青年。的確，如果他底結實的身體永遠不穿上軍人的制服，如果他不騎在馬上，而要彎屈在公事房裏的紙片子上，斷送自己底青春，那真是可惜。看吧，在打獵的時候他總是頭一個跑出去，從來不迷失道路，隣人們都一致地說，從他絕不會造就出一個好的科長。姑娘們看着他，有時候竟會看呆了；但阿列克謝很少注意她們，而她們却不知不覺地把他安放在愛情的關係裏去了。實際，從他底信件裏已經有一張帶着地址的字條落在人家底手裏：「阿枯麗娜·彼得洛夫娜·枯洛且基娜，在莫斯科，正對阿列克謝夫斯基寺院，在銅匠沙未利也夫底房子裏，我極謙卑地請求您把信函送給這位A·N·R」

我底讀者們中間，那些沒有住在鄉村裏的人，他們是不能夠想像這些縣裏的姑娘是怎樣美妙的！她們育養在清潔的空氣中，在自己底花園裏的蘋果樹底蔭下，她們底關於世界和生活的知識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寂寞、自由和閱讀早就在她們身上啓發了被我們底美人們一向莫明其妙地傳播着的情感和熱情了。對於姑娘們車鈴聲乃是一件奇事；到附近的城市去旅行在生活裏是一個大時代，客人底訪問記得很長久，有時候竟成爲一件永恆的回憶。當然，所有的人都可自由地笑她們底守舊；但表面的旁觀者底嘲笑不能夠抹煞她們底真實的價值，這種價值裏的主要的是性格底特點，自立 (Individualite)，

沒有這，照讓。保羅^①底意見，那人性的偉大就不存在了。都會裏的女人們，也許她們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但社會底習慣很快地便熨平了她們底性格，把她們底靈魂也弄成了一個樣式，彷彿頭上的飾物。這些話並非批評，也不是非難，只是 *Nota Nostre* Manet^②，像一句古諺所說的那樣。

很容易想像，阿列克謝在我們底姑娘們底周圍應該引起怎樣的印象。他第一個在她們面前顯得是曖昧的魔術似的人物；他第一個對她們說到消失的歡樂和自己底青春底凋謝；除此，他還帶着一隻刻着一個死人頭的黑戒指。這一切在這個縣裏成了一種特別的新聞，姑娘們想他想得發狂了。

但被他迷得最厲害的是我底英吉利狂者底女兒，麗查（或者別特茜，像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時常叫她的）。但父親們彼此不相往來；她還沒有看見阿列克謝，在這期間所有的年青的鄰居姑娘們都祇談論着他。她是十七歲。一雙黑色的眼睛活潑了她的棕色的但很愉快的臉。她是一個獨生的、而且受寵的孩子。她底好玩和不時的惡作劇使得

① 讓·保羅，德國著作家（一七六三——一八二五）。——編者。

② 拉丁文：我們的觀察不錯。——譯者。

父親高興，而將陪伴她的女人，甲克遜小姐，一個四十歲的豔妝的老處女送進失望裏了，這女人擦着白粉，畫黑了自己底眼眉，一年中把泊蔑拉●讀完兩次，因此得到兩千盧布，後來由于憂鬱死在這野蠻的俄羅斯。

服侍麗查的是娜斯佳；她底年紀大些，但也輕浮好動，和她底姑娘一樣。麗查很喜歡她，把自己底秘密都對她公開了，同她一起計劃着自己底策謀：一句話，娜斯佳是卜黎盧勤村裏的極其重要的人物，勝過法蘭法西悲劇裏的動人的寵姬。

「請您讓我今天去做客吧，」有一次，娜斯佳給姑娘穿完了衣服，說。

「好吧；可是到哪裡去呢？」

「到士基樓烏去，到別列斯托夫家裏去。他們家裏的泡瓦洛夫太太底命名日，昨天還來請我們去午餐呢。」

「你看！」麗查說：「主人們在爭吵，僕人們却彼此請起客來了。」

「我們跟主人們有什麼關係呢！」娜斯佳反駁了：「並且我是您底人，並不是老爺底人。您不是也還沒有同年青的別列斯托夫吵架麼；叫老頭子們自己去鬧吧，如果他們

高興這樣。」

「娜斯佳，你仔細地看一看阿列克謝·別列斯托夫，你要好好地告訴我，他是什麼樣兒，他是怎樣的人。」

娜斯佳答應了，整整一天，麗查不能忍耐地等待着她底歸來。晚間娜斯佳回來了。

「噢，親愛的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一進門她就說：「我看見年青的別列斯托夫了；我看了一個夠；我們一整天都是在一處的哩。」

「怎麼樣？你說，一件一件地告訴我。」

「您聽吧；我們去了——我，阿尼西雅·耶勾洛夫娜，涅尼婭，東卡……」

「好，我知道，噢，以後呢。」

「您聽吧，我都一件一件地告訴您。您看我們到的時候就立刻要吃午飯了。屋子裏擠滿了人。有從科爾賓斯基來的，有從沙哈列夫斯基來的，帶着女兒的女管家，有從合魯平斯基來的……」

「噢，那別列斯托夫呢？」

「等一等呀。您看我們坐到桌子旁邊了，女管家坐在首席，我坐在她旁邊……那些女兒氣壞了，我簡直要用吐沫吐她們……」

「呵哈，娜斯佳，你底不斷的嚕嗦多麼令人疲倦！」

「您怎麼這樣沒有耐心呀！呶，您看我們從桌子旁邊站起了……我們足足坐了三個鐘點，午餐真是豐美的：牛乳饅頭——藍色的，紅色的和斑色的……你看我們從桌子旁邊站起來，就到花園裏去玩「捉鬼」了，年青的主人也在那裏碰見了。」

「呶，怎麼樣呢，當其他生得很好嗎？」

「好的了不得；可以說是一個美人。強壯的，高高的，整個的臉蛋兒是紅紅的」

「真的嗎！我卻以為他底臉是蒼白的。怎樣，他對你怎樣表示了？憂鬱的樣子呢，還是沉思的樣子呢？」

「您說什麼，這樣的瘋狂的人我生來還沒有看見過呢。他竟想出要同我們一起跑着

玩「捉鬼」呢……」

「同你們一起跑着「捉鬼」！那怎麼可以？」

「很可以。您看還想出什麼了吧！捉到，接一個吻！」

「由你說，娜斯佳，你撒謊。」

「由您說，我不撒謊。我竭力地躲避着他。整整的一天他就這樣同我們度過了。」

「人家說，他不喜歡看無論什麼人，是嗎？」

「我不知道，他對我可是那麼叮叮地看；對於塔妮，女管家底女兒，也是；也看着科爾賓斯基來的泊莎；大概地說，沒有一個被他放過的，這個流氓！」

「這真奇怪！在家裏聽到關於他的什麼沒有？」

「主人，」他們說，「是一個優秀的人：那樣的善良，那樣的愉快。有一樣不好：過分地喜歡追逐女孩子們。是的，照我看這還不太糟：要是他能夠立刻改莊重些。」

「我是怎樣地想看見他呀！」麗查嘆了一口氣，說。

「這有什麼困難的？土基樓烏離我們不遠——全程祇有三威爾斯特：您到這一方面去散散步或者騎騎馬；您一定會遇着他。他是整天從大清早就帶着槍出去打獵的。」

「不行，不好。他也許會想我是去追求他。而且我們底父親們在吵着架，所以我無論如何不能同他結識的……呵哈，娜斯佳：你知道嗎？我裝扮一個農家姑娘！」

「真的：您穿上肥大的上衫，長坎肩，您勇敢地走到土基樓烏去；我對您保證，別列斯托夫一定認不出是您。」

「而本地的話我又說得很好。呵哈，娜斯佳，親愛的娜斯佳！這是一個怎樣的美妙的計劃呀！」

於是麗查懷着她底計劃，躺下睡了。不停地轉動着自己底快樂的想像。到第二天她

就來執行自己底計劃了，她派人到市場上買了厚布，藍色的棉布和銅扣子；一面由娜斯佳幫助着，她給自己裁剪了上衫和長坎肩，把所有的女僕都找來縫衣服，到傍晚才完全預備好了。麗查試上新衣服，在鏡子前面照着，自己從來還不曾看見自己有這樣可愛過。她重複做着自己底動作。走路的時候低低地行着禮，隨後幾次地搖着頭，好像一隻用粘土做的牝貓，她說着農民的語言，笑着，用袖子遮蔽着，並且聽着娜斯佳底滿口的稱讚。一件事難住了她：她赤着腳試着在院子裏走了一回，但硬土墊痛了她底柔嫩的兩腳，砂子和碎石頭使她忍受不住了。娜斯佳立刻來幫助她：她量了麗查底脚底尺碼，跑到住在野外的牧人多洛菲姆那裏，叫他照着這個尺碼做了一雙草鞋。在第二天，天還沒有亮，還沒有一點光線，麗查已經醒了。整個的房子還在睡着。娜斯佳在大門外等候着牧人。號角響了，於是鄉村的牲羣就從紳士底門前過去了。多洛菲姆走到娜斯佳面前，給了她一雙小小的精緻的草鞋，並且從她手裏得到了半盧布的報酬。麗查靜悄悄地扮成了一個農家姑娘，在娜斯佳底耳朵上吩咐她騙着甲克遜小姐，她便出了後廊，穿過花園，跑到田野裏去了。

早霞在東方輝耀着，黃金色的雲彩底行列，正在迎候着太陽，彷彿羣臣在恭候着君主。明淨的天空，早晨的清新，露水，微風和小鳥底歌唱把青春的快樂填滿了麗查底心

胸。她害怕遇見什麼熟人，她，似乎不是在走，而是在飛了。麗查走近了靠在父親底領地邊上的樹林，就輕輕地走着了。她應該在這裏等候着阿列克謝。她底心劇烈地跳擊着，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恐懼陪伴着我們底年青人的惡作劇，就更造成了這種行爲底美麗。麗查走進樹林底暗處。它底深沉的、呶唔的噪聲歡迎着這個女郎。她底快樂靜下了。漸漸地，她墜在甜蜜的幻想中了。她想……但誰能夠正確地解釋出一個十七歲的姑娘，在春日的早晨六點鐘，自己在樹林裏，她是在想些什麼嗎？她沉思着，順着兩邊生着高大的樹木的道路往前走着，突然一隻美麗的獵犬對她叫起來。麗查嚇了一跳，喊叫了。立刻傳來了一個聲音：『Tout Beau, sbogar, ici』●於是一個年青的獵人從樹叢裏出來了。

『真的，可愛的姑娘，』他對麗查說：『我底狗不咬人。』

麗查已經從驚惶裏恢復過來，並且立刻知道了怎樣利用這個機會。

『不，老爺，』她說，假裝着一半害羞，一半害怕：『我害怕；看牠有多麼兇惡呀；又來了。』

● 『靜着，斯包葛爾，這裏來……』——譯者。

阿列克謝（讀者已經知道他）在這當兒注意地看着年青的農家姑娘。

「我送你，如果你害怕，」他對她說：「你允許我在你身旁走嗎？」

「有誰攔阻你？」麗查回答：「意志是自由的，道路是公共的。」

「你從哪里來？」

「從卜利盧勤來；我是鐵匠瓦西黎底女兒，我是出來採蘑菇的（麗查提着一隻柳條筐子）。你，是士基樓烏村裏的老爺嗎？是嗎？」

「不錯，」阿列克謝回答：「我是年青的老爺底侍從。」阿列克謝願意把他們底地位拉平等。但麗查凝視着他，笑着。

「撒謊，」她說：「不要騙傻子罷。我看，你自己就是老爺。」

「你因為什麼這樣想呢？」

「因為一切。」

「怎麼的呢？」

「怎麼會連老爺跟僕人都分辨不出呢？你穿的衣服也不對，說話也不同，而且你叫狗的聲音也不跟我們這裏的一樣。」

麗查一會比一會地更喜歡起阿列克謝來了。他習慣了同那些嬌好的鄉下女子不講禮

節，所以他現在竟想要來擁抱她了；但麗查從他跳開了，突然在自己身上擺出了一幅那樣嚴厲而冷靜的樣子，這雖然把阿列克謝逗笑了，但却在最遠的企圖上把他阻止住了。

『如果您願意我們將來能夠做長久的朋友，』她鄭重地說：『那麼您就別讓自己發傻吧。』

『誰把這些知識教給你的？』阿列克謝哈哈笑着，問：『不是娜斯佳嗎，我底朋友，不是你底小姐底丫頭嗎？你看這樣的方法真是開明得很呀！』

麗查覺得她越出了自己底行動範圍，馬上改正了。

『你怎樣想呢？』她說：『難道我從來不曾到過紳士的府第嗎？真的：一切都聽見過，都看見過。』

『可是，』她繼續着，『只顧同你閑談，你可當不了我底蘑菇。你走吧，老爺，往那邊去，我呢——到這邊來。再見了。』

麗查想要走開；阿列克謝拉住了她底手。

『你叫什麼名字，我底心肝？』

『阿枯麗娜，』麗查回答，努力地從阿列克謝底手裏脫掙着自己底手指：『放開罷，老爺，我已經到回家的時候了。』

「不過，我底朋友阿枯麗娜，我一定要到你底父親瓦西黎那裏去拜訪的。」
「你說什麼？」麗查迅疾地反問：「爲了上帝，你不要去罷。如果家裏知道我同老爺在樹林裏祕密地閑談，我底災禍就要臨到了：我底父親，鐵匠瓦西黎，會把我打死的。」

「但我一定要同你會面。」

「叻，我什麼時候會再到這里來採蘑菇的。」

「那麼什麼時候呢？」

「就是明天罷。」

「親愛的阿枯麗娜，我真想吻你一下，可是不敢。就這樣吧，明天，在這個時候，不是嗎？」

「是的，是的。」

「你不騙我嗎？」

「我不騙你。」

「起個誓吧。」

「這是神聖的星期五，我來的。」

兩個年青人分離了，麗查走出樹林，橫過了田野，就偷偷地躲進花園，迅速地跑到一所草房裏，娜斯佳正在那裏等着她。她在那裏換了衣服，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不能忍耐的寵僕底一些問題，隨後就走到客廳裏了。飯桌蓋上抬布了，早餐預備好了，而且甲克遜小姐已經擦得白白的，腰身纏得好像一隻小酒杯子，正切着薄薄的麵包片。父親稱讚她底早晨的散步。

「沒有比在黎明的時候起身更健康的運動了，」他說。

說到這，他便把從英國的雜誌上拾取來的入類的長壽底例子，引用了幾個，他研究出一切活過了一百多歲的人，都是不飲酒，和在冬季中一到黎明就起身。麗查沒有聽他。她在思想裏重複着所有的晨間遇到的事件，阿枯麗娜同年青的獵人底全部的談話，和良心，開始煩惱着她。她反駁着自己，說他們底談話沒有超過適當的界限，說這惡作劇不能夠有任何的結果，但是枉然——她底良心越加大聲地抱怨着她底理智。他所給與的明天這個日子的約言，越法地使她不安；她完全決定要不保守自己底神聖的誓言了。但阿列克謝就要白白地等着她，或者要走到村裏去，找瓦西黎鐵匠底女兒，那個真的阿枯麗娜，那個肥胖的、生雀斑的姑娘，這種思想驚了麗查，于是她又決定在第二天早晨再假裝着阿枯麗娜到樹林裏去。

從自己底一方面講，阿列克謝他是墮進狂喜中了；他整天地想着這個新的女朋友；夜間在夢裏這個美人底棕色的姿態也追隨着他底想像。天還沒有放亮，他已經把衣服穿好了，他沒有時間讓自己裝上槍，就帶着自己底忠實的斯包葛爾走到田野，跑向約會的地點了。對於他是難堪的等候過了大約有半點鐘；最後他看見樹叢中間閃着藍色的衣服，便衝去迎接可愛的阿枯麗娜了。她高興着他底可感的喜悅；但阿列克謝立刻發見了在她底臉上的失意和不安底痕跡。他想要知道這個原因。麗查承認她底行爲太輕率。說她很後悔在這一次不能夠不對他遵守約言，並且這次的會見將是最後的一次，她要求他斷絕友情，這種友情無論如何不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的。這一切話，自然，都是用農民的语言說的；但這種一個普通農家所不常有的思想和情感使得阿列克謝非常驚訝。他運用了自己底一切的雄辯；才把她底意見戰勝了；他向她保證自己底希望底純潔，發誓永遠不會給她一點因由使她後悔，一切那聽從她，發誓一點不剝奪她底快樂——同她祕密地會晤，即使隔一天一次，即使一星期兩次。他用真誠的熱情的話說着，而且在這時候的確是深愛着了。麗查靜靜地聽着他。

「對我發一句誓，」最後麗查說：「你永遠不到村裏去尋找我或者去詢問我。對我發一句誓，以後除了我自己和你約定外，你不要想同我再會面。」

阿列克謝憑着神聖的星期五對她起誓了，但她用微笑攔住了他。

『我需要誓言，』麗查說：『你底一句誓言就夠了。』

這以後他們便親暱地談起話來，一起在樹林裏散着步，直到那時候，當麗查對他說：到時候了。他們分手了，於是阿列克謝孤獨地留下了，他不能夠明白，是什麼原因一個單純的鄉下姑娘在兩次會見中竟會在他身上發生了這樣的着實的力量。他同阿枯麗娜的交際對於他具有新奇底魅力，而且雖然這奇怪的農家姑娘底命令叫他覺得困難，但連一種想逾越那約言的思想也沒有來到他底腦裏。事情是這樣的，阿列克謝，不管他戴着一隻宿命的戒指，不管他有祕密的信件和曖昧的法術，他却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青人，而且有着一顆能夠感覺純潔底快樂的潔白的心。

如果我要依照我自己一個人底意思，那麼我一定要詳詳細細地描寫出這兩個年青人底會見，以及他們底正在發展的雙方的傾向，性質，事情和談話等等來；但我知道我底讀者們大部分不會同我分受我底愉快。這些細瑣的節目大概總是顯得很討厭的。所以，我放過他們，只簡略地說說，還沒有經過兩個月，我底阿列克謝就戀愛得失掉記憶了，麗查也不能冷靜了，雖然她比他沉靜些。他們兩個人儘量享受着現在很少想到將來。

不要分離開的思想不斷地在他們底腦裏閃動着；但他們誰都沒有勇氣來談這個。這

意思是很明白的：阿列克謝，無論他怎樣傾心於自己底可愛的阿枯麗娜，但他完全明瞭存在於他們和貧苦的農人中間的情形；而麗查也知道有怎樣的一種仇視存在於他們底父親們中間，而且不敢希望兩方面能有和解。同時她底自愛心是暗暗地被一種隱微的，羅曼蒂克的希望刺激着，她要看見土基樓烏的地主跪在卜黎盧勤的鐵匠底女兒腳前。突然一樁嚴重的事件差一點兒就改變了他們底雙方的關係。

在一個清朗的、寒冷的早晨（這樣的早晨，是我們底俄羅斯的秋天的財寶）伊萬·彼得洛未奇·別列斯托夫騎着馬出去散步，他每次總是在身邊帶着六個靈敏的獵僕和幾個帶着搖響器的小童。在這同一個時候，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穆洛木斯基也被這種好天氣所誘惑，命令備上自己底短尾巴的牡馬，繞着自己底照英國式經營的領地迅急地走着。走到樹林，他便看見了自己底鄰人，高傲地騎在馬上，穿着狐皮的外套，在等候兔子，小童們這時候正在用叫喊和搖響器從樹叢裏追逐牠們。如果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能夠預先知道這次遇逢，那麼，當然，他就朝別的方向去了；可是他完全意外地碰見了別列斯托夫，並且突然就和他到了手槍射擊得到的那樣的距離。事情是沒有辦法的：穆爾木斯基，好像一個有教育的歐洲人那樣，走到自己底敵人面前，優雅地向他行了一個禮。別列斯托夫也用同樣的慇懃回答了，猶如一隻鎖着的熊，依着自己底牽者底命令

，向客人們行禮一樣。在這時候兔子從樹林跳出來，往田野裏跑了。別列斯托夫和獵僕們全喉嚨地喊着，放開了獵犬，他們也都用出全速度地跟着跑去。穆爾木斯基底馬從來沒有經過打獵，驚慌起來，狂奔去了。穆爾木斯基曾公然說過自己是一個優越的騎者，就由着牠跑，並且內心深幸給了他這一個逃避開不快的對談者的機會。但那匹馬跑進一處峽谷，牠還沒有看清楚，一下子就投到了一邊去，穆爾木斯基也坐不穩了。他老老實實地摔在了結冰的地上，他躺着，詛咒着自己底短尾巴的牡馬，牠似乎也明白了，當剛一覺出自己身上沒有了騎者的時候，立刻站住了。伊萬·彼得洛未奇跑到他面前去，詢問着他受了傷沒有。在這當兒，獵僕把那匹有罪的馬拉來了，羈着牠底「嘴嚼子」。他幫助穆爾木斯基上了馬鞍，別列斯托夫請他到他家裏去。穆爾木斯基不能夠拒絕，因為他感到這是自己底義務，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中，別列斯托夫帶着光榮轉回家了，不僅追到了兔子，而且帶回了自己底受傷的敵人，幾乎就像一個戰場上的俘虜。

兩個鄰人，一邊吃着早飯，一邊很親密地談着。穆爾木斯基向別列斯托夫借了一輛馬車，因為他承認他受了傷，沒有力量騎馬走到家裏。別列斯托夫一直送他到台階下面，而穆爾木斯基等着他從別列斯托夫那裏得到了第二天到卜黎盧勤去午餐的允諾（連阿列克謝·伊萬諾未奇），才離開了那裏。這樣，那久遠的和深深地生根的仇恨，都將

因爲短尾巴的牝馬底一驚而消滅了。

麗查跑出來迎接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

「這是怎麼回事，爸爸？」她驚異地問：「您爲什麼癩了呀？您底馬在哪里呢？這輛馬車是誰底呀？」

「唔，你是猜不到的，我底孩子，」伊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回答她，于是把一切的發生過的事情告訴她了。

麗查簡直不相信自己底耳朵。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不給她細想的時間，就又告訴她明天兩個別列斯托夫要到他們這裏來午餐。

「您說什麼呀！」她說，蒼白了：「兩個別列斯托夫，父親和兒子！明天到我們這裏來午餐！不，爸爸，這於您有什麼好處呢？我無論如何也不出見的。」

「你怎麼的，瘋了嗎？」父親反駁了：「你打早就這樣怕羞嗎？或者你是像小說裏的女英雄，對他們具有着承襲的輕視嗎？夠了，不要發傻了……」

「不，爸爸，無論拿世界上的什麼給我，無論把什麼寶物給我，我也不在別列斯托夫們面前出現。」

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聳了聳肩膀，不同她再辯論了，因爲他知道只用反駁，從她

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就走出去做自己底寶貴的散步後的休息了。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回到自己底屋子，就叫來了娜斯佳。兩個人長久地研究着明天的訪問。如果阿列克謝知道了這受過教育的小姐就是自己底阿枯麗娜，他要怎樣想呢？關於她底行爲和規矩，關於她底品德，他將會有怎樣的意見呢？從另一方面，麗查又很願意看見這樣意外的會遇在他身上將產生怎樣的印象……突然有一種思想對她閃耀了。她把這種思想告訴了娜斯佳；兩個人都高興了，好像得到上天的賜物，於是決定照着計劃執行它。

到第二天，在吃早飯的時候，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問自己的女兒，她是不是打算藏起來，不見別列斯托夫們。

「爸爸，」麗查回答：「既然您喜歡我出來招待他們，我便照您的意思辦，祇有一個條件：如果我在他們面前出現，不論我做出什麼，您可不要責罵我，也不要露出任何的驚惶的和不滿意的表示。」

「又弄什麼樣的把戲呀！」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笑着，說：「噢，好好：同意，你做吧，隨便怎樣，我底黑眼睛的淘氣孩子。」隨着這話，他在她底額上吻了一下，麗查便跑去預備了。

在兩點鐘的時候，一輛自家製造的套着六匹馬的輕馬車，走進了院子，圍着生着濃

厚的綠草的院邊轉了一個圈子。老別列斯托夫，由兩個穿制服的穆爾木斯基底僕人幫助着，走上台階。在他到了之後是他底兒子騎馬趕來了，隨後同他一起走進了飯廳，那裏桌子已經佈置好了。穆爾木斯基招待着自己底客人們，簡直是不能再親切了；在飯前他領他們去參觀了花園和獸舍，並且命令人們乾乾淨淨地掃除了路上的沙土。老別列斯托夫底內心很可惜這種虛擲的勞力和這樣無益地浪費了的時間，但因為禮儀，他只好沉默着了。他底兒子毫不注意那儉約的地主底不滿意，和那自愛的英吉利狂者底快樂；他祇是不能忍耐地等待着主人底女兒出現，關於她，他聽到了許多；雖然我們知道他底心已經被佔有了，但年青的美人在他底想像上總是有權威的。

回到客廳，他們兩個人就都坐下了：兩個老人憶起了從前的時代和自己的職務底逸事，而阿列克謝却思索着當麗查出來的時候他該採取怎樣的動作。他決定對於一切的慇懃處以冷淡的態度，隨後便準備起來了。門開了；他帶着那種驕傲的懈怠轉過頭去，就連最老練的風騷的女人，看見了這種態度，她底心也要打一個冷戰的。但是不幸，這走進來的不是麗查，而是衰老的沙克遜小姐，搽得雪白的，纏得緊緊的，一雙眼睛下垂着，行了小小的禮，阿列克謝底美妙的軍人式的動作白白地糟蹋了。他還沒有來得及重新集回他底力量，門又開了，這一次是麗查出來了。全體都立起了；父親開始介紹客人

們，但突然停止了，趕忙咬住了自己底嘴唇……麗查，他底棕色的麗查，一直白到耳根粉擦得比甲克遜小姐還難看，她把裝上的遠比她原有的頭髮光亮的假髮高高的挽得像路易十四時代底假髮式樣，袖子是 *a. Limbecille*。好像龐泊杜夫人。底鯨魚骨的裙子那樣伸突着；腰身捆得很細，好像 X 字母，並且把所有的還未綁進當舖的、她底母親底一些寶石，都戴在她底手指上，頸子上和耳朵上了。阿列克謝不能夠看出自己底阿枯麗娜就是這個可笑的眩耀的姑娘。他底父親上前去握她底手，他也驕傲地在後面跟着他；當他觸到她底白白的手指的時候，他覺得它們是戰慄着。在這當兒，他看到了她底腳，一雙鞋穿得那樣姣媚動人。那稍微地減輕了他對她底其餘的裝束的憎厭。她擦了白粉嗎，抹了胭脂嗎，由于他底心地底單純，應該承認，他頭一眼並沒有注意到，就是到後來他也沒有覺得奇怪。葛黎勾利·伊萬諾夫奇記起自己底約言，努力地不露出驚異底樣子；但他底女兒底滑稽使他覺得那樣地可笑，他幾乎忍不住了。可是這位豔裝的英國式的女子並沒有笑出來。她猜測白粉和胭脂是從她底櫃子裏來的了。於是憤怒底紅暈就透出她

● 肩膀華麗，腕部細小。——譯者。

● 龐泊杜侯爵夫人（一七二一——一七六四）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



底臉上的人工的粉白了。她對這年青的滑稽女子投了火熱的幾眼，但她裝着好像沒有看見他們似的。

都圍着桌子坐下了。阿列克謝繼續着自己底不注意和沉思的舉動。麗查裝出一幅神氣，在牙縫裏嬌聲地說著話，而且祇說法國話，父親時常地看一看她，不明白她底用意，但只覺得這一切是非常滑稽的。英國女子生着氣，沉默着。祇有一個伊萬。彼得諾未奇好像在家裏：吃了兩倍的多，儘自己底量喝酒，笑着自己底朗笑，並且漸漸地他談笑得越加親密了。

最後他們從桌子旁邊站起了；客人們走了，於是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這才解放了他底笑和疑問。

「你爲什麼想着要嘲笑他們呢？」他問麗查。「你知道什麼嗎？白粉對你倒不壞；我不想研究婦女的化粧底祕密，我若處在你底地位我也要擦粉，不過不要太多，少少一點。」

麗查因爲自己底計策底成功，狂喜起來。她擁抱了父親，答應他細想想他底勸告，便跑去安慰發怒的甲克遜小姐了，她費了大力纔使得甲克遜小姐終於開了門，聽着她底辯解。她說她覺得就照她自己的褐色的膚色不加修飾出現在客人們面前，是很可羞恥

的。她說她不敢要求……不過她相信善良的、和藹的甲克遜小姐會宥恕她的……和這一類的话。甲克遜小姐知道不是麗查安心來對她取笑，心安了，她吻了麗查，和好底代價，是贈給她一盒英國白粉，麗查千謝萬謝地接受了這東西。讀者可以猜到，在第二天早晨，麗查一定又往樹林裏去會晤了。

「你，老爺，昨天在我們那裏做客了吧？」她立刻對阿列克謝說：「你覺得我們小姐怎樣？」

阿列克謝回答說他沒有注意她。

「可惜，」麗查說。

「爲什麼呢？」阿列克謝問。

「因爲我要問你，是對的嗎，他們說……」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似乎我像小姐，是對的嗎？」

「怎樣的蠢事呀！她和你比起來簡直是一個鬼怪。」

「啊哈，老爺，你這話說得真罪過；我們底小姐那樣白，那樣會裝飾，我哪里可以同她相比呢！」

阿列克謝對她起誓，說她好過無論怎樣白的小姐，爲了完全使她安心，便開始把她底女主人底可笑的样子描述給她，麗查由衷地大笑起來了。

「不過，」她嘆口氣說：「雖然小姐也許可笑，但我在她面前總還是一個不識字的傻子。」

「哎！」阿列克謝說：「這算什麼苦惱的事情！如果你願意，我馬上就來教你識字。」

「真嗎，」麗查說：「不要到實行的時候就不算話了。」

「你看吧，親愛的：我們立刻開始。」

他們坐下了。阿列克謝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鉛筆和一本記事簿，於是阿枯麗娜學習起字母，快得驚人。使阿列克謝不能夠不吃驚她底智力。在第二天早晨，她便要試一試寫字；起初那枝鉛筆不聽從她，但過了幾分鐘她竟能寫出整整齊齊的字母了。

「多麼奇怪啊！」阿列克謝說，「我們底學習進行得比「郎卡斯特爾」的教學法」還快。」

實際，在第三課的時候阿枯麗娜已經會綴字了，她可以拚出「包耶爾的女兒娜達麗」的故事，阿列克謝看見學習底這樣的不可信的進步，大大地吃驚了。她又還寫了滿

滿一大張紙的警句，也是從這篇故事裏摘出來的。

過了一星期，他們中間就通信了。郵政局便是一棵老橡樹底空洞。娜斯佳祕密地執行着郵差底職務。阿列克謝把寫好的大字的書信裝進這裏去，又從這裏取出自己底愛人用拙劣的筆劃寫在普通的花紙上的書信。阿枯麗娜又驚異地熟習了優雅的遣詞造句，並且她底智識也顯著地開展和形成了。

在這時期，在伊萬·彼得洛未奇·別列斯托夫和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穆爾木斯基中間的新起的友誼越加堅固了，很快地就成爲極要好的朋友了。穆爾木斯基屢次地想到，當伊萬·彼得洛未奇死後，他底所有的產業都要轉到阿列克謝·伊萬諾未奇底手裏，在這樣的情形下，阿列克謝就要變成本縣裏的最富的地主們中間的一個了，並且他沒有任何的理由不和麗查結婚。老別列斯托夫雖然常說自己底鄰人有些狂妄（或者照他

① 「郎卡斯特爾教學法」在普式庚的當時極普遍，發明者郎卡斯特爾是英國教育家（一七七一——一八三八）。——編者。

② 這是著名俄國詩人和歷史家加拉母金（N.M. Karansin, 1766-1826）寫的歷史故事。「包耶爾」是古時的俄國貴族的稱呼。——編者。

底說法，是英國的愚蠢），但他也不能不承認那鄰人的許多的優點，例如他的非常的才幹。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是伯爵普龍斯基底近親，伯爵是一個著名而有力的人物，伯爵會十分有益於阿列克謝，而穆爾木斯基（伊萬·彼得洛未奇這樣想），當然，願意給自己底女兒找一個有利的機會。老人們直到這時候還都是各人在自己底心裏想，最後彼此便談論起來了，他們擁抱了，相約按照步驟進行這件事，各從自己底方面着手。對於穆爾木斯基，若叫他勸自己底女兒快些和阿列克謝熟識，倒是一樁難事；她自從那次可紀念的午餐後還沒有再看見過他。似乎，他們彼此並不很投緣；至少阿列克謝沒有再到卜黎盧勤村來過。而麗查每次都躲進自己底屋子裏，當伊萬·彼得洛未奇親自來拜訪他們的時候。「但是，」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想：「如果阿列克謝每天到我這里來，那麼麗查一定就會愛上他的了。這是事情底步驟。時間會把一切布置好的。」

伊萬·彼得洛未奇對於自己底一方面的進步，倒沒有十分地憂慮。在這晚上他把兒子叫進自己底屋裏，吸着煙管，沉默了一會，然後說：

「你怎麼，阿列沙，你很久沒有說到軍界裏去服務了？或者驃騎兵的制服已經不誘惑你了嗎？」

「不的，爸爸，」阿列克謝恭敬地回答，「我看，您不願意我去當驃騎兵；我底義



務是服從您。」

「好，」伊萬·彼得洛未奇回答：「我看你就是一個聽話的兒子；這很使我安慰；我也不願意強迫你：我不強迫你去……立刻……找一個文官的差事；但，我打算先給你結婚。」

「和誰呢，爸爸？」受驚的阿列克謝問。

「和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穆爾木斯卡雅，」伊萬·彼得洛未奇回答：「一個難找的未婚妻，不是嗎？」

「我還不曾想到要結婚，爸爸。」

「你不要想吧，我早就替你想又想過了。」

「隨您高興吧，我可是一點不喜歡麗查·穆爾木斯卡雅。」

「以後就喜歡了。熟識會產生愛情。」

「我不以為我能夠給她幸福。」

「她底幸福與你有什麼相干？怎麼？這叫做你聽從父親的意志嗎？好啊！」

「隨便您吧，我不想結婚，所以現在不要結婚。」

「你不結婚，我也不罵你，只是這些財產——上帝知道！——我却要拿來浪費光，

一文錢不給你剩下。我給你三天的時間去思索，在這個時間裏你不要給我看見你。」

阿列克謝知道如果父親在自己底頭腦裏決定下一件事，那麼，正如塔拉司·斯叩威寧[●]所說，你就從他身上連一個釘子也拔不下來了；但阿列克謝和父親一樣，同他也是難于辯論出什麼來的。他回到自己底屋子，開始思想到父親底權力底界限，思想到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思想到父親底嚴重的聲明將使他成爲一個窮人，而且也思想到阿枯麗娜。現在他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狂熱地愛上她了；一種和農家姑娘結婚、而以自己底勞力謀生的羅曼蒂克的思想鑽進了他底腦裏，他越加思考着這決斷的行動，越加發見它底合理性。幾天以來，因爲下雨，把樹林裏的會晤隔斷了。他用最明瞭的書法和最憤激的句子給阿枯麗娜寫了一封信，向她宣布他們所受到的威脅，並且要求她底援助的手。他立刻把信送到郵局——樹洞，回來便老老實實地睡熟了。

第二天，大清早，阿列克謝照着自己底意見，往穆爾木斯基家裏去了，預備同他作一次公開的解釋。他想求得他底大量並且希望能感動他傾向自己這方面來。

● 這是著名俄國喜劇作家但尼斯·伊萬諾夫·馮爲經的喜劇「鄉紳」中的人物。——編者。

馬。

「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在家嗎？」他問，在卜黎盧勤的莊院底階前停住了自己底馬。

「不在家，」僕人回答：「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從早晨就走出去了。」

「多麼倒霉呀！」阿列克謝想。「那麼，麗查·葛黎勾利耶夫娜總該是在家吧？」

「在家。」

於是阿列克謝從馬上跳下來，把馬韁交到僕人底手裏，不等通報，就走進去了。

「一切都要決定了，」他想，向客廳走去，「我自己同她說明。」

他進去了：他呆住了！黎查……不是，阿枯麗娜，親愛的，棕色的阿枯麗娜，不是穿着長坎肩，而是穿着白色的晨衫，坐在窗前，讀着他底信。她是那樣地忙迫，簡直沒有聽見他走進來。阿列克謝不能夠忍住他底快樂的叫喊。麗查嚇了一跳，抬起頭來，叫一聲，想要跑去。他投過去攔住了她：「阿枯麗娜，阿枯麗娜！」麗查竭力地要從他身邊掙開去。

「Mais laissez-moi donc, Monsieur; Mais etes-vous fou?」她重複着，背

● 「請放開我，先生，您瘋了嗎？」——譯者。

轉着身。

「阿枯麗娜！我底朋友，阿枯麗娜！」他重復着吻着，她底手。

甲克遜小姐，是這個場景底見證人，她却不知道要怎麼想才好。在這時候門開了，葛黎勾利。伊萬諾未奇走進來了，

「呵哈！」穆爾木斯基說：「我們底事情我想已經完全妥當了……」
讀者們饒恕我不把這篇小說底多餘的情節再寫下去吧。



郭洛亨諾村底歷史

如果上帝派遣讀者們給我，那麼，也許他們底好奇心就想知道由於怎樣的緣故我決定寫出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因此我必須說到一些過去的小事情。

我底父母是正直而高貴的人。我於一千八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在郭洛亨諾村；我底童年的教育是得自我們底寺守。後來我對於讀書和文學發生興趣，這位可敬的先生是當負責任的。我底進步雖然很慢，却是着實的，因為到十歲我差不多已經知道一切現在留在我底記憶中的知識了；生來就是體弱的，並且由于這體質不佳底原因，別人也便不許我過度地疲勞。

文人底身分，我永遠覺得是最可羨慕的。我底父母是被尊敬的人，不過又是單純而守舊的人，從來不閱讀什麼，在全部的房屋裏，除了爲我買來的字母課本，年鑑和「最

新尺牘文範」，便沒有任何的書籍了。唸尺牘文範曾經很久是我底心愛的練習。我都能背誦它了，雖然如此，我却每天在它裏面發現一些新的、未經注意的美點。普列敏柯夫將軍之後（我底父親在他那里當過副官），庫爾幹諾夫在我看來該算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了。關於他，我問過一切的人——但，可惜，沒有一個人能夠滿足我底好奇心，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私事；別人對於我底許多問題祇回答庫爾幹諾夫著了一部「最新尺牘文範」，但這是我早就洞知的了。謎樣的黑暗包圍着他，彷彿一個古代的半神；有時候我甚至懷疑他底存在底真實。我覺得他底名字只是一個想像，關於他的傳說，是荒誕的神話，要等待新的尼布爾底探討。然而他總是追蹤着我底想像；我努力地要給這個神祕的人物創造一幅形相，最後我決定了，他應該像縣議員科留且金，那個有一隻通紅的鼻子和一雙閃光的眼睛的小老頭子。

一千八百十二年家人把我送到莫斯科，進了卡勒。伊萬諾未奇。梅勒寄宿學校，我在那裏還沒有住到三個月，因為當敵人進攻以前我們就解散了……我又回到鄉間了。當十二國協約之後，他們打算再把我送到莫斯科，看看卡勒。伊萬諾未奇是否已經回到他底世襲的不動產來，或者，機會不對，就把我送進別的學校；可是我請求母親把我留在鄉下，因為我底健康不允許我在七點鐘起床，這是所有的寄宿學校中的例規。在這樣

的情形下我到達了十六歲，放棄了自己底最初的教育，就剩下玩球，這是唯一的學科，我在這上面，是當住在寄宿學校裏的時期，獲得了充分的知識的。

在這時候我加入了××步兵聯隊，充一名下士，在這裏我一直住到一八××年。軍營裏的生活很少使我得有快樂的印象，除了昇為軍官和當我底衣袋裏總共祇剩一盧布六十戈貝克的時候，忽然贏了二百四十盧布。我底衰老的父母，幾乎是緊接着在同一個時期死去了，這使我不能不請假回到我底祖產來了。

我底生活底這個時期對於我是很重要的，現在我要把它敘述出來，但預先請求善良的讀者原諒，如果我底故事無益地消耗了讀者底寶貴的注意。

是一個秋季的陰鬱的日子。我到了一處驛站，應該從那裏再轉向郭洛亨諾（我們底村莊的名稱）去，我雇了一輛馬車，順着村道走去了。雖然我底天性生來便很沉靜，但我却不能忍耐地急想重新看見我度過自己底最好的幾年的那個地方，這種心情是那樣有力地佔領了我，所以我時時地催促着我的車夫，允許給他酒錢，一面用打擊威嚇他，的確，倒是我推動他底脊背，那効力比掏出錢包解開更大，我承認，我打了他三次，這是我有生以來不曾做過的，因為車夫階級，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覺得特別可以親近。車夫緊趕着自己底三頭馬車，我却以為他還是按照平常的馭術，喚着馬，揮着鞭，同樣地拉

緊纏繩。最後我看到了郭洛亨諾樹林，又過十分鐘，走進主人的庭院了；我底心劇烈地跳擊起來；我懷着非常的激動看着自己底周圍，我八年沒有看見郭洛亨諾了。我植在柵籬旁邊的一些白楊，現在已經長成高大的枝葉繁茂的樹木了。那所院子某一時期曾裝飾着三個端正的花壇，中間有一條鋪沙的寬闊的道路，現在已經變成荒蕪的草地上面還放着一匹鐵青色的牛。我底敝舊的四輪馬車停在台階前面。僕人走去開門，但門是加了鎖的，雖然百葉窗還開着，屋子裏似乎還有人住居。一個農婦從僕人房裏走出，問我找誰的。等知道是主人回來了，她便又跑回僕人房去，不一會所有的僕人都把我包圍上了。我是感動到了心底深處，看見那些對於我是熟識的和陌生的面孔，都一概友愛地同他們接一個吻：我底幾個愉快的童僕已經是成年人了，從前坐在地板上做雜差事的幾個使女，也都是出嫁的婦人了。男人們哭了，我對女人們不拘禮節地說：『你是怎樣地見老啊，』——於是她們傷感地回答我：『你怎麼了，老爺，變醜了呀！』他們帶我走到後廊，我底乳母迎面走出來，帶着哭泣擁抱了我，好像那個受過許多痛苦的奧德賽。他們跑去燒暖浴室。廚子，很久沒有事情做，留起一部大鬍子，也來給我預備午餐或晚餐，因為

已經天黑了。這時候他們給我打掃了屋子，那屋子裏是乳母同先母底使女住着，於是
我住在安靜的父代的家宅裏了，並且就在那間二十三年之前我在裏面出生了的屋子裏睡
覺。

我在各種各類的奔忙上，足足地費去了三個星期；我同議員、族長和萬能的省委的
官吏喧囂着。最後我才承受了遺產，領有了祖業。我安心了，但很快地這無事可做的煩
悶開始使我苦惱了。我還沒有同我底善良而可敬的隣人××認識哩。家務底管理對於我
完全是不相干的事情。被我指定爲管家婦的我底乳母底談話，總是由十五個家庭逸事組
成，這些逸事我本是很喜歡的，但一被她說出，就永遠是那樣地單調，也可說是她給我
做的第二部「尺牘文範」，在這部書裏我知道在哪一頁裏找到怎樣的一行。最完善
的適用的「尺牘文範」被我在倉庫裏弄得亂七八糟的各種傢具中間找到了。我把它拿了
出來，並且把自己交給它了。但庫爾幹諾夫對於我已經失去先前的魅力。我又把它讀完
一次，就再沒有翻開過了。

在這樣的窮境裏我生了一個念頭：自己不好試試著作一點什麼嗎？敬愛的讀者已經
知道我是在銅錢裏培養大的，隨後我也沒有給自己找到一次機會，就一直地疎忽下去，
到十六歲還同貴族子弟們遊玩，而後來就從這一省遷到那一省，從這一間屋子搬到那一

間屋子，同猶太人和酒店主消磨光陰，在破舊的球檯上遊戲和在爛泥裏行軍。

不過同時我覺得成爲一個著作家是那樣地困難，不一定會把成功給我，所以握起筆來的念頭開始驚嚇我了。當我底要會見一個著作家的熱望還沒有實現的時候，我敢希望什麼時候成爲一個著作家嗎？但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且把它說說，證明我對於祖國文學的一貫的熱情。

在一千八百二十年，我還是一個下士，那時候我因爲官家的公事到彼得堡去；我在那裏住了一星期，雖然在那裏我沒有一個熟人，我過的時光却非常快樂；每天我靜悄悄地走進戲院，坐到第四層包廂裏。所有的優伶，我都知道名字，並且熱烈地愛上了在一個星期日擔任「憎惡人類和懺悔」戲劇裏的艾拉里亞角色的××。早晨，我從參謀總部回來，照例要走進一家低矮的糖果店，喝一杯諸古律，讀讀文學雜誌，一次，我正坐着，沉浸在善意①上的批評論文裏；有一個穿豆綠色外套的人，向我走來，從我底書下輕輕地抽出一張漢堡②的報紙；我是那樣地忙着，連眼睛也沒有抬一下。這陌生人給自

● 雜誌名稱。——譯者。

● 德國城市名稱。——譯者。

已叫了一份牛排，就在我面前坐下了；我仍舊讀着，沒有注意他；這時候他一面吃早點，一面憤怒地責罵年青的侍者侍候不周，喝完半瓶酒，便走出去了。另有兩個年青人也在這裏早餐。

『你知道這是誰嗎？』一個問另一個，『這是B××，著作家。』

『著作家！』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於是拋下沒有讀完的雜誌和沒有喝乾的茶杯，跑去付賬，沒有等待算清，就跑到街上去了。

我朝各方面看了一會，遠遠地望見那豆綠色的外套，沿着涅甫大街下去了，幸而還沒有逃掉，我趕了幾步，突然感到有什麼攔住我；一細看，是一個近衛軍軍官對我注視着，說我不應該在人行道上推他，但很快地便解釋清楚了，又走向前去。在這次交涉之後我更謹慎了；但真是倒霉，我時時地遇到軍官：我就得時時地停下來，而著作家却在我前面一直地走去。有生以來，我在獲得我底軍人的外套上也沒有這樣地艱難，從來肩章對我也不會顯得這樣地可羨慕；最後在阿尼契根橋邊我追上豆綠色的外套了。

『請問，』我說，行了一個舉手禮：『您是B先生吧？您底美麗的論文我榮幸在教育競爭者上讀過了！』

『完全錯了，』他回答我：『我不是著作家，我是律師，但B先生和我很熟；一刻

鐘以前我在警察橋上遇見過他。』

我底對於俄國文學的尊崇，就這樣使我失掉了店裏沒有找回的三十個戈貝克，受了職務上的譴責，而且差一點沒有被拘禁，——一切都白費了。

雖然我底理性反對一切，但做一個著作家的大胆的念頭却時常地出現在我底頭腦裏。最後，我沒有力量再反抗自然的傾向了，我給自己釘了一本厚厚的紙簿，下了決心，具着堅定的企圖，無論用什麼總要把它填滿。各類的詩（因為關於輾性的散文我還沒有研究過）我都分析過，評價過，並且我在從祖國的歷史裏引取來的敘事詩上面，立下堅固的決心，不久我就給自己找到一個英雄——選出了留黎克——於是開始工作了。

在詩上我獲得了若干的慣習，膽寫到本子上，這全賴我們中間的軍官們底手，就是：評論莫斯科街道公園，普列斯寧池塘，危險的鄰人等等。我底詩進步得很遲慢，我作到第三首，便把它拋開了。我想，我底天資不合於敘事詩，隨又開始寫悲劇：留黎克。悲劇不時髦了。我試着把它轉變為短歌，但短歌似乎也不給我方便。最後靈感啓發了我——我開始了，而且順利地完成了；在留黎克底半身像下留了一個簽名。

雖然我底「簽名」毫無注意價值，特別是年青詩人底處女作品，然而我感到我沒有

做詩人的天資，這初次的經驗就可以證明了。我底創作的經驗是那樣地使我戀念於文學事業，我已經不能夠同紙本和墨水瓶分離了。我想要降到散文上來。第一個原因，是不希望被以前的研究，計劃底安排，部分底結構等等所束縛，我打算描寫個別的思想，在那個形式裏，沒有聯繫，沒有一切的秩序，就像我所看見過的一樣。不幸那些思想沒有走進我底腦裏，在整整的兩天內我祇想出了下面的要點：

『不遵守理性底規律和慣於服從慾情底煽惑的人，常常會迷路的，並且要使自已受到遲誤的悔悟。』

這思想，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已經是舊的了。放下思想，我來做小說；但由於缺少訓練，不會布置那想像出的事件，我選取了一些顯著的、從前我從各種人物口裏聽來的逸事，努力地用生氣、有時竟用特異的想像的顏色來裝飾小說底真實。一面作着這些小說，我漸漸地訓練了自己的文字，學習了表現得正確，美麗和自由。但很快地我底貯藏便空虛了，於是我重新尋找爲着我底文學的活動的對象了。

爲了真實的偉大的歷史事件而放棄瑣細的難信的逸事，這種意念，從早就擾亂着我底構思。說實話，要做一個觀察家和時代與人民的預言者在我看來是著作家所能踏到的最高的階段。以我底可憐的教育，我能夠寫出什麼樣的歷史呢？哪裏沒有博學的、誠實

的人們超過我呢？哪一類的歷史不是已經被他們寫完了呢？我要來寫全世界的歷史，難道因為僧院長米羅特底不朽的工作已經不存在了嗎？我注意過祖國的歷史嗎；在塔奇謝夫，包爾廷，葛李柯夫之後，我說什麼呢？當我還沒有熟習斯拉夫的數字的時候，我能夠在年代紀中搜尋古代言語底神祕的意義嗎？我想到小範圍的歷史，例如，我們底縣城底歷史；但連這個也有着多少的障礙，不是我能夠擔任的了！到城裏去旅行，訪問縣知事和主教，請求他們允許我到檔案處和僧院保管庫去，等等。我們底縣城底歷史對於我應該很便利，但它不論對於哲學者，不論對於根據事實立論的歷史家都沒有有一點興味，而且在雄辯上極少顯出有什麼材料。××改換城名是在一千七百……年，保存在它底年鑑裏的唯一的顯赫的事件，是一次驚人的火災，發生於十年之前，毀壞了市場和會議用的地方。

意外的機會解決了我底疑難。一個農婦在頂樓上懸掛襯衣，發現了一隻舊的筐子，滿裝着木片、塵芥和書籍。全家都知道我喜歡讀書。我底管家婦當我正坐在我底紙簿前面，咬着筆頭，思索關於鄉村講演底經驗的時候，鄭重地把一隻筐子拖進了我底屋裏，高興地喊：「書！書！」「書！」我狂喜地跟着叫一聲，便向筐子跑去。果然，我看到一大堆裝着綠色的和藍色的紙面的書，這是一批早年的年鑑集。這個揭露冷却了我底狂喜，

但我仍然歡喜這意外的天賜：這究竟是些書，於是我豪爽地拿出半個盧布報酬了那洗衣婦底熱心。

剩下一個人，我便開始檢查自己底年鑑，我底注意立刻就被它們強烈地誘引去了。它們是從一千七百四十四年到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一直地編纂下來，恰好是連續的五十五年。普通加插在年鑑裏的藍色的紙頁●，寫滿了古老的筆蹟。把這些字行看了一遍，我驚奇地發見它們不僅記載有氣候摘要和經濟收支，同時還有關係郭洛亨諾村的簡短的歷史的報告。我忙着埋頭在這些寶貴的記錄底辨別上，不久我又發現了它們還記載着我底祖產底全部歷史。在極嚴格的編年次序中，幾乎留着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此外它們還記載經濟學、統計學、氣象學底無窮的材料和其他的學術的實驗。從那時候起，這些記錄底研究就特別佔有了我，因為我看出從它們裏面有選出整齊的、奇特的和教訓的故事的可能。同這些珍貴的紀念物十二分地熟識了後，我便着手尋找郭洛亨諾村底歷史底新的泉源，很快地它們底豐富就使我吃驚了。在預備的研究上犧牲去整整六個月，最後我便踏上那久已希望着的勞作，多虧上帝底幫助，工作就在這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十一月三

●這是一種空白的紙頁，預備給年鑑保存者添記什麼重要事情用的。——譯者。

日完成了。現在我像某人一樣，是一個歷史家了，某人底名字我不記得了，做完自己底艱重的偉業，我放下筆，懷着憂鬱，走進我底花園，細想那被我完成了的事業。我想，寫完了郭洛亨諾村底『歷史』，我已經不需要世界了，我底義務盡完了，該是我安息的時候了。

在這裏我附加一些供我編輯郭洛亨諾村歷史的原來的記錄：

(一) 舊年鑑集，五十五部。起首的十二部用古老的書法寫滿了爵位，官稱。這些紀錄爲我底曾祖父安得列·史結潘諾未奇·別爾金所編製；它底特色是使用明瞭而簡短的字句，例如：五月四日，雪。特黎斯卡因無禮被打。八日，天氣晴朗。九日，雨，雪。特黎斯卡因天氣☉被打。十日，特黎斯卡因醉酒被打……與此類事件，毫無意義。十一日，天氣晴朗，小雪；捕兔三隻。其餘的三十五部是用各樣的書法寫的。大部分是

● 原意當是因天氣不好，主人發怒打用人。——譯者。

所謂商店式的賬簿，有的帶着表題，有的沒有表題，大半都是粗繁、不連貫和沒有依照正確的寫法；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女子的手筆。在這一部份裏，有我底祖父伊萬·安得烈未奇·別爾金和我的祖母，他底夫人，耶甫卜拉克西雅·阿列克謝夫娜底記錄；並且有總管哥爾包末茨基底記錄。

(二) 郭洛亨諾村寺守底記錄。這種有趣的手稿是我在娶了年鑑編者底女兒的、我底教父那裏找到的，起首的幾頁被牧師底孩子們撕下用來裱糊叫做紙鳶的東西了。一隻這樣的東西墜在我底院心；我拾起它，想要送回給孩子們，但我發見上面寫滿了字。一看頭一行，我就知道這紙鳶是用年鑑糊成的了。幸而還來得及把其餘的救下來。這些記錄，被我用二斗半燕麥換得了，費了非常的深思和壯語才弄到手。

(三) 口述的傳聞。我不會蔑視任何的傳說，但許多人說阿拉菲娜·特里甫諾瓦雅，以前的村長亞甫既底母親，是總管哥爾包末茨基底情人，這是例外。

(四) 戶口調查簿。附有以前的一些村長底摘要，關係人類道德和農民狀況。

歷史的時代

這國土（按照首都的名稱，叫作郭洛亨諾城；居民的數目總計六十三人）在地球上佔着二百四十多畝。它底北面毗連戒爾努侯魏和皮爾庫侯魏村（兩村底居民都貧窮，瘦弱和矮小，而地主們生來都有一種喜好：獵兔的尙武的練習）；南面是希夫卡河，把從卡拉且夫斯基自由農民底領地隔開，這是一個不安分的鄰居，以殘酷兇暴著名的人民；西面是乍哈林斯基底葱籠的田野包圍着它，幸而處在受過教育的賢明的地主底勢力之下；東面連接荒野的不毛的地帶，不能通行的澤沼，那裏有一棵紅莓苔子正在發芽，那裏祇散佈着單調的蛙聲，迷信的傳說，說那裏有魔鬼底住所。

N B. 這池塘底名稱是別叟夫斯基^①。人們說，彷彿曾有一個愚鈍的女牧者，在離這寂寞的地方不遠的所在，看守着一羣豬。她懷了一次孕，但她無論如何不能充分地說明這件事情。人民的聲音都咒罵那澤沼的魔鬼：不過這個故事不值得歷史家注意，並且在尼布爾之後這就更難相信了。

① 意即魔鬼的。——譯者。

郭洛亨諾自古便以自己底豐饒和適於健康的氣候著名，在它底肥沃的田野上生長着裸麥，燕麥，大麥和蕎麥。白樺樹林和松樹林裏的吹倒的樹木供給居民以建造房舍的梁棟和燒柴。紅莓苔子，覆盆子和黑莓子，沒有不足有時候，簍菇產生得非常的多；把它們淹在酸乳裏，會變成一種好吃的食品，雖然于衛生並沒有益處。池塘裏充滿了鱒魚，在希夫卡河裏也出產梭魚和鱒魚①。

郭洛亨諾底居民大部分是中等身材，強壯的體格和勇敢的性質；他們底眼睛是灰色的，頭髮是淡黃色或紅色的。婦女們可從略微向上翹起的鼻子、高凸的顴骨和肥胖區別出來。

N B。健康的婦人。這種說法在村長加在戶口調查簿的附註上時常看得到。

男子們則篤實，勤勉（尤其在自己田地上），勇敢，尚武。他們中間有許多入祇去打熊，並且以擊拳在附近出了名聲；所有的人大概都傾向陶醉的肉慾的享樂。婦女們除了家庭的工作，還要分担丈夫們底一大部分的勞動，在勇敢上也不讓於他們；她們中間很少有人畏怕村長。她們組織了強勇的公共守衛。不疲倦地防護着主人底庭院，名爲「

① 鱒魚，這個譯名不知對否，英文作 *Barbot*，鱒類。——譯者。

女槍手」(從斯拉夫字「槍矛」而來)。女槍手底重要職責是怎樣能夠常常用石頭打在鐵板上，使惡徒們害怕。她們也像她們底美麗一樣，都很貞節；對於大胆的企圖報以嚴峻而爽快的回答。

郭洛亨諾底居民自來就以販賣菩提樹皮、菩提樹皮製的籃子和樹皮製的草鞋爲業。希甫卡河對他們很有幫助，到春天他們乘着小舟渡河，如古代的斯堪幾那人一般，在一年中別的季节，他們涉越淺灘的時候，便把下面的衣服捲到膝蓋上。

郭洛亨諾底語言的確是斯拉夫底支派，但和俄羅斯一樣，也有若干差異。它充滿了簡筆字和斷尾字，有些音韻完全消滅了，或者被別的代替了。不過俄羅斯人和郭洛亨諾人交談，仍然很容易互相了解。

男人們普通在十三歲結婚，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妻在婚後四五年間可以自主。這以後丈夫就要打罵他底妻，這樣，雙方就都有個人底自主時期，保持得很均衡。

喪禮是下面的這樣的儀式。在死的那一天，人民就把亡者抬到墓地，免得死人在房子裏無益地佔着一塊地位。因此常有這樣的事情，當人民抬着裝在棺材裏的死者走上附近的道路的時候。在這一瞬間，他却在裏面打起噴嚏或喊叫起來，給親人們帶來非常驚喜。妻哭丈夫，一面號泣着，一面說：「親愛的，我底勇敢的好人兒，你爲什麼離棄了

我？我用什麼來紀念你呢。」從墓地回來，便做法事，表彰死者底光榮。家人們和親友們要大醉兩三天甚至整整的一個星期，熱情地看望着和戀慕着死者底紀念物。這種古老的儀式，一直保守到現在。

郭洛亨諾人底衣服是襯衫上面罩着圍裙，這就是他們底斯拉夫的原始底顯明特徵。到冬天他們便穿羊皮襖，但大半爲了裝飾，並非由於實際的需要，因爲他們通常總是把皮襖，穿在一只肩膀上，做一點點須要動作的很輕的工作，也要把皮襖脫下。

科學，藝術和詩歌從古以來在郭洛亨諾村就有十分發達的情形。不說牧師和教堂的僧侶，就是一般人都受過教育。年鑑上說到本地書記鐵連其亞，生於一千七百六十七年前後，他不僅會用右手寫字，而且會用左手。這個非常的人物以寫作各種類的書信、訴狀，私人的文件等等在附近享有盛名。他爲了自己底藝術費了不少的苦工，他在種種的重要的事件上具有熱心和參與，他死的時候已經是很高的年紀了，那個時期，他正在學習用右腳寫字，因爲他底兩手底筆蹟已經過於著名了。他在郭洛亨諾底歷史上，如讀者看見的起了頗大的作用。

音樂永遠是有教育的郭洛亨諾人底心愛的藝術；三弦琴和風笛，愉快的情感和心胸，到如今還在他們底居室裏發着反響，尤其在那古老的、用小松樹和雙頭鷲的刻像裝

飾的公衆的建築裏。

詩歌有一時期在古代的郭洛亨諾也興盛過。到現在阿爾希卜·雷賽底詩歌還保存在後代人底記憶裏。這些詩歌大部分是從被軍人作家和貴族僕人編成的俄國作品那裏借取的，但對於郭洛亨諾村的氣質和各樣的情境却非常地適合。我們引用一首諷刺詩做個例子吧：

阿基姆村長

走進貴族的院裏，

懷中帶着登記債務的摺子，

向貴族獻了上去；

但貴族看了半天，

一點也不明白。

啊哈，你，阿基姆村長！

你把貴族偷了個够，

叫村民去做乞丐，

把自己的老婆也送給人了。

在流暢上，這首詩並不遜於著名的魏爾基李底牧歌；在想像底美麗上，這首詩則遠勝過蘇瑪洛叩夫底牧歌了，雖然在文字底典雅上它不如我們底文藝之神底最新的產物，但可拿工巧和機警同它們平比。

郭洛亨諾底施政形式變革了好幾次。管理權有一個時期屬於由「和平會」選出的長老底勢力之下；有一個時期屬於地主任命的總管，但最後則直接地落到地主本人底手裏了。這些人底管理上的種種方法底利弊，我在我底故事底上文中已經敘述過了。

神話的時代

村長特里風

郭洛亨諾底創始和它底最初的居民被不知底昏暗遮蓋了。按照一些曖昧的傳說，郭洛亨諾某一時期曾是一處廣闊的富足的村莊，它底所有的居民都是財主；一年中祇收一

次租稅，和送出幾車穀物，却不知給誰。在那時候一切都是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沒有總管，村長也不欺侮什麼人；居民很少工作，快樂地生活着，牧人也穿着長靴去牧放牲畜。我們不應當被這幅迷人的圖畫蠱惑。關於自然的黃金時代的思想，對於一切的人民，祇是證明人類永遠不會滿足於現在，按經驗說來，未來上面很少具有希望，都是用自己底想像種種色彩來裝飾那一逝不返的過去。這裏是真實的情形：郭洛亨諾村舊時屬於貴族別爾金。但我底祖先領有許多別的世產，沒有注意到這遼遠的土地。郭洛亨諾繳納的租金很少，由被人民在通稱爲「和平會」的會議上選出的長老們來管理。

經過這個時期，別爾金底祖代的產業破碎了，而且到了衰弱的地步。有錢的祖父底貧窮的孫子們不能夠剷除自己底奢華的習慣，還從已經減少十倍的產業上要求從前一樣的收入。一些嚴厲的命令陸續地下來了。村長在會議上唸了它們；長老們雄辯起來，會議沸騰了，主人們呢，代替兩倍的租稅，得到的是一些寫在油污的紙上和用銅錢蓋子封印的憂鬱的答辯和謙卑的苦訴。

黑暗的雲罩在郭洛亨諾上面，但沒有一個人思慮到它。特里風是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後的一個村長，在他執政的最後的一年，當「神殿節」那一天，所有的人民正喧嘩地圍繞着遊樂場（俗語叫做小酒店），或遊蕩在街上，彼此牽着手，高聲地唱着阿爾希卜。

雷賽底歌曲的時候，一輛套着兩匹瘦得幾乎半死的老馬的驛舍的蓬馬車走進村來；御者台上坐着一個襤褸的猶太人，馬車裏伸出一個戴着無邊帽的頭，似乎好奇地看着那些興高采烈的人民。居民們用朗笑和愚蠢的嘲諷迎接那輛馬車。（N.B. 有幾個無知之徒把衣邊捲成筒子，嘲弄那個猶太車夫；滑稽地喊道：「猶太人，猶太人，吃豬耳朵吧！」）——寺守底紀錄。）當那輛馬車走到村中心停下和當乘者從車裏跳出，用命令式的聲音叫村長特里風的時候，他們是多麼吃驚呀。這個政治家正在遊樂場，有兩個長老幾乎是駕着胳膊從那里把他引出來了。陌生者嚴峻地看着他，交給他一封信，命令他立刻讀它。郭洛亨諾村的長老們有一種習慣，自己從來不宣讀什麼。他們派人去找地方書記亞甫既。他們在附近的柵牆的甬道上找到了正睡覺的亞甫既，就把他領到陌生者面前。但，或許是因為突然的驚懼，或許是因為悲愴的預感，信上的字，雖然寫得很清晰，他却覺得極模糊，簡直沒有辨認它們的能力了。陌生者罵着可怕的詛咒，吩咐村長特里風和地方書記亞甫既回去睡覺，把信放到明天再讀，於是他便走向衙門的小房，猶太人提着他底小皮箱，跟在後面。

郭洛亨諾的居民帶着驚疑注視這意外的事件，但很快地馬車、猶太人和陌生者都被忘却了，一天便喧鬧地、快樂地過完了，——郭洛亨諾村也睡了，沒有預知什麼事情在

等待它……

早晨太陽剛才升起，居民們就被敲窗戶和召集「和平會」的聲音喚醒了。居民一個跟着一個，走進那專做會場用的、衙門的小房底院子裏。他們底眼睛又瞢，又紅，臉腫泡着；他們打着呵欠，搔着癢，望着一個戴着無邊帽、穿着舊的青色外套、莊嚴地站在衙門的小房底廊前的人，——他們竭力地回想他底相貌，彷彿什麼時候他們看見過他。村長和本地書記亞甫既立在他旁邊，沒有戴帽子，現出一副卑屈而深憂的神情。

「全都在這裏了嗎？」陌生者問。

「全數都在這裏了嗎？」村長重復了一遍。

「全數在這裏了，」人們回答。於是村長便宣布從主人那裏得到一件文書，叫本地書記讀給會場上的眾人聽。

亞甫既走出來，讀了下面的東西。（NB·這件威嚴的文書是我在村長特里風家裏抄來的；他把它也保藏在聖像匣裏，和他管理郭洛亨諾村時留下來的其餘的紀念品放在一起。）

特里風·伊萬諾夫！

本函攜帶者，為代理人×××，茲來余之莊地郭洛亨諾村，從事管理其事業，於

彼到達之日，迅即召齊農民人等，將余之貴族意志，宣告彼輩，應注意者：余之代理人×××之指示，農民人等，須一概遵行，猶如服從余本人之命令，凡彼有所要求，均當絕對執行；如有違抗，彼×××可以任何嚴厲處置，加諸彼輩。此皆彼輩之無良心的反抗與汝特里風·伊萬諾夫之詭詐的寬容迫余而行者也。

簽名：N·N·

這時候那代理人×××，伸張兩腿，好像「又」字，兩手叉腰，好像「中」字，說出了下面這樣的簡短而明確的話語：「你們看着我吧，你們——不要盡管耍嘴頭吧，我知道，你們是放蕩的人民，但我，真的，要從你們底腦袋裏挖出這種愚行，比挖出昨天的酒醉還快。」

無論哪個人底腦袋裏，已經沒有一點醉意了，好像被暴雷打了的郭洛亨諾人們，沉思着，懷着恐懼散回家去了。

總管×××底施政

×××採取了一些新的管理計劃。他向農民要出契據，把他們分爲貧富兩等，實行起自己底政治的步驟來，這步驟需要特別的研究。

步驟底主要原理是後面這樣的公式：那個農民越富，就越放蕩，那個農民越窮，就越馴良。隨後這個×××就在世產底整頓上努力，好像來向農民做一樁根本的仁慈一樣：1. 把未還清的債款分配給所有的富裕的農民，並用最嚴厲的手段使他們償還。2. 貧窮人和游惰漢立刻分配到田裏去；按照他底辦法，如果他們底工作顯得不夠格，那麼他就把他們送給別的農民做農奴，只付給他一點隨意的報酬；但這些農奴有完全的贖身的自由權利，至多不過一年付兩次的租金。一切的普通的負擔都落在富裕的農民身上了。這個方法將貪婪的支配者戰勝了，因為使所有的富裕的農民從他取回了自由，到後來選舉便不會落在流氓和敗類手裏。「和平會」是消滅了。他慢慢地收取着稅金，雖然有的竟拖欠到一整年。農民們似乎都繳納出了，也沒有過於比以前反抗，然而無論如何，他們總不能夠長久工作，不能夠多積一點錢。在三年之內，郭洛亨諾完全貧窮了。郭洛亨諾憂鬱了，市場荒廢了，阿爾希卜。雷賽底歌曲沉默了。一半的農人在田地裏，另一半則做了農奴；孩子們沿門乞食，神廟的節日，依照年鑑編者底說法，在白天裏也變得不能愉快和不歡樂了，只成了一個悲哀和愁慘回憶底節日。

錄自郭洛亨諾年鑑

不信神的總管把安東·其莫非耶夫用鐵鏈鎖上了。老其莫非耶夫就拿一百個盧布把兒子贖出；總管又鎖上了彼得·耶列聶也夫，這一個底父親也拿六十八個盧布把兒子贖出；不信神的還想鎖上列哈·塔拉索夫，可是這個跑進森林去了，總管爲這件事情特別地煩悶，在話語裏現出了憤怒；他們把醉漢王科送進城裏，交給了募兵局。



鏹形的皇后

一

鏹形的皇后象徵祕密的惡念。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常常聚到一起；

這時候就賭錢——

願上帝饒恕他們！

賭的數目是從五十

到一百元；

——最新的詳夢書

輸贏

都用粉筆記下來；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就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近衛騎兵納魯冒夫那里打紙牌。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到早晨五點鐘纔坐下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吞嚼着，其餘的人却失神地坐在空盤子前面。但等香檳酒一上來，談話就活潑了，所有的人都參加進談話來了。

「你怎麼樣了，蘇林？」主人問。

「輸了，同平常一樣。應該承認，我運氣不好。我玩得很正經，什麼時候也不激怒，怎樣也不會使我錯亂，可總是輸！」

「你一次也沒有被誘惑過嗎？你一次也沒有下過注嗎？……你底堅決真使我驚異。」

「你是問葛爾曼吧！」一個客人說，指着一個年青的工兵：「他生來不會在手裏拿過牌，他生來更不會數過牌點，然而他陪伴我們坐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我十分喜歡這種遊戲，」葛爾曼說：「但是我不能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

「葛爾曼是德國人，他是儉約的——就是這個原故！」托木斯基說。「如果有誰我還不能瞭解，那就是我祖母，安娜·費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麼？什麼？」客人們喊。

「我不明白，」托木斯基繼續說：「因為什麼我底祖母現在不打牌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納魯冒夫說：「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打牌了？」

「那麼關於她你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真的，一點不知道！」

「哦，請聽着吧！應該知道，我底祖母，在六十年前，到巴黎去過，並且在那里出了大風頭。人們都跑到她那裏去，想看一看 Venus Moscovite^①；里希留^②熱戀着

① 「莫斯科美人」。——譯者。

② 里希留公爵（一六九六——一七八八）法國政治家里希留主教的姪孫，曾任法國元帥，以風流與聰明出名。——編者。

她，祖母却不曾動搖，他幾乎因為她底殘酷而自殺。在那個時候婦女們都玩「法老」。

●有一次她在宮裏賭輸了，欠了奧爾良公爵許多錢。祖母回到家裏，一邊從臉上解去面網，脫下用鯨魚骨撐開的裙子^②，一邊把自己輸錢的事告訴了祖父，叫他償還。死去的祖父，我記得，從前是祖母底管事人。他怕她好像怕火；但是聽見了這樣驚人的輸賬，他忍耐不住了，他拿出了賬目告訴她，在半年之內他們已費花了五十萬，不論在巴黎，在莫斯科，在沙拉托夫他們都沒有資產了，絕對拒絕替她還錢。祖母打了他一個嘴巴就一個人去躺下睡了，這是表示自己底失寵。在第二天她吩咐人找丈夫來，想用家庭的法律壓服他，但是祖父仍舊強硬不屈。在平生她第一次同他發生爭吵和辯論；後來她想只好勸他，又謙遜地解釋說，債務和債務也有不同，公爵和車匠中間是有分別的^③。「什麼！」祖父反駁了，「不要那麼想！」祖母可不知該怎麼辦了。有個很出名的人物，同

① 一種老的紙牌賭法。——譯者。

② 十六七世紀貴族婦女穿的下部蓬大的裙子。——譯者。

③ 係指欠公爵的債和車匠的債。——譯者。

她是親密的朋友。你們總聽說過聖·熱耳曼伯爵^①，和一些談到他底許多奇異的事情吧。你們知道，他自命爲長生的猶太人，生命延壽丹和點金石底發明者，等等。有些人嘲笑他，好像嘲笑一個騙子，卡沙諾瓦^②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說他是個間諜；但是聖·熱耳曼，雖然來歷不明，却有一副可敬的外表，在社交場中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到現在祖母還傾心地愛他，如果有人以輕蔑的態度講他，她就會生氣。祖母知道，聖·熱耳曼能夠籌措很多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急速到她那裏來。老滑頭立刻來了，看見她止處在非常的痛苦中。她用極黑的顏色^③對他描畫了丈夫底野蠻，最後，說，希望看在友誼面上，得到他底幫助。聖·熱耳曼想了一下。「我可以替你償付這個數目，」他說：「不過我知道，當你沒有還清借我的錢的時候，你不會心安的，

① 有名的冒險家，實際是葡萄牙人，一七五〇年進入巴黎上流社會，並出入宮庭，死於一七八四年。——編者。

② 有名的冒險家，意大利人（一七二五——一七九八），腳跡遍全歐。著有回憶錄二十一卷。——編者。

③ 用極不堪的話。——譯者。

我不願看見你再受一種新的苦惱。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撈回來。」「但是，親愛的伯爵，」祖母說，「我告訴你，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這里用不着錢，」聖·熱耳曼說：「請你聽我講。」於是他對她公開了這個祕訣。這個祕訣我們誰也買不到的呀……」

年青的賭徒們加倍了注意。托木斯基吸了幾口煙，舒展一回，接着說：

「在那天晚上祖母到凡爾賽^①去了，*Au Jeu de la Reine*^②。公爵奧爾良作莊，祖母編造一個小小的謊，低聲向公爵說沒有把自己的欠款帶來，就坐在他對面賭起了。她檢出三張紙牌，把它們一張一張放下，三張紙牌都贏了，祖母把輸的錢完全撈回來了」

「偶然的事！」一個客人說。

「故事呀！」葛爾曼說。

「也許，是假牌哩！」第三個說。

「我不那麼想，」托木斯基鄭重地回答。

「怎麼！」納魯冒夫說：「你有一個祖母，她能夠猜中三張牌，而你到此刻還沒有

① 法國宮庭所在地。——譯者。

② 到皇后那里打牌。——譯者。

從她學到這種奧妙？」

「那有什麼法子呢！」托木斯基答，「她有四個兒子，我底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四個人都是失望的賭徒，她却不曾對一個人公開自己底祕訣，雖然這對於他們，以至對於我不算一件無益的事情。然而我底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對我千真萬確地說過，死去的恰卜黎斯基，這人，浪費過百萬金錢，後來死在貧窮裏，在年青時代有一次輸了大約三十萬——記得是輸給左李契。他絕望了。祖母，她一向對少年人底放浪是極厭惡的，但這一次她憐恤了恰卜黎斯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一張挨一張放下，並且取得他底誓言，以後永遠不再賭博。恰卜黎斯基去到他底戰勝者那里：他們又坐下賭起來了。恰卜黎斯基在第一張牌上放了五萬，贏了，又折到第二張，第三張，都贏了——撈回本錢之外還有餘剩。」

「可是，到睡覺的時候啦，六點鐘已經只差一刻了。」
其實，已經天亮了，年青的人們喝乾了自己底杯子，就散去了。

二

「先生好像很喜歡女僕呢？」

「您說什麼，太太？
他們都是很漂亮的啊。」

——交際場中的閒談——

老伯爵夫人×××坐在自己底梳妝室裏的大鏡子前面，三個女僕圍繞着她。一個拿着胭脂盒，另一個拿着髮針盒，第三個拿着一頂配着火紅色帶子的高帽。伯爵夫人在她底早已枯萎的美色上沒有一點可以講究的了，但她還保持着一切自己年青時代底習慣，嚴格地模倣着七十年前的形式，穿衣服也還是那麼認真，費的時間也還是那麼長久，和七十年前一樣。靠窗戶，在刺繡架後面，坐着一個姑娘，那是她底養女。

「您好，Grand' Maman。」
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了進來，說。「Bonjour, Mademoiselle Lise. Grand' Maman，我來求您一件事。」

● 「祖母。」舊俄國底貴族講究能說純正的法文。所以和自己人對話，也時常譯進幾句。

——譯者。

● 「你好，麗絲姑娘。祖母，」——譯者。

『什麼事，Paulo？』

『請允許把我底一個朋友介紹給您，在星期五的跳舞會上我帶他來見您。』

『好，你一直帶他到跳舞會上，那時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去過！有趣得很，他們跳舞到五點鐘纔停止。耶列茨卡雅真是漂亮呀！』

『可是？我底親愛的，她是怎樣的漂亮？也像她底祖母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一樣嗎？實在，我想，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她已經很老了吧？』

『怎麼老了？』托木斯基心不在焉地答：『她死了七年啦。』

姑娘抬起頭來，對年青人作了一個暗示。他想起了，他們對老伯爵夫人是隱瞞住她底同年女友底死亡的，趕緊咬住了自己底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却極其冷淡地聽了這對於她還是新的消息。

『死了嗎！』她說：『我可是不知道！我們一起受命女官的職位，當我們覲見時，女皇……』

伯爵夫人把自己底逸事對孫子講過一百次了。

● 『保羅。』托木斯基底小名。——譯者。

「呶，Paul，」隨後她說：「現在扶我起來吧。李占卡●，我底鼻煙壺在哪裏？」伯爵夫人同着自己底女僕，走到圍屏後面去化裝。托木斯基和姑娘留下了。

「您要介紹的人是誰？」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低聲地問。

「納魯冒夫，您知道他嗎？」

「不！他是軍職的還是文職的？」

「軍職的。」

「工兵嗎？」

「不！騎兵。爲什麼您想他是一個工兵？」

姑娘笑了，一句話沒有回答。

「Paul！」伯爵夫人從圍屏後面叫：「給我找一本新的小說，但請不要找那種現代的。」

「這是怎麼的，Grand'Maman？」

「就是這樣的小說，裏面的英雄不要謀害父親和母親，裏面不要有淹死的屍體。我

● 養女底全名是麗絲·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卡是李占未塔之愛稱。——譯者。

最害怕那淹死的人。」

「這類的小說現在沒有了。您不要一本俄國的嗎？」

「難道有俄國小說嗎？……你拿來吧，天哪，你拿來吧！」

「再見，祖母，我就找來……再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爲什麼你想納魯冒夫是一個工兵？」

托木斯基從化妝室走出來了。

剩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個人了；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很快地在大街對面，從一所四方形的房子後面出現一個年青的軍官。紅暈蓋滿了她底兩頰；她又拿起手工，低頭到描了花樣的布上。伯爵夫人在這時候走出來，完全穿整齊了。

「李占卡，」她說：「吩咐套上馬車，我們要出外遊玩去。」

李占卡從刺繡架後面站起來，收拾着自己的手工。

「你怎麼的，我底媽媽！是聾了嗎？」伯爵夫人喊。「快點去告訴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說，跑到外屋去了。

僕人走進來，遞上一本由泊夫爾（保羅）。亞力山大徽奇侯爵那裏送來的書。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占卡，李占卡，你又跑到哪裏去了？」

『穿衣服。』

『來得及呀，小媽媽。到這裏坐着。翻開第一卷，大聲地念……』
姑娘拿起書，讀了幾行。

『再大聲些！』伯爵夫人說：『你怎麼了，我底媽媽；嗓子啞了嗎？……等一等……把腳橈挪給我；近一些，呶！……』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又讀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了。……

『扔了這書，』她說。『都是蠢話！把它送還泊夫爾侯爵，叫謝一謝……馬車怎麼樣了？……』

『馬車預備好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朝街上望了望。

『你怎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常常得等着你，小媽媽，真討厭啊！』
麗絲跑到自己底房裏。沒有兩分鐘，伯爵夫人開始用全部力量搖起鈴子。三個女僕從一道門跑進來，一個男僕從另一道門跑進來。

『你們沒有聽見我呼喚嗎？』伯爵夫人說：『告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我在等着她呢？』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出來了。

『可完了，我底媽媽！』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裝束！這爲了什麼。……去誘惑誰嗎？……天氣怎樣？似乎，有風吧？』

『一點風沒有，夫人！天氣很平靜的！』男僕答。

『你說話總是沒有分寸！打開那風窗子！看吧：有風！好涼！卸了車吧！李占卡，我們不去了，不用穿衣服了。』

『這就是我底生活！』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裏想。

實際上，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但丁說過：別人底麵包是苦的，別人底簷下的台階是難登的。誰又能夠知道這顯貴的老太太底養女所受到的依賴生活的痛苦呢？×××伯爵夫人，當然，並沒有壞心腸，但她是頑固的，正像那些受慣了社會抬舉的女人那樣，她又吝嗇又抱着無情的利己主義，也正像那些單愛自己底時代而歧視現代的老年人。她參加上流社會底一切無益的應酬；走進跳舞會裏，擦了脂粉，穿着古式的衣服，坐在屋角裏，彷彿是跳舞廳一件難看的却又必需的裝飾品。來到這裏的

● 從意大利詩人 Dante Alighieri (1116-1190) 的名著「神曲」第三部「天

堂篇」第十七節——中引來。——編者。

客人都走向她面前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好像履行法定的儀式，以後誰都不看她一眼了。有時她在家裏邀請全城的名人，遵照着嚴格的禮法，但是她認不出任何人底面孔。她底許多的僕婢，都養得肥肥胖胖的，坐在她底前室裏和傭人房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互相搶着偷竊半死的老太太底東西。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家裏的殉道者。她因為倒茶多費用一塊糖，就要受到譴責；她高聲地讀小說——凡是著者底錯誤，全是她底過失；她陪伴伯爵夫人出外逛逛——遇着天氣和道路不好，也是她底責任。她有指定的給養費，却從來沒有付足過；雖則這樣，他們可要求她穿像所有極少數女人纔能穿的那樣衣服。在交際社會中她底處境是很可悲哀的，一切人都知道她，但誰也不注意她；在跳舞會上要到人家找不着 *Vis-à-Vis* 的時候，纔會臨到她跳舞；太太們到了應該走進化妝室去整頓一下自己底裝束上的什麼的時候，也每次都將她拉到手裏。她是自愛的，明白地感到自己底地位，時時朝周圍張望，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等待着援助她的人；但是那些矜持於自己底輕浮的驕傲裏的青年們，沒有給她一些兒注意，雖然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比他們糾纏着的那些厚顏和無情的女子可愛得一百倍。有幾次，她靜靜

地離開那鬱悶和華麗的客廳，走進自己底寒儉的屋子裏哭起來，在這屋子裏擺着一架用花布繖製的圍屏，一隻箱子，一面小鏡子和一架漆色的床，在這屋子裏那油燭曖昧地在銅燭台上燃燒着。

一次——事情發生在這篇小說開始所描寫的那個夜晚底兩天以後和我們剛才停止在上面的那幕場景底一星期以前——一次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窗下刺繡架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青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她垂下頭，仍舊去做手工；過五分鐘又望望——年青的軍官還是立在那個地方。她沒有同那過路的軍官賣俏的意思，就不向街上再看，大約過了兩點鐘，沒有抬起頭來。開午飯了，她站起來，收拾着自己底刺繡架，偶然又朝街上望一下，又看見了那個軍官。這使她覺得很奇怪。午飯後她帶着有些不安的感覺走到窗戶旁邊，但是軍官已經不在——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兩天，她同伯爵夫人出去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了他。他緊靠大門口站着，把水獺皮的大衣領翻起遮着臉，他底黑黑的眼睛從帽子底下射出炯炯的光。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嚇了一跳，不知怎麼纔好，懷着驚疑的心情坐進了馬車。

轉回家裏，她到窗戶旁邊，一看——軍官還是站在那個老地方，兩隻眼睛叮叮地望

着她；她躲開了，一種對於她完全是新的的好奇心和沸騰的感覺簸動了她。

從這時起沒有間隔一天，到一定的時候，那年青的軍官就出現在他們底房子底窗戶下面。在他和她底中間成立了一種默契。她坐在自己底座位上做着手工，她覺得他到近前了——就抬起頭，看着他，並且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了。那個年青人，似乎，爲了這，很感激她：她底青春時代底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當他們底視線相遇的時候，每一次，那迅速的緋紅都蓋上她底蒼白的兩頰。過一星期她對他微笑了……

當托木斯基請求伯爵夫人允許把自己底朋友介紹給她的時候，可憐的姑娘底心跳躍了。但等她知道了納魯冒夫不是一個工兵，而是一個騎兵，她後悔了，被這不謹慎的問話把自己底祕密洩露給輕佻的托木斯基了。

葛爾曼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人底兒子，他底父親遺留給他很少一點資產。彷彿葛爾曼因爲堅信有維持個人獨立的必要，所以不肯浪費一文錢，他祇依賴薪俸生活着，不讓自己有一些放蕩。然而，他是聰敏和好名的人，同事們很不容易抓到嘲笑他底過度節儉^①的機會。他有堅強的毅力和熱烈的幻想；但是恆心從青年時代底通常的荒唐裏救助

① 指吝嗇。——譯者。

了他。這，例如，他極喜歡打牌，却永遠不會伸手摸過牌，因為他算計他底財產不答應他（他這樣說）『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可是他整夜坐在牌桌旁邊，帶着『歐司迭里』的神情注意着賭局裏的千奇百怪的變化。

關於三張紙牌的故事有力地掀動了他底幻想，整夜沒有離開他底頭腦。

『怎樣呢，如果，』第二天晚間，他遊蕩在彼得堡底街上，一面想，『怎樣呢，如果老伯爵夫人把自己底祕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給我這三張正確的紙牌？爲什麼不試試自己底運命呢？……把自己介紹給她，引起她底寵愛；或者，做她的一個愛人；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她已经八十七歲了；她也許過一星期，過兩天就要死了！……那紙牌底故事呢？……可以相信嗎？……不，預算，節儉和勤勉；就是我底三張正確的紙牌，再三倍，七倍我底資本，就可以使我穩定和獨立了！』

他這樣盤算着，不知不覺走到彼得堡底幾條重要的街道中的一條街上來了，迎面是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街上擠滿了馬車，一輛銜接一輛走向燈燭輝煌的大門口去。從那些馬車裏一會伸出年青的美人底秀整的小脚，一會伸出發響的長筒皮靴。一會伸出繡紋的襪子和外交官的禮鞋。皮大衣和手套在威嚴的門衛面前閃過。葛爾曼站住了。

『這是誰底房子？』他問牆月的巡警。

「×××伯爵夫人底，」巡警回答。

葛爾曼戰慄了一下。奇異的故事又呈現在他底想像裏了。他繞着房子踱來踱去，默想着它底女主人和她底奇怪的能力。很晚他纔回到自己底卑陋的一隅；許久不能入睡，等到夢佔領了他的時候，他就看見了一些紙牌，綠色的桌子，成捲的鈔票，成堆的金幣。他放下一張牌又一張牌，勇敢地接受別人下注，不停地贏着，把金子摸到自己面前，把紙幣裝進衣袋裏。他醒來已經很遲了，對消失了自己底幻想裏的財產嘆了一口氣，就又出門往市內遊逛去了，並且不久又走近伯爵夫人底房子了。彷彿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他到這裏來。他站住了，開始望着窗戶。他看見在一扇窗戶裏有一個低垂的黑髮的頭，很明顯，是在讀書或做工。那個頭抬起了。葛爾曼看見了一幅極鮮豔的面孔和一雙烏黑的眼睛。這一分鐘決定了他底命運。

三

我底天使，

我讀你四頁來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呀。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剛脫了衣服摘了帽子，伯爵夫人又打發人來叫她，同時命令再套上馬車。她們出來上車了。正當兩個僕人扶出老太太，把她裝進車箱的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車輪後邊碰見了自己底工兵，他握住了她底手；她驚惶得發呆了，那年青的人立刻消失了：一封信留在她底手裏，她把它藏進手套裏，一路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有一種習慣，坐在車裏時常要問：同我們遇見的人是誰？這架橋叫什麼名字？在那塊招牌上寫的是什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這一次回答得又含糊又錯誤，因此惹怒了伯爵夫人。

『你怎麼的了，我底媽媽？你昏了，是嗎？你還是沒有聽見我說話呢，還是沒有懂得呢。……感謝上帝，我底舌頭發音仍然清楚，而且我也沒有糊塗！』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聽見她底話。回到家裏，她急忙跑進自己底屋裏，從手套裏取出那封信：它不會封口。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讀了它。是一封表白愛情的信：它是甜蜜的，慇懃的，並且一字一句都是由德國的小說裏抄下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雖然不懂德文，她可是十分滿意它。

不過這封使她快樂的信又特別地使她不安。她第一次有了祕密，同年青的男子發生親切的關係。他底大膽震驚了她。她咎責自己底粗忽的行爲，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以後再不坐在窗戶旁邊，用冷淡的態度涼却那個青年的軍官底繼續追求的熱望嗎？把信退還他嗎？冷淡和堅決地回答他嗎？她沒有一個可與商量的人：她沒有女朋友，沒有女教師。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終於決定了答覆他。

她坐在了小寫字檯旁邊，拿出鋼筆，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開始了自己底信，——又撕了它：一下子她以為這種寫法太謙卑了：一下子却以為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覺得很得體。

『我相信，』她寫：『您是一個有正大思想的人，您絕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爲來侮辱我。我們底友誼不應當在這樣情形之下開始的啊。現在把您底信還給您，此外，我希望，將來我不會有理由慨嘆那種無禮的舉動。』

到第二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望見走來的葛爾曼，就從刺繡架後站起，走進大廳裏，推開風窗，把信擲到街上，希望年青的軍官趕快拾去。葛爾曼跑上來，拾起它就鑽進了一家水果店。扯開信封，他發現自己底信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底答覆。

他事前也曾料到這一點，就轉回家去，忙碌于自己底策劃了。

三天以後，一個年青的快眼的女僕從女帽店裏拿來一封信給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神不安地撕開了它，先當是帽店要錢的信，但忽然認出是

葛爾曼底手筆。

「您，親愛的，錯了呀，」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的確是給您的！」勇敢的女僕回答，露出狡狴的微笑：「請您仔納看看吧！」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迅速地讀完了信。葛爾曼要求會晤。

「沒有這回事，」李占未塔·伊萬洛夫娜說，他底狂妄的要求和這種傳信的技巧與方法使她吃驚。「這封信一定不是給我的。」隨後把信撕成了小塊。

「這封信若不是給您的，您怎麼撕毀了它呢？」女僕說：「我也好把它送還那個託付我的人呀。」

「親愛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因為女僕看破了，她底臉紅了。「以後請您再不要拿信給我。您告訴他，那個托付您的人，他是應當慚愧的哩……」

但是葛爾曼沒有退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每天接到一封他底信，傳信有時用這種方法，有時用那種方法。它們已經不是從德文譯出來的了。葛爾曼在被熱情激起的靈感中用他所特有的一種語言寫了它們：在它們裏面表現了他底志望底不能動搖，和放縱的幻想底騷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已經不想把它們退還了：她被它們灌醉了；她開始答覆它們——她底信一時比一時更長更溫柔了。

最後，她從窗口擲給他下面這樣一封信：

「今天×××公使那裏舉行跳舞會。伯爵夫人也去參加。我們將逗留到兩點鐘。您和我單獨會晤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一出門，她底人們，必然都要跑開了；在前房有一個守門人，但他也常常躲在自己底小屋裏，您在十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一直上樓梯。如果在外屋您遇見誰，您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告訴您不在家，——那麼，沒有辦法，您就得回去了。但是，大概您不會遇見什麼人的。女僕們都坐在她們同住的一間屋子裏。從大廳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底寢室。在寢室裏，圍屏背後，你會看見兩個小門。右面的——通書齋，伯爵夫人永遠不進那裏去；左面的——走廊，那裏有一個螺旋梯：它通到我底屋子。」

葛爾曼着急了，好像一隻在柙的猛虎，等候着預定的時間。晚上十點鐘他已經站在伯爵夫人底房子前面了。是可怕的天氣：刮着狂風，溼淋淋的雪一片片摔下來；街燈閃着朦朧的光；街道全是空洞洞的。馬車夫時時從自己底瘦馬脊背上面伸出頸子，看看有沒有晚歸的乘客。葛爾曼祇穿一件大氅，站在街上，却沒有覺得寒冷的風和雪。伯爵夫人底馬車預備好了。葛爾曼看見僕人們用手扶出一個駝背的老太太，身上裹着一件黑貂皮外套，在她後面，跟着她底養女：她穿一件薄薄的長衫頭上飾着鮮花。車門關上了。

馬車困重地轉動在鬆軟的雪上。門衛掩上了大門。窗戶黑了。葛爾曼圍繞寂靜的房子徘徊着；他走到街燈底下，看一看錶：十一點廿分。他停在街燈底下，兩眼凝視着錶上的指針，等待着其餘的幾分鐘。正到十一點半，葛爾曼就跨上伯爵夫人的台階，走進被照得明亮的前房。守門人不在。葛爾曼跑上樓梯，拉開外屋底門，看見一個僕人，正坐在燈下一把古舊而臃腫的安樂椅裏打盹。葛爾曼以準確的脚步輕輕越過了他。大廳和客室都是黑暗的。從外屋透來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裏。葛爾曼走進寢室。在充滿了古香古色的聖像座前，點着一盞金色的小燈，退色的絹質安樂椅和有靠枕的鍍金的沙發，都帶着憂鬱的情調靠在糊滿了中國壁紙的牆邊。在牆上懸掛兩張勒布南夫人 *Mme Lebrun* 在巴黎畫的像片。一張畫的是個面部紅潤而豐滿的四十歲的男子，身穿亮藍色的制服，佩着星章；另一張——一個年青的美人，生着鷹鉤鼻子，額前攏着劉海，在撲了粉的頭髮上插一朵玫瑰花。牆角裏擺着燒瓷牧女，著名的 *LeROY* 製造的餐室鐘，小箱子，賭具，團扇以及在前世紀底末期與孟溝爾非爾 的氣球，蔑司蔑爾 的催眠術同時發明的

① E.L. Vigee Lebrun (1755-1842) 法國女畫家。——編者。

② 法人，(一七四〇——一八一〇) 一七八三年發明汽球者。——譯者。

③ 維也納醫生(一七三三——一八一五) 催眠術及磁力學說發明者。——譯者。

各種婦女的玩物。葛爾曼走到圍屏後面。靠它擺着一張小鐵床。右面有一個門，通到書齋；左面——另一個門，通到走廊，葛爾曼推開了它，看見一架狹窄的螺旋梯，這是通到可憐的養女底屋子去的。但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時間過得很慢。一切都是靜寂的。客室裏敲了十二點鐘；各屋裏的鐘也緊跟着都敲了十二點。隨後一切又沉默了。葛爾曼靠着涼冰冰的火爐站着。他是鎮靜的；這時他底心同那決意去做一件什麼危險的、但是必要的事情的人底心一樣，均衡地跳躍着。早晨底一點鐘兩點鐘敲過了。不久他聽見了遠遠有馬車的聲音。抑止不住的震動佔領了他。馬車走進來停下了。人們奔跑着。喉嚨喊叫着，房子整個亮了。三個女僕和半死的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太太一下子就倒在安樂椅裏。葛爾曼從縫隙看得清清楚楚。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由他眼前閃過去。葛爾曼聽見了她底急遽的脚步走上她底樓梯。在他底心裏突然似乎有些後悔，但立刻又平靜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去衣服。女僕們摘下了她底飾着玫瑰花的帽子；從她底斑白的、大部分全禿了的頭上取下了掛粉的假髮。髮針像下雨一般落在她身邊。鏤銀線花的黃色長衣堆在她底臃腫的腳背上。葛爾曼是她底化裝底令人作嘔的祕密底見證人；最後伯爵夫人穿上睡衣，載上睡帽：這樣裝束，倒頂適合她底衰老的年齡，看起來就不那麼

顯得可怕和醜惡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老年人一樣，夜間總患失眠。脫完衣服，她就坐在窗下的安樂椅上，遣走了女僕們。蠟燭拿出去了；屋裏又祇剩那一盞小燈照耀着。伯爵夫人底臉越加黃了，弛垂的嘴唇顫動着，身體左右搖擺着。在她底矇矓的兩眼裏可以看出她底意識是完全失掉了；看見她，會以爲這可怕的老太太底動作不是發自她底本意；只是由於一種內部的電力掣動罷了。

突然這僵死的臉莫名其妙地變色了。嘴唇停止顫動了，眼睛活潑了：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男子。

「不要害怕呀，爲了上帝，不要害怕呀！」他用清楚的聲音輕輕地說。「我沒有謀害您的意思；我是來懇求您一樁事情的。」

老太太癡呆地看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葛爾曼以爲她是聾子，俯到她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老太仍舊沉默着。

「您能夠，」葛爾曼說：「創造我底生活底幸福，這在您不費一點什麼；我知道，您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紙牌：」

葛爾曼停止了。伯爵夫人，彷彿明白了他底要求；她在尋找自己回答的話。

「那是一個笑談，」後來她說：「對您起誓，那是一個笑談！」
「那完全不是笑談，」葛爾曼不高興地說。「您記得恰卜黎斯基，是您幫助他撈回本錢的啊。」

伯爵夫人可真騷亂了。她底神色表明了靈魂底猛烈的激動；但她很快又沉沒在以前那樣無感的狀態裏了。

「您能夠，」葛爾曼繼續說：「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嗎？」
伯爵夫人靜默着。葛爾曼接着又說。

「您爲誰保藏着您底祕訣呢？爲孫子嗎？他們都富有；用不着這個；他們也不知道寶貴金錢。您底三張紙牌不能夠援助那些浪費者。誰不懂得守護父親的遺產，不管他有怎樣惡魔般的努力，總是同樣要死在貧困中的。我不是一個浪費者；我知道愛惜金錢。您底三張紙牌對於我不會白費的。呸！……」

他住了嘴，戰戰兢兢等候着她底回答。伯爵夫人沉靜着。葛爾曼跪下了。

「不論什麼時候，」他說：「如果您底心會瞭解愛情底感覺，如果您還記得它底快樂，如果您即使只有一次因初生的嬰兒底哭泣而微笑過，如果哪種人類的情感什麼時候觸動過您底胸懷，那麼我此刻就用夫妻底，愛人底，母親底以及一切與人生有關係的情

感懇求您，不要拒絕我底請求，告訴我——您底祕訣，您保留它有什麼用處呢？……也許它會造成可怕的罪惡，使永久的快樂喪失，和魔鬼結緣……請想一想，您老了：您生活的日子不長了——我準備把您底罪過放在我自己底靈魂裏①，祇要將您底祕訣告訴我。請想一想，一個人底幸福握在您底手裏；不僅我，還有我底兒子，孫子和曾孫都將感戴您底賜與並且要把它當作神品一樣……」

老太太沒有回答一句話。

葛爾曼站起來了。

「老妖婆！」他咬緊牙齒說：「我只好強迫你說了……」

隨着這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伯爵夫人看見手鎗，第二次發生了劇烈的感覺。

她搖着頭，舉起兩手，好像要遮蔽着射擊……隨後向後倒下去了……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裝小孩子氣，」葛爾曼說，拉她底手。「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把你底三張紙牌告訴我嗎？是或不？」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葛爾曼一看，她已經死了。

四

五月七日，一八XX年。

這個沒有道德和信仰的人！

——通信——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自己底屋裏，還穿着跳舞衣服，埋在深深的沉思裏。一回到家，她急忙打發開正不高興再做什麼的睡眼矇矓的女僕，說她自己可以脫衣服，就忐忑地跑進自己底屋裏，希望在這裏看見葛爾曼，然而又覺得不看見他纔好。第一眼她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是沒有來，而且爲了他們會見底阻滯很感謝自己底命運。她坐下了，沒有脫去衣服，開始回憶起一切發生在這樣短短的時間裏和她底這麼深入的迷惑中的情形。自從她第一次在窗戶旁邊看見那個年青人的時候算起，不到三個星期，就和他通信起來，他也居然從她這方面取得了夜間會晤的要求！她只由他底一些來信中的幾封署名的信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她同他不曾面談過，不曾聽過他底聲音，她也不曾聽別人講過他……一直到這一天晚上。奇怪的事情！在這一天晚上，在跳舞會裏，托木斯基



氣憤年青的侯爵女兒泡林×××沒有照例取媚他，他想要報復，就對她表示冷淡：他要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和他跳那極長的「馬珠克」舞。整個時間他嘲笑她對於工兵軍官的偏愛，他說他知道得幾乎為她所猜想不到的那麼多；他底談話有一些恰好是碰在地方，以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幾次在心裏思想，她底祕密是被他知道了。

「您從什麼人知道了所有這些事情？」她問，笑着。

「從一個特別知道您的朋友，」托木斯基回答：「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個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底名字叫葛爾曼。」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底兩手兩腳冰硬了。

「這個葛爾曼，」托木斯基接着說：「有一幅真正的「羅曼蒂克」的臉，他有拿破崙底側影，有梅菲司托菲爾底靈魂。我想，在他底靈魂裏至少有三件罪惡。您怎麼這樣蒼白！」

「我底頭痛……葛爾曼對您說了些什麼……您覺得他怎樣？……」

「葛爾曼同自己底朋友們不大合得來；他底個性太強……我看他倒是很關心您；至少他很喜歡聽見別人稱讚您。」

「但他在哪里看見過我？」

「在教堂裏，也許，在散步的時候！上帝知道！也許當您睡覺的時候，在您底屋子裏，他看見了您。」

向他們走過來三個女人，問，『*Forblich ou regret?*』^①這對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成爲極有興趣的談話被打斷了。

被托木斯基選上的女人就是那個侯爵小姐泡林×××。她同他跳了許多圈，轉了許多次，對他解釋明白了。托木斯基回到自己底位置，已經把葛爾曼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全都忘記了。她想恢復剛纔被打斷的談話；但「馬珠克」舞已完，老伯爵夫人立刻要走了。

托木斯基底話並沒有什麼，不過跳舞時隨便說的笑談；但這些話深深地印在幻想的年青姑娘底靈魂裏了。托木斯基所描畫的葛爾曼的爲人不料正和她在心裏所想像的大半

① 「您不願意嗎？」跳四班舞所用的習語。——譯者。

相同，並且因為聽了這一段最新的故事，這一個平凡的人物實在使她底精神有些驚異和煩惱了。她坐在那裏交叉着兩臂，戴着花的頭，垂到裸露的胸前。……忽然門開了，葛爾曼走進來。她戰慄了……

『您在哪裏了？』她驚惶地小聲問。

『在老伯爵夫人底寢室裏，』葛爾曼回答：『我剛纔從她那裏來。伯爵夫人死了。』

『我底天呀！……您說什麼？……』

『並且，也許，』葛爾曼接着說：『我是她致死底原因。』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兩眼直看着他，她憶起了托木斯基底話：『在這個人底靈魂裏至少有三件罪惡！』葛爾曼旁近她坐在窗台上，把一切都說了。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惶惑地聽了他底話。因而，那些多情的信，那些熱烈的愿望！那種大膽的、頑強的追求——所有的都不是愛情！金錢——纔是他底靈魂所渴望的！不是她能滿足他底慾望和使他幸福！可憐的養女做了強盜底盲目的傀儡，做了她底老恩人底凶手了！……她在已經晚了的、自己底極大後悔中痛苦地哭了。葛爾曼靜默地看着她：他底心也寸裂了；但是並非可憐的姑娘底眼淚，並非她底痛苦底異常的魅力擾亂了他底苛酷的靈魂。關於死了的老太太他在良心裏也沒有感到一點兒後悔。一樁事情

擾亂了他：他打算藉以發財的祕訣去失了，永遠找不回來了。

「您真是一個怪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最後說。

「我沒有想叫她死，」葛爾曼答：「我底手鎗也沒有裝子彈。」
他們都靜默了。

早晨來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息滅了燒到根上的蠟燭。灰白的曉光射進她底屋裏。她拭乾哭過的眼睛，抬起頭看着葛爾曼：他坐在窗台上，抱着兩隻胳膊，嚴峻地皺着眉頭。在這姿式裏他真像拿破崙底側影。這幅神情也打動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

「您怎樣走出屋子呢？」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後來說。「我想領您走那祕密的樓梯；可是必須經過寢室，我害怕。」

「請您告訴我怎樣能找到那祕密的樓梯；我一個人走。」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站起來，從箱子裏取出一把鑰匙，遞給了葛爾曼，又對他詳細地說明了。葛爾曼握住她底冰冷的，沒有反應的手，吻了一下她底扭斜着的頭，就走出去了。

他下了螺旋梯，又走進伯爵夫人底寢室。死了的老太太坐在那裏，僵硬了。她底臉上表現着非常的安靜。葛爾曼站在她面前，朝她看了很久，似乎想要認清這可怕的因

果；最後他走進書齋，摸着了兩扇門，就順着黑暗的梯子走下去，心裏充溢着奇特的感覺。「六十年前，」他想：「也許在這同樣的時辰，就從這間寢室，順着這架梯子，有一個穿着繡花外套，梳着 a L'oiseau Royal 式的頭髮，把自己底三角形的帽子按在胸前，現在說來是早已埋在墳墓裏的年青的幸福人走下來；但她底老情人底心今天纔停止跳動了……」

在梯子下頭葛爾曼找到了一個門，也用這一把鑰匙開了它，他就穿過了一條行廊，到了大街。

五

在這夜間，死去的伯爵夫人 VXXXX 走到我面前。

她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對我說：

「您好，顧問先生！」

——石維登波爾格

在那決定命運的夜晚三天以後，早晨九點鐘，葛爾曼去到舉行死去的伯爵夫人底遺體葬式的 XXXX 教堂裏。他並沒有後悔，可是他不能完全鎮壓住責難他的良心底呼聲：

「你是伯爵夫人的凶手！」他缺少真純的信仰，他却具有頗多的迷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將會作祟他底生活，因此決定參加她底葬儀，禱求她饒恕。

教堂裏人滿了。葛爾曼儘力地擠過了人羣。棺材放置在富麗的台座上，頂端罩着天鵝絨的幕帳。死人躺在裏面，兩手交疊在胸前，頭戴一頂絲織的帽子，穿着一身白緞子衣服。四周竚立着她底家人，僕輩穿着黑外套，肩上披着經帶^①，手裏捧着蠟燭；親屬們：兒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穿着重孝服。沒有一個人哭：眼淚要悲哀來時纔會流出。伯爵夫人這樣老了，她底死誰都不會覺得驚奇，她底親屬們打早就把她當做死人了。一個年青的牧師講了一番專為送葬時用的話。他用簡短而動人的演說闡明這位有德的老太太的安謐的死亡，說她經過許多年的修煉纔能得到這樣善果。「天使看見了她底死，」演說者說：「天使把她底靈魂引入天堂去了，」這件職務在嚴肅而慘淡的儀式中完成了。親屬們首先向遺體行辭別禮。隨後是很多的賓客來向這個從前曾參加他們底無

① 石維登波爾格（一六八八——一七七二）瑞典著作家，創立了一種與「幽靈界」交

往的方法。在十八世紀末期與十九世紀初期石維登波爾格的信徒倒不少。——編者。

② 死人時佩扎的一種宗教儀式的帶子。——譯者。

益的娛樂的女人行禮。他們後面是家裏的用人。最後是一個死者底同年的老婦人，兩個年青的女僕攙扶着她。她簡直沒有氣力行那到地的禮，她只灑了幾滴老淚，吻了自己底伴侶底冰冷的手。在她之後葛爾曼走向棺材去。他跪在地下行了禮，在散布着小松枝的冰涼的地板上停了好幾分鐘，後來，他站起了，臉色灰白，好像那個死了的女人，他登上棺材台座底小階，又行了禮。……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人嘲笑地望着他，用兩隻眼睛斜瞬着他。葛爾曼急忙退後，不小心踏空一步，跌倒在地上了。別人扶起了他。正當這同一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擾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在送喪的人們中間起了曖昧的私語，一個退休的御前大臣，是死者底近族，湊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英國人底耳朵上，說這個年青的軍官是她底私生子，英國人冷冷回答：oh?

葛爾曼在這一整天裏是特別地煩惱。他走到一家僻靜的飯館裏去吃午飯，一反自己底習慣，喝了很多的酒，希望拿這東西澆滅胸中的塊壘。回到家，他一頭碰在牀上，沒有脫衣服，就結結實實地睡着了。

他醒來已經是夜間了。月光照進他底屋裏。他看看錶，兩點三刻。他底睡意逃掉了。他坐在床上，回想老伯爵夫人底喪禮情形。

這時候，有一個人從街上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立刻走開了。葛爾曼一點沒有加以注意。過一分鐘他聽見外屋底門開了。葛爾曼想一定是他底護兵又喝醉了酒，剛才夜游歸來。然而他聽見陌生的脚步聲：誰在那裏走，輕輕地落着鞋子。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葛爾曼還當她是自己底老乳母，奇怪她因為什麼事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屋裏來。但那白衣婦人，再一看，突然地站在他面前了——葛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我違背了自己底意志來到你這裏，』她用堅決的聲音說：『我答應你底請求。三點，七點和一點能使你一連贏錢，但是要你在晝夜之後再不摸一張牌，並且要你一生永遠也再不賭博。我饒恕你嚇死我的罪過，但是要 you 同我底養女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結婚……』

說完，她靜悄悄地轉過身，走向門去，不見了，鞋子響着。葛爾曼聽見外屋底門響了一聲，又看見一個人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

葛爾曼許久纔定了神。他出來到另一間屋裏。他底護兵睡在地板上，葛爾曼費許多工夫纔叫醒了。這護兵常常是一個醉鬼，從他是問不出什麼消息的。前房底門是上了鎖。葛爾曼回到自己底屋裏，點起蠟燭，記下了自己底見聞。

六

『等一會！』

『你怎麼竟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了：「等一會！」』

兩種不動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於精神的本性裏，恰似兩個物體在物理學上不能佔據同一處地位。三點，七點，一點在葛爾曼底意識裏很快地就遮蔽了死去的老太太底影像。三點，七點，一點盤據在他底腦裏，並且咕囁在他底嘴唇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他就說：『她是多麼美麗呀！真是一個紅心的三點。人家問他：『幾點鐘了？』他就答：『差五分七點了。』每一個肥胖的漢子都使他想起一點。三點，七點，一點跟他到夢裏，變着一切可能的幻景。三點在他面前開了美麗的石榴花，七點顯爲哥德式●的門形，一點——一個碩大的蜘蛛。所有他底思想都集中到一個方向，怎樣利用這個對於他是極其寶貴的祕訣。他想到辭職和旅行。他打算到巴黎公開的賭場裏憑他底好運奪一宗大錢財。但是一些繁瑣的事情羈留了他。

在莫斯科有一所豪富的賭徒們底總會，主持人是有名的且卡林斯基，他把全部的光陰都消耗在門牌上面，過去曾賺了百萬的財產。他贏的常可以轉賬，輸了却總給現錢。由於長時期的經驗朋友們都相信他，而寬敞的房子，優等的廚師，懇切和愉快，更獲得了大家底喜愛。他到彼得堡來了。青年人都流到他那裏去，因為紙牌忘記了跳舞，寧肯犧牲女人底獻媚，却不能捨棄「法老」底蠱惑。納魯冒夫把葛爾曼帶到他那裏去。

他們走過了一排華麗的、站滿了有禮貌的僕人的屋子。各處都擠滿了賓客。幾個將軍和樞密顧問們正在打着威斯特^①，年青的人們或坐或歇在金絲絨的沙發上，吃着冰菓，吸着煙斗。在客廳裏，圍着一張長桌子，坐着二十來個賭客，主人坐在那裏做莊。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有幅可敬重的相貌；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豐滿而新鮮的臉畫出了他底善良的心地；兩眼射出的光輝和時時掛出的微笑把他顯得更活潑了。納魯冒夫介紹葛爾曼給他。且卡林斯基親熱地握了他底手，請他不必客氣，又繼續分牌。

這一場牌延長得很久。在桌子上放了三十多張牌。且卡林斯基每次分完牌，都停一

① 起於哥德族，十六世紀頃最流行的一種建築。——譯者。

② 四人成局的一種紙牌戲。——譯者。

會，讓賭家有時間理好自己底牌；他記下了輸金，慫慫地聽着他們底意見。最後一牌打完了。且卡林斯基洗了牌，預備分第二次。

「請給我一張牌，」葛爾曼說，從一個也在賭錢的胖紳士背後伸過手來。

且卡林斯基微笑着，默然鞠了一躬，謙遜地表示了同意。納魯冒夫，笑着，慶賀葛爾曼破了長期的賭戒，並且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或勝或敗！」葛爾曼說，用粉筆在自己底牌上寫了賭碼。

「多少？」莊家眨着眼睛問：「請原諒，我沒有看清楚。」

「四萬七千，」葛爾曼回答。

聽了這句話，一瞬間所有的腦袋都轉了過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葛爾曼。「他瘋了！」納魯冒夫想。

「請允許我告訴您，」且卡林斯基帶着自己底不變的微笑說：「您賭得太大了，這裏還沒有一次下注超過二百七十五盧布的呢。」

「怎麼？」葛爾曼說：「您不願接受我底賭嗎？」

且卡林斯基又謙遜地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不過我要對您聲明一下，」他說：「從我這方面，當然，我很相信您底話，但爲

了賭場和計算上方便起見，請您把錢放在牌上」

葛爾曼從衣袋裏掏出鈔票交給了且卡林斯基，他匆忙地看一看，就把那些鈔票放在葛爾曼底牌上。他分了牌。右面揭出了九點，左面是三點。

「贏了！」葛爾曼說，翻開自己底牌。

在賭客們中間起了私語。且卡林斯基皺了皺眉頭；但是微笑立刻又回到他底臉上。

「您要拿現錢嗎？」他問葛爾曼。

「叨光。」

且卡林斯基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付清了。葛爾曼接過贏的錢，就離開了桌子。納魯冒夫簡直呆了。葛爾曼喝了一杯檸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間，他又到且卡林斯基那裏來了。主人做莊。葛爾曼走到桌子前邊賭客們馬上讓給他一個位置。且卡林斯基親切地對他鞠了一躬。葛爾曼等到第二場牌，摸了一張牌，把自己底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天所贏的全放在上面。且卡林斯基又做莊。右面揭出了小兵，●左面是七點。

葛爾曼翻開了七點。

全體都驚嘆了。且卡林斯基顯然是震搖了。他數了九萬四千盧布給葛爾曼。葛爾曼不動聲色地接收了錢，走了。

在下一天晚間葛爾曼又坐在桌子旁邊了。大家都等候着他；將車們和樞密顧問們放下了他們底威斯特，來看這不尋常的賭博，年青的軍官們從沙發上跳起來，所有的廚師都鑽進了客廳裏。大家圍着葛爾曼。其餘賭客們都沒有摸牌，焦急地等候着他底結果。葛爾曼靠桌子站着，準備和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着的且卡林斯基作孤注一擲。且卡林斯基洗了牌。葛爾曼摸一張牌放下了，把鈔票捆子壓在上面。這好像決鬥。深沉的靜寂統治了周圍。

且卡林斯基做莊。他底手顫抖着。右面揭出了皇后，左面是一點。

「一點贏了！」葛爾曼說，翻開了自己底牌。

「您底皇后輸了，」且卡林斯基和藹地說。

葛爾曼嚇了一跳：的確，不是一點，乃是「鏟形的皇后」[●]。他不相信自己底眼

● 牌名。又名「黑桃皇后」。——譯者。

睛，不明白他怎麼會錯誤了。

這時候他看見「鐘形的皇后」謎縫着眼睛微笑了。這個稀有的類似使他吃驚了……

「老太婆！」他驚恐地喊道。

且卡林斯基收了那些贏得的鈔票。葛爾曼不動地站在那里。當他離開桌子的時候，嘈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賭得真痛快，」賭客們說。

且卡林斯基洗了牌：又接着賭下去。

結局

葛爾曼瘋了。他住在奧布霍甫斯基病院第十七號房裏，他不回答任何問話，只是在嘴裏非常之快地呢喃着：「三點，七點，一點！三點，七點，皇后！……」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嫁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人；他在什麼地方國家機關服務並且有相當的資產；他是老伯爵夫人底舊日的管家底兒子。李占未塔還把一個貧窮的女兒親戚收養在家裏。

托木斯基升了騎兵上尉，和侯爵女兒泡林結婚了。

基爾德沙里

基爾德沙里是布爾加爾人。「基爾德沙里」在土耳其語意思是武士，勇敢者。他底真的名字我就知道了。

基爾德沙里以自己底搶劫把恐怖佈滿了莫爾達維亞全境。爲了對他得到一些認識，我且從他底事績裏敘述一件。一次夜間，他和阿爾納烏特人米海拉克兩個搶劫布爾加爾村莊，他們從兩方面把村莊點起火，便開始從這一家跑到那一家。基爾德沙里殺人，米海拉克搬運搶得的東西。兩個人一面喊着：「基爾德沙里！基爾德沙里！」整個的村莊都逃避了。

當亞歷山大·伊普希藍契宣言叛亂，開始給自己招兵的時候，基爾德沙里就帶領幾個老伙伴投奔他去了。出師底真正的目的他們一點也不明白，但戰爭可以搶劫土耳其人

或甚至莫爾達維亞人底財產，造成發財的機會，在他們却是很清楚的。

亞歷山大·伊普希藍契本人是一個勇敢者，但是缺乏在事業上需要的個性，在事情上是那樣地熱烈又是那樣地粗忽。他不懂得支配那些須要指導的人們。他們對他一點也不尊敬，一點也不信仰。在不幸的戰爭之後，希臘的年青時代底盛氣就毀滅在那里了，約爾達克·奧林布奇勸告他逃開去，自己就佔領了他底位置。亞歷山大·伊普希藍契跑到奧大利底邊界，又從那里派遣出自己底咒咒的人們，便是所謂叛亂者，懦夫和惡漢的人們。這些懦夫和惡漢，大部分都死亡在謝枯僧院底堡壘裏面或普魯特河岸上了，以他們來反抗十倍力量的敵人，當然是毫無希望的事情。

基爾德沙里是在葛爾基·康塔庫金底部隊裏，他，康塔庫金，也可說是像剛才所講的伊普希藍契一樣的人物。當石枯涼城下戰爭底前夜，康塔庫金向俄羅斯指揮部請得允許他進我們底檢疫病院。部隊因此沒有指揮官了，但基爾德沙里，沙非諾斯，康塔葛尼和其他的一些人並沒有任何的需用指揮官的必要。

石枯涼城下的戰爭，無論什麼人也不能全部地描寫出它底驚人的實情。你們自己想像一下，七百個阿爾納烏特人，阿爾班人，希臘人，布爾加爾人和各種的流浪人，沒有一點戰術的知識，遇見五千個土耳其騎兵，那時候的退却吧。這個部隊被逼到普魯特河

岸，就在面前架起兩尊從住在雅斯的侯爵底庭院裏找到的小砲，從前當侯爵舉行名命日宴會的時候還放過它們哩。土耳其人喜歡射擊霰彈，但沒有俄羅斯指揮部底允許是不敢的：霰彈這才沒有飛到我們底岸邊。檢疫病院底長官（現在已經死了），在軍隊裏服務了四十年，從來沒有聽見過子彈底嘯聲，可是這一次上帝帶他來聽聽了。這個老頭子可怕地憤怒了，因此罵起那駐紮在檢疫病院附近的義勇步兵團底陸軍少佐。少佐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跑到河邊去，在河那邊有許多兵士正作小部分的戰爭，他使用手勢威嚇他們。兵士們看見他做手勢都轉身逃跑了，所有的土耳其隊伍也跟着他們跑了。那個用手勢威嚇他們的陸軍少佐，名叫霍爾且夫斯基，但我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然而在第二天土耳其人襲擊義勇隊了。他們不敢用霰彈和開花彈，就決定一反自己底習慣，使用那無情的刀劍。這場戰爭是殘酷的。他們用腰刀砍殺着。長矛從土耳其人一方面出現了，以前在他們那裏是沒有的；這些槍矛是俄羅斯的：哥薩克人們在它們的行列中戰鬥着。義勇隊得到我們底皇帝允許，得以渡過普魯特河，躲在我們底檢疫病院裏。他們開始渡河了。康塔郭尼和沙非諾斯剩到最後，留在土耳其的岸上了。基爾德沙里昨夜受了傷已經躺在檢疫病院裏。沙非諾斯是打死了。康塔郭尼是一個很肥胖的人，被長矛傷在了肚子上。他用一隻手舉起劍，用另一隻手捉住敵人的長矛，將它深深地插

進自己底身體，在這樣的情形下他纔能夠用劍夠上自己底兇手，同他一起倒下了。

一切都完結了。土耳其人成爲戰勝者了。莫爾達維亞是清靜了。大約有六百個阿爾納烏特人散佈在別士沙拉比地方；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使自己過活，但同樣感激俄羅斯，因爲它底庇護。他們過着閒散的，但並非放蕩的生活。在半土耳其的別士沙拉比地方上的咖啡店裏，時常可以看得見他們，嘴裏銜着一隻長長的煙管，從小盃子裏喝着咖啡渣子。他們底同一式樣的短上衣和紅色的尖頭皮靴已經開始破爛了，但鳥羽的纓冠照樣還是歪斜地戴着，劍和手鎗也還是從寬大的腰帶下面突出來，無論誰也不可憐他們。不會想到這些和平的乞丐就是莫爾達維亞底最著名的硬漢，嚴酷的基爾德沙里底伙伴，而且他自己也就雜在他們中間。

雅斯底總督知道了這種情形，便根據和平條約，要求俄羅斯指揮部交出那些強盜。警察開始搜索了。他們探出基爾德沙里確實是住在基司涅夫。他們在一個逃走的僧侶底房子裏捉到了他，是在晚間，他已經吃完晚飯，正同七個伙伴在黑暗中坐着的時候。

基爾德沙里被看管起來了。他並不隱蔽事實，並且承認他就是基爾德沙里。

「但是，」他添加說：「從我渡過普魯特河的時候起，我不會觸撞過別人底一根頭

髮，我也不會侮辱過一個卑下的流浪人。對於土耳其人，對於莫爾達維亞人，對於瓦拉赫人，我，當然，是一個強盜，但對於俄羅斯，我是一個賓客。當沙非諾斯射盡了自己底所有的霰彈，來到我們底檢疫病院，從傷者們那里取去扣子，釘子，小鎖和劍頭，作爲最後的鎗彈的時候，我給了他二十貝司雷克。所以我便沒有一個錢了。上帝看得見，我，基爾德沙里，如今是作爲一個犧牲品活着！爲什麼現在俄羅斯人把我交給我底敵人呢？」

這以後基爾德沙里便沉默了，安靜地等待着自己底命運底判決。

他等候了不久。指揮部以爲沒有從強盜底羅曼蒂克的方面來看他們和相信那種正當的要求的義務，就命令把基爾德沙里送到雅斯去了。

有一個人，聰慧而又心善，在那時候還是一個無名的年青的軍官，現在可是佔着重要的位置，他把基爾德沙里底出發，生動地描寫了給我。

在監獄底門前停着一輛郵車……也許，您不知道那是怎樣的郵車吧。那是一輛矮小的編織成的貨車，這種車不久還通行駕六匹或八匹老馬。一個生鬚鬚的，戴着羊皮帽子的

的莫爾達維亞人，騎在其中的匹上，不住地喊着，用鞭子打着，他底幾匹老馬就用極大的速度跑起了。如果裏面有一匹馬開始遲緩了，他便帶着可怕的咀咒把牠卸下，拋棄在路上，毫不顧慮到牠底命運。他相信在轉回的路上會在原先的地方看見牠安然地在碧綠的原野上吃着草。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旅行者從一處驛站裏走出時，駕車的馬是八匹，從下一驛站裏走出時又加了兩匹。這是十五年以前的情形了。此刻在俄羅斯化的別士沙拉比亞是用俄羅斯式的馬具和俄羅斯式的貨車了。

在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九月尾底一天，這樣的一輛馬停在了監獄門前。一些脫下了衣袖、用皮靴踏着響聲的猶太人，一些穿着自己底襤褸的、帶花的服裝的阿爾納烏特，一些整齊的、手裏抱着黑眼睛的幼兒的莫爾達維亞女人，圍住了那輛馬車。男人們保持着靜默，婦女們熱心地等待着什麼。

大門開了，立刻有幾個警官走到街上來；在他們身後，兩個兵士牽出去帶着械鎖的基爾德沙里。

他樣子有三十歲。他底黢黑的面貌是端正而嚴峻。他是高大的身材，寬肩膀，在他底身上顯出非常的健康的體力。花的頭巾斜斜地包裹着他底頭，寬的腰帶纏在纖細的腰部，厚的青呢的驃騎兵短上衣，垂到膝蓋上部的襯衣底寬大的褶紋，和一雙美麗的皮靴

就是他底殘餘的裝飾。他底態度驕傲而泰然。

一個官吏，紅皮膚的老頭子，穿着褪色的制服，制服上有三個扣子已經搖擺着了，他在他底有紫色腫傷的鼻子上挾住一副錫邊的眼鏡，便展開公文，發着鼻音，開始用莫爾達維亞的語言讀起來。他不時地、傲慢地望一望那帶着械鎖的基爾德沙里，顯然，那公文是同他有關係的了。基爾德沙里注意地聽着他。官吏完畢了自己底誦讀，就疊好公文，嚴厲地對人們喊着，命令給他讓開道路，同時吩咐把他帶進車去。那時候基爾德沙里轉向他去，用莫爾達維亞語言對他說了幾句話：他底聲音顫抖着，面色改變了；他哭了，而且倒在警官底脚前，自己底鎖鏈發出了響聲。那個警官，嚇了一跳，退開了，兵士們想要去拉起基爾德沙里，但他自己站起了，整理了自己底手械，就走進車去，喊道：「嗨，走吧！」一個憲兵坐在他的旁邊；莫爾達維亞人搖起鞭子，郵車就起程了。

「這個基爾德沙里對您說了些什麼？」一個年青的官吏問那警官。

「您看，他請求我，」警官笑着回答，「叫我照顧他底妻和小孩，他們現在住在離克利不遠的布爾加爾村：他害怕他們因為他遭遇災難。真是愚蠢的人民啊。」

年青的官吏底故事有力地感動了我。我很可憐那個不幸的基爾德沙里。許久，關於他底命運我一點不知道。已經幾年過去了，我偶然又遇見了那個年青的官吏。我們談到

已往的事情。

「您底朋友基爾德沙里怎樣？」我問，「您不知道他以後怎麼樣了嗎？」

「怎麼不知道呢，」他回答，接着對着我講了下面的事情。

基爾德沙里被送到雅斯，交給了總督，總督判決他該受杖刺刑^①。他們把死刑要延到一個節日執行。暫時就把他鎖在監牢裏。

看守犯人的是七個土耳其人（幾個單純的人，骨子裏也是強盜，和基爾德沙里一樣）；他們很尊敬他，並且貪婪地聽着他底奇異的故事。在守卒和犯人中間建立了親密的關係。一次，基爾德沙里對他們說：

「弟兄們！我底時辰近了。無論誰也不能夠逃避自己底命運。我很快地就要同你們分離了。我想給你們留下一些什麼作為紀念。」

土耳其人都豎起了耳朵。

「弟兄們，」基爾德沙里繼續說：「二三年以前，當我和死去的米海拉克搶劫的時候，我們在離雅斯不遠的草原上，埋藏了一罐子珠寶。顯然，不論我，不論他都不能夠

① 把犯人在尖木棧上活活地刺死。——譯者

享受那些寶物了。這樣辦，你們自己把它取來，和陸地均分了吧。」

幾個土耳其人差一點兒瘋狂了。他們去討論，怎樣纔能夠找到那塊藏寶的地方呢？他們想着想着，終於決定了叫基爾德沙里自己帶他們前去。

到了夜間。土耳其人從犯人底脚上卸下腳鐐，用繩子捆綁了他底手，就同他從城裏出發到野外去了。

基爾德沙里領着他們，一直向着一個方向，從這一片墳墓走到那一片墳墓。他們走得很久。最後基爾德沙里在一塊巨大的石頭旁邊下了，量了二十步的距離，跺了跺腳，說：「就在這裏。」

土耳其人準備起來了。四個人抽出自己底劍，開始掘土。三個人留下做守衛。基爾德沙里坐在石頭上，看着他們工作。

「呶，怎樣，快了吧？」他問：「挖到了嗎？」

「還沒有，」土耳其人回答，累得汗珠像雨雹似的從身上流下。

基爾德沙里站起來，表示忍耐不住了。

「這樣的人民，」他說：「連規規矩矩地掘土都不會。若在我，祇要兩分鐘，事情就完了。孩子們！解開我底手，把劍給我。」

土耳其人默想了一下，商量起來。「怎麼辦呢？（他們決定了）我們解開他底手，把劍給他，怕什麼呢？他一個人，我們七個人。」於是土耳其人解開了他底手，把劍給他了。

最後，基爾德沙里自由了，並且有武器了。他應當是怎麼地感覺吧！他開始敏捷地挖掘着，守卒幫助着他……突然他用自己底劍刺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把那隻劍便留在他底胸上，而從他底腰帶裏攬出兩隻手鎗。

其餘的七個人，看見基爾德沙里拿到兩隻手鎗做武器，都逃散了。

基爾德沙里現在正在雅斯一帶搶劫呢。不久他寫過一封信給侯爵，向他要求五千列甫^①並且威嚇他，正在付款上若是不對數的時候，就要燒光雅斯，打進侯爵底家裏。五千列甫，他是拿到了。

基爾德沙里是怎樣一個人物呀？

① 一種古幣名稱。——譯者。

後記

今年二月十日是A·普式庚底逝世百年紀念日，介紹和研究他的文字，在蘇聯當然不用說，就是在中國，用中文發表出來，這兩三個月之內，我們已經看到許多，所以我想關於他底一生和藝術，在這本只打算以介紹他底短篇小說爲目的的集子裏，可以不必多說了。

這裏共收小說八篇，凡是足以作爲普式庚底代表作的短篇小說，都在這里了。「埃及之夜」和「大彼得底黑奴」，因爲都是未完的作品，故未列入。

「射擊」，「風雪」，「棺材匠」，「站長」和「小姐——農家姑娘」，當初發表時是署名別爾金，因此在原文的普式庚全集裏，這五篇上面加有一個總稱——「死去的伊萬·彼得洛未奇·別爾金底小說，A·P·刊行」。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書店文學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普式庚全集和莫斯科M·O·渥爾甫出版公司底普式庚全集（第三版）譯出。

孟十還

四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七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五日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刷

譯文叢書

普式庚
短篇小說集

孟十還譯

定價四元七角

法務部調查局



032484

A-031

國家圖書館



004636706



書價: 7.50